煙鎖重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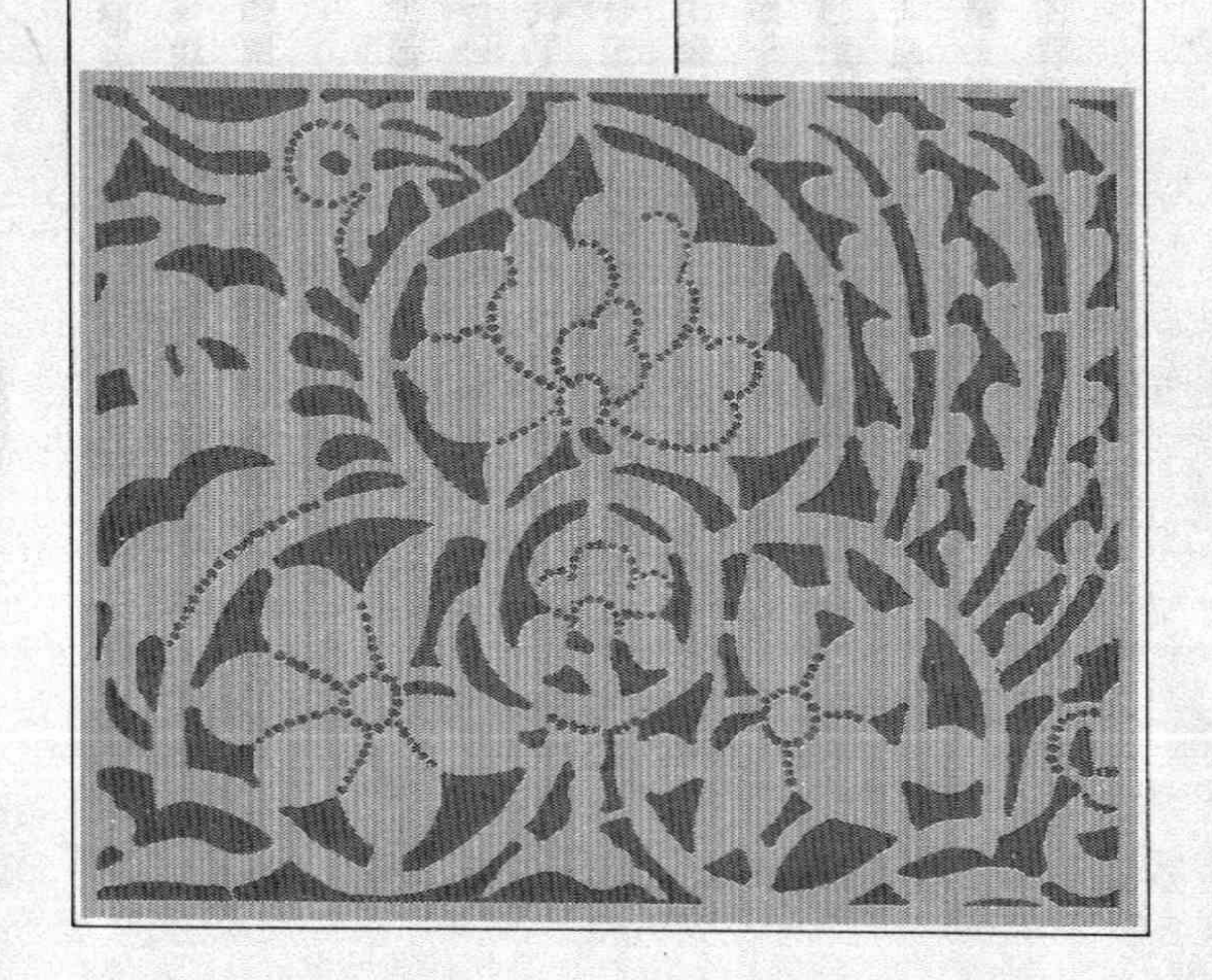
【兩個永恒】之二

瓊瑤全集

50

煙鎖重樓

瓊瑤◉著





全集自序

從我出版第一部小說《窗外》到今天，已經足足過去了二十六年。有時，真不相信，四分之一個世紀，就在我的塗塗寫寫中悄然而逝。這二十六年，不管我生命中有多少風風雨雨，多少喜怒哀樂，我的『寫作』，卻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條主線。在我沮喪時，我會逃遁到寫作裡去，當我歡樂時，我會表現到寫作裡去，當我寂寞時，我用寫作填補空虛，當我充實時，我又迫不及待要拾起筆來，寫出我的感覺……因而，這漫長的二十六年，我雖然偶爾會蟄伏、會休息，卻從不曾真正停止過寫作。就這樣，細細數來，從《窗外》開始，到《我的故事》爲止，二十六年來，我已出版了四十四本書。

去年年初，因爲開放大陸探親，我有幸在離鄉三十九年後，首次回大陸。到了北京，發現我的四十幾部作品，被出版得亂七八糟。當時，就有一種强烈的願望，要好好整理一下這些作品。返臺後，又因爲有好幾部作品需要再版，我和鑫濤，就決定藉再版之便，重新整理我的作品，改換版本形式，統一編排，出版這套『瓊瑤全集』。

因爲時代已經不同，出版品也隨著時代進步，現在的紙張、字體、編輯、版本形式……都遠勝以往。再加上，我過去的作品，有的書太薄（如《月滿西樓》），有的書太厚（如《幸運草》）。有的排版太密，有的又排得太鬆，有的字體太小，有的又太大。這一次，我們把所有的缺失更正，做完全的調整。作品内容，也有更改，例如，《六個夢》一書中，居然有七個故事，這是件挺荒謬的事，如今，抽出一個故事，還原成《六個夢》。又例如，《月滿西樓》只是一部中篇，勉强成書，總覺份量不夠，現在，加入另外幾部中篇，重新結集。

在我這所有的作品中，最特別的是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。這部書嚴格説來，是一部我自己

『殘缺的自傳』，有『童年』部份，缺掉了成長以後的過程。今年春天，我將此書重新寫過，把我成長以後的部份補齊，改名爲《我的故事》。這部書，在我的全集中取代了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。因而，四十四部書，經過整理後，變成四十三部。至於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中的散文部份，以後，可能會匯集我的其他散文，出版一部散文專輯。

當然，重新編撰一套全集，是件工程浩大的事，以往的書中，錯字別字漏字都很多，借此機會，全部修正。這樣浩大的工程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。但，我們總算開始了這件工作。在重選封面，重選字體，重選版本形式……的時候，我雖忙碌，卻也興奮。過去的作品，不管好不好，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份。重新編撰，重新出版，也算我的一種『重生』吧！

從來不曾覺得自己的作品寫得好，也從來不曾自滿過。每次出書，都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。生怕自己的作品禁不起讀者的考驗，和時間的考驗。現在，在『全集』出版前夕，這種情懷，仍然强烈。總覺得自己渺小平凡，寫出的每部書，也都是一些渺小平凡的故事。儘管書中常有『轟轟烈烈』的感情，那也只是『平凡人』的感情。

且讓我把這套『瓊瑤全集』，獻給全天下平凡的，和不平凡的朋友們！

瓊瑤寫於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

於臺北可園

1

民國十年七月十日，安徽白沙鎮。

夢寒第一次看到曾家那巍峨的七道牌坊，就是在這個夏天的早上。那天是她嫁到曾家的大喜之日。這個早上，她不止見到了名不虛傳的『曾家牌坊』，她也見識了名不虛傳的『曾家排場』。而且，也是這天早上，她第一次見到她的丈夫曾靖南，和她生命中的另一個男人，江雨杭。這個早上所發生的事，是她這一生永遠永遠也不會忘記的。

這天的白沙鎮真是熱鬧極了。幾乎全鎮的居民都出動了，大家一清早就跑到曾家牌坊下面去等著，爭先恐後的要看新娘子『拜牌坊』。新娘子拜牌坊，是曾家家族的規矩，任何其他地方都

看不到的。曾家這七道牌坊遠近馳名，不止是整個白沙鎮的光榮，也是整個徽州地區的光榮。它們分別是功德坊、忠義坊、貞節坊、孝悌坊、賢良坊、廉政坊、和仁愛坊。一個家庭裡能擁有這麼多的美德，並驚動許多皇帝下旨建坊，實在是太不容易。難怪這些牌坊成爲曾家最大的驕傲，也難怪多年以來，會有一大堆與牌坊有關的習俗。新娘子拜牌坊，就是其中最戲劇化，最花俏，也最壯觀的一項。

曾家已經有三十年不曾辦過喜事了。上一次辦喜事，還是曾牧白結婚的時候。曾家什麼都不缺，就是人丁不旺，已經是三代單傳。曾靖南又是個獨子，如果錯過了這次看新娘拜牌坊的機會，恐怕又要再等個二、三十年。難怪全鎮的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都要擠到這牌坊下來看熱鬧了。大家呼朋喚友，吵吵嚷嚷，擠來擠去，簡直是萬頭攢動，人聲鼎沸。

「快快快……第三道才是貞節牌坊，新娘子只拜貞節牌坊，不拜別的，快佔位子呀！到這邊來呀！」有過經驗的人拚命吆喝著那些沒有經驗的人。

「哎呀！吹鼓手已經來了，新郎騎著一匹大白馬，好威風啊！」

「看呀！看呀！花轎過來了呀！喜娘就有十二個，真好看呀！」

「啊呀，這迎親隊伍簡直有一里路長，實在太盛大了……」

『聽說新娘子是從屯溪娶來的，真有福氣，能嫁到白沙鎮曾家來，一定是前生修的……』

大家你一言，我一語的，叫著喊著，興奮得不得了。

在這一片吵嚷聲中，喜樂隊伍，已經浩浩蕩蕩而來。先是舉著『囍』字和華蓋的儀仗隊，然後是樂隊，樂隊後面，是身穿紅衣，騎著白馬的新郎倌，再後面，是分成兩列的十二個喜娘，再後面，是八個轎夫抬著的大紅花轎。轎子上的帘幕，全是描金繡鳳，華麗極了。再後面，是兩列眉清目秀的丫頭。所有的隊伍，連丫頭帶喜娘，都是一身的紅。在七月燦爛的陽光下，真是明麗耀眼，使人目不暇接。

圍觀的群衆，一見到花轎出現，就更加興奮了，大家拚命的往前擠，都擠到牌坊下的石板路上來了。曾家是由曾牧白的義子，一個名叫江雨杭的年輕人，帶著上百名家丁和漆樹工人，在維持著現場秩序。江雨杭和工人們，每人手中都拿著一根木棍，分站在道路的兩旁。棍子上都繫著紅緞帶，他們橫著木棍，攔住兩邊的群衆。雨杭不住的對人群拱手爲禮，大聲的說：

『各位鄉親，得罪得罪，請往後面退一點，別擋著通路！對不起，對不起！』

人群往後面退了一些，可是，棍子一個攔不牢，人群就又蜂擁而上。常常一大堆人都摔跌到石板路上來，場面簡直難以控制。

夢寒坐在花轎裡，眼觀鼻鼻觀心。喜帕蒙著頭，她正襟危坐，動也不敢動。轎子搖搖晃晃的，已經搖晃了好幾小時了。天氣很熱，她那鳳冠霞帔下，早已是香汗淋漓。這一路上，她聽著那吹吹打打的鼓樂聲，心裡是七上八下，思潮澎湃。這個婚事是哥哥做的主，曾家是這麼大的望族，能夠聯姻，哥哥覺得很有面子。夢寒父母雙亡，哥哥下個月就遠調到四川去，所以，婚期等不及到秋涼時再辦，冒著暑氣，趕著就辦了。要嫁到這樣一個名門中來，夢寒實在有些怯場。不知道新郎的脾氣好不好？不知道公公婆婆，還有那個老奶奶會不會喜歡自己？更不知道那些曾家的規矩，自己能不能適應？她就這樣想來想去的，一路想到了白沙鎮。然後，她感覺到轎子的速度放慢了，聽著轎外的人聲鼎沸，她知道，終於到了曾家牌坊。雖然事先，她在家裡就練習過『拜牌坊』，不過是跪著磕幾個頭而已，應該沒有什麼好害怕的。但是，現在，聽到這麼多的人聲，呼叫聲，吆喝聲，笑聲……她竟渾身都緊張起來。

然後，鼓樂聲乍然停止。

接著，是一個司儀在高唱著：

『停轎！』

轎子被放下了。夢寒在轎子中冒著汗。

『請新娘下轎！』司儀再唱。

轎帘掀開了，白花花的陽光一下子就閃了進來，映著那紅色的喜帕，炫耀得夢寒滿眼都是亮亮的紅。她的頭暈暈的，心臟怦怦怦的跳個不停。還在怔忡間，慈媽和另一個喜娘已經伸手進來扶著她，把她攙出轎來。因爲坐了太久，雙腳都有些發軟，走出轎子時，忍不住踉蹌了一下。慈媽慌忙在她耳邊說：

『別慌！別慌！慢慢來！我扶著妳呢！』

慈媽是她的奶媽，因爲捨不得她，而跟著『嫁』了過來。幸好有慈媽，否則，她更不知道要慌亂成什麼樣子。

『新娘子出來了！新娘子出來了……』群衆吼著叫著。

夢寒被攙扶著面對貞節牌坊，已有丫頭們在牌坊下擺上了紅色的跪墊，司儀用他那特殊的腔調，又開始高唱：

『維辛酉太平年，團圓月，和合日，吉利時，曾氏嗣孫曾靖南，娶夏家長女夢寒爲妻，以此吉辰，敢申虔告……』

夢寒就在這唱禮中，盈盈就位。司儀繼續高喊：

『請新娘叩拜貞節牌坊！跪！一叩首！再叩首！三叩首！』

夢寒依著司儀的指令，一一行禮如儀。圍觀的群衆，有的鼓掌，有的高叫，有的歡呼，有的大笑……情緒都非常激昂。

終於，她磕完了三個頭。司儀又在高呼：

『起！』

夢寒在慈媽和喜娘的攙扶下，慢慢的站了起來。奇怪的事情就在此時發生了。忽然間，一陣風對夢寒迎面吹來，竟把她的喜帕給吹走了。夢寒大驚之下，直覺的用手一撈，沒有撈著，她抬眼一看，那喜帕居然在空中飄然翻飛，飛呀飛的，就落到一個年輕人的肩膀上去了。群衆都抬著頭，目瞪口呆的跟那喜帕的方向看去，等到喜帕落定，大家才忍不住嘩然大叫起來。原來那年輕人不是別人，正是曾牧白的義子江雨杭。這喜帕落在他肩上，使他也楞住了。情不自禁的，就對夢寒看過來。夢寒在驚怔當中，也對雨杭看過去，就和雨杭的眼光接了個正著。她不禁心中猛的一跳，好俊朗的一張臉！好深邃的一對眼睛！此時，群衆已紛紛大喊了起來：

『看呀！看呀！看新娘子呀！長得好漂亮啊……』

『哇！還沒洞房，老天爺就來幫忙掀頭蓋啊……』

夢寒驀的驚覺了，急忙低眉斂目。趕快再眼觀鼻鼻觀心，同時，慈媽已飛快上前，把手中的一方帕子，遮住了夢寒的臉。夢寒在被遮住臉的一瞬間，看到前面的靖南回頭在嚷著：

『雨杭，你搞什麼？還不趕快把頭蓋給她蓋起來？』

『哦！』雨杭頓時醒覺，拿起肩膀上的喜帕，就往夢寒這邊走來。原來他的名字叫雨杭。夢寒模糊的想著，心裡的感覺是亂糟糟的。但是，雨杭的帕子還來不及交還給夢寒，一件更奇怪的事發生了。

忽然間，音樂大作。從牌坊的另一頭，絲竹嗩吶的聲音，呼嘯而來，奏的卻是出殯時所用的喪樂。大家驚訝的大叫，紛紛轉頭去看。只見一列喪葬的隊伍，竟穿過牌坊，迎面走向花轎。這列喪葬隊伍，人數不多，大約只有十幾二十個人，卻人人披麻戴孝，舉著白幡白旗，爲首有兩個年輕的小伙子，一個手裡高舉火把，另一個高舉著一個和真人一般大小，紙糊的假人，假人梳著兩條長辮子，畫著眉毛眼睛，看得出來是個姑娘。在這假人的胸前，寫著三個大字：『卓秋桐』。這對小伙子後面，是一對老夫妻，手裡捧著有『卓秋桐』三個字的牌位。再後面，有幾個人吹著嗩吶，有幾個人撒著紙錢。他們一行人，一面直接撲向花轎，一面慘烈的呼號著：

『曾靖南！卓秋桐屍骨未寒，你敢讓新娘子進門嗎？』

圍觀的群衆，都忍不住大聲驚嘆。簡直没看過這麼好看的戲，大家更加騷動了，爭先恐後的往前擠，個個伸長了脖子，要把情況看清楚。七嘴八舌，議論紛紛。

夢寒被這樣一個突發狀況給嚇住了，完全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但是，對方既然提到『新娘子』，顯然是衝著這個婚禮而來。她傻傻的站著，手足無措。慈媽震驚得那麼厲害，也忘了去遮新娘的臉了，張大了眼睛，目瞪口呆。

『曾靖南，你好狠心呀！』那手舉紙人的少年對著新郎大叫：『你看看她！』他舉起紙人，對騎在馬背上的靖南搖晃著：『這是我姐姐卓秋桐，你辜負了她，逼死了她！今天居然還敢大張旗鼓的迎親，你就不怕蒼天有眼嗎？』

靖南原本喜孜孜的臉，在剎那間就轉白了。他回頭直著脖子喊：

『雨杭！雨杭！你怎麼没有把卓家的事擺平？』

雨杭急忙趕了過來，攔在靖南的前面，對那隊人馬著急的喊：

『爲什麼要這樣鬧呢？無論如何，曾家是在辦喜事，有什麼話，回頭我上你們家去說！卓老爹，卓老媽，秋貴，秋陽……』他一個個喊過去：『你們看在我面子上，趕快離開這兒吧！』

『江少爺，』那卓老爹往前一站，老淚縱橫的說：『我們卓家，事事都聽你江雨杭的！唯有

這一件，沒辦法聽你的！我的女兒，秋桐，她死得冤哪！』

一句話使那卓老媽放聲痛哭了起來，一面哭著，她一面呼天搶地的喊：

『秋桐！妳顯顯靈！誰欠妳的債，妳找誰去還哪！』

『太不像話了！』靖南勃然大怒，回頭喊：『老尤！老楊！帶人把他們給拉下去！竟敢在今天來攪我的局，簡直是吃了熊心豹子膽……』

靖南的這幾句話，使那些卓家的人，個個怒發如狂了。手拿火把的秋貴，舉著火把往馬鼻子下一送，驚得那匹馬仰頭狂嘶，差一點沒把靖南給從馬背上掀翻下來。秋貴對著群衆大叫起來：

『各位鄉親，你們大家評評理！咱們家窮，我妹妹秋桐，爲了讓弟弟秋陽唸書，所以到曾家去當丫頭，誰知這曾靖南不是人，佔了秋桐的便宜，他怕秋桐嚷嚷開來，就對天賭咒發誓的說，要娶秋桐爲妻，說不是大夫人，也是個二夫人，秋桐認了真，死心塌地的跟了他……』

『快叫他閉嘴！』靖南在馬背上暴跳如雷。『別讓他在那兒胡說八道，妖言惑衆！全都是假話，沒有一個字是真的！』

『曾靖南！你要不要臉？』秋陽往前一衝，舉著紙人，悲切的喊著：『你還敢說沒有一個字是真的？你忘了你還給了我姐姐一塊玉佩作爲信物……』

『玉佩？』靖南冒火的大叫：『那是她偷去的！』

『天啊！』卓老媽哭著嚷：『天下有這樣無情無義的人！秋桐死得冤哪！秋桐是那麼相信他……可他的結婚日子一定下來，他就和現在一樣，什麼什麼都不承認了，不但不承認，還把秋桐趕回家來，可憐的秋桐，一個想不開，就上了吊……各位鄉親，他們曾家有錢有勢有牌坊，可就没良心哪……』

『雨杭！雨杭！你是存心要我好看是不是？』靖南對著雨杭大吼大叫：『你是在聽故事還是在聽説書呀？手裡拿著棍子，不知道怎麼用嗎？還不給我打！』他回頭又喊：『老尤！老尤！把他們打走……』

『不許打人！』雨杭大吼了一聲，聲音既響亮又有力，那些手持木棍，蠢蠢欲動的家丁立刻就退了回去。雨杭轉向卓家的人，彎腰行了一個大禮，誠摯的說：『請相信我，秋桐的事，我一定想一個辦法，讓死者能夠安息。請你們也撤退了吧！這樣實在是太難看了！對於死去的秋桐，又有什麼幫助呢？』

『就因爲姐姐已死，這個悲劇已經再難挽回，我們才這樣痛不欲生呀！』説話的是才十六歲的秋陽，他是白沙中學的高材生，長得眉清目秀，氣宇不凡。『可是，這曾靖南一點歉意都没

有，始亂終棄不說，還硬栽給我姐姐各種罪名，讓人忍無可忍！你看他那副樣子……』他咬牙切齒的說：『簡直是衣冠禽獸！』

『喂喂！雨杭，你別跟他們婆婆媽媽了，我都被罵得狗血淋頭了，你還在那兒跟他們客氣……老尤！老楊！大昌，大盛……都來呀！給我打！』

『混蛋！』秋貴暴吼了一聲：『你簡直不是人！我跟你拚了！』

說著，他把手裡的火把，對著那馬鼻子舞來舞去，這一下，那匹已經非常不安的馬更加驚嚇，揚起前蹄，一陣狂嘶，靖南坐不住，在眾人的一片驚呼中，跌落在地上。雨杭和眾家丁都奔上前去攙扶，叫少爺的叫少爺，叫靖南的叫靖南……那匹受驚的馬就對人群奔竄了過去，群眾尖叫著，躲的躲，逃的逃，場面一片混亂。

在這片混亂中，秋貴和秋陽兩兄弟，已經把那紙人點燃，就在夢寒的花轎前燃燒了起來。紙人是用結實的竹架子架著的，一陣劈哩叭啦，火舌就瘋狂的往上竄升，燒得十分猛烈。

『夢寒，快退，快退！』慈媽和喜娘拉著夢寒就往後退，奈何花轎攔在後面，人群又擠在花轎後面，根本退無可退。

『秋桐！』秋陽悲愴的仰天狂叫：『冤有頭債有主，妳如果死不瞑目，就去找那個負妳的

人，和他一起化爲灰燼吧！』

『燒啊！燒啊！燒啊……』卓老媽哭喊著：『秋桐，妳來啊，燒了曾家的牌坊，燒了他的婚姻，燒啊，燒啊……』

靖南被雨杭和家丁們扶了起來，已經萬分狼狽，再一看，火舌四竄，而卓家的人，個個如瘋如狂，勢如拚命。不禁嚇得掉頭就跑，失聲大叫：

『不好了，他們全家都發瘋了，他們要燒死我呀！雨杭，雨杭，救命啊……』

秋貴見靖南拔腿就跑，拿著火把就追了上去，把火把對著靖南用力擲出。靖南一閃身躲過，那火把竟不偏不倚的插在花轎頂端。傾刻間，花轎就燃燒了起來。慈媽尖聲大叫：

『小姐！小姐！快跑呀！小姐呀……』

夢寒早已被這種場面，驚得面無人色。身上的金銀首飾又多，層層披掛，頭上的那頂鳳冠，又大又重，壓得她整個頭都抬不起來，何況，前後左右，都擠滿了人，她實在不知道要怎麼樣逃。就在這樣一猶豫間，她的裙襬已經被火舌捲住了。慈媽慘叫：

『老天啊！誰來救我們小姐啊……』

就在此時，雨杭整個人飛撲了過來，他已脫下身上的長衫，把它捲在手上，他一手拉住夢寒

的胳臂，用另一手裡的長衫對著夢寒的裙襬一陣猛撲，居然把火給撲滅了。同時，家丁們也紛紛效法，把花轎的火也撲滅了，但那花轎的頂也燒沒了，門帘也燒掉了一半，好不悽慘。夢寒驚魂未定，抬起頭來，再度接觸到雨杭關心而深邃的眸子。就這樣四目一接，雨杭已迅速的掉轉頭去，忙著收拾那零亂的場面。

『老楊，老尤，快把少爺給追回來，大昌，大盛，你們去追那匹馬！耀昇，耀威……你們把隊伍再組織起來！阿光，阿華，收拾地上的東西……』

迅速的交代完了，他走向卓老爹等一行人。

『卓老爹，人死不能復生，今天鬧成這樣，你們或多或少，也出了一些氣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到此爲止吧！明天一早，我會去你們家，千言萬語，等明天再說吧！』

卓老爹還沒說什麼，秋陽往前一站。

『江大哥，話都是你一個人在說，他們曾家還是顛倒黑白，血口噴人，讓我們百口莫辯，這口氣我們怎麼能嚥呢？』

秋陽的話剛說完，人群中走出了一個十分標緻的女孩子，大約只有十五、六歲，梳著兩條小辮子，穿著一身光鮮亮麗的紅色衣裳，一看就知道是個曾家的人。她逕直走到秋陽面前，揚起一

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近乎懇求的說：

『秋陽，不要再鬧了，好不好？我哥哥雖然有千般不是，可我的新嫂嫂沒有一點錯，鬧成這樣，你們讓新娘子怎麼受得了呢？』

夢寒心中一痛，不由自主的，眼光就飛快的對那少女看了過去，多麼年輕的姑娘，卻說進了她的內心深處。這，就是靖萱給夢寒的第一個印象。在夢寒以後的生命裡，她會和靖萱成爲最知己的姐妹，也就因爲這次的緣故。

『靖萱說得對，』雨杭接了口：『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怎麼樣？』

秋陽楞了一下，眼光從靖萱臉上轉到雨杭臉上，從雨杭臉上又轉到靖萱臉上，見兩人的表情都十分誠摯，就不再說話，轉頭去看卓老爹。

卓老爹看了一眼狼狽不堪的新娘子，見到夢寒衣服也燒破了，鳳冠也歪了，臉上的妝也被汗水給弄花了，大睜著一對驚惶的眼睛，站在那兒不知所措。當下，心中一軟，重重的跺了一下腳，說：

『罷了！罷了！咱們撤！』

『爹說撤，咱們就撤吧！』秋陽對秋貴說。

『曾靖南！』秋貴仍然憤恨難消，對著靖南的背影揮著拳頭：『你這樣的人不配有好姻緣！你這樣的人也不會有好下場！老天會看得清清楚楚，記下你每一筆帳！』

夢寒聽著這樣的詛咒，感到一陣雞皮疙瘩，掠過了自己的全身。七月的陽光是那麼的燦爛，但，夢寒卻覺得自己眼前全是烏雲，而且，陽光已沒有絲毫的熱度，變得冰冷冰冷了。她呆呆的站著，不知要把這樣的自己，做如何的安排。新娘子應有的喜悅，至此已蕩然無存。剩下的只有恐懼，擔憂，害怕，和一種茫茫然的感覺，像是沈溺在無邊無際的大海中，不知何處是岸。

卓家是怎樣撤離的，她已經弄不清楚了。她是怎樣回到那頂破損的花轎裡去的，她也弄不清楚了。她只知道，她那天照樣進了曾家的祠堂，拜了曾家的祖宗，進了曾家的大廳，拜了天地，拜了曾家的奶奶和高堂。每個步驟的禮儀，她都一一做去。雖然，心裡充滿了困頓，充滿了挫折和無助感，她卻不知道能怎樣去抗拒屬於自己的命運。最後，在一大堆的繁文縟節之後，她進了洞房。

在洞房裡，那塊被風掀走的喜帕又蒙回到她的頭上。新郎照樣用秤桿挑開了那塊頭蓋，喜娘和賓客們照樣又拍手，又叫好，又鬧房。整個曾家似乎不曾發生牌坊下的事情一般，賀客盈門，觥籌交錯，炮竹和煙花，在庭院中喧囂的爆裂，那些閃亮的花雨，把黑暗的天空都照亮了。可

是，夢寒一直都像做夢一樣，神思恍惚，情緒低落。她不知道世間有沒有第二個新娘，有她這樣的遭遇？坐在那床沿上，她有很長一段時間，等待著新郎從喜宴上回來『圓房』。在這段時間裡，她有了一份模糊的期望，新郎一定會向她解釋一下，牌坊下發生的事是怎麼回事？一定只是個誤會！她腦子裡浮現出靖南的臉孔：俊眉朗目，文質彬彬。這樣的世家子弟應該是不凡的！哥哥的選擇不會錯的……她就這樣坐在那兒，拚命安慰著自己那顆零亂的心。

終於，新郎應酬已畢，回到新房中來了。照例又有許多規矩，鬧房的客人來了一批又一批，丫環喜娘在房中穿來穿去……終於終於，閒人散盡，房裡只剩下新郎和新娘了。慈媽最後一個離開，不太放心的說了一句：

『新郎新娘，稱心如意，歡歡喜喜啊！』

『好說好說……』靖南有些不耐：『哇！怎麼有這麼多規矩？簡直是折騰人嘛！』

慈媽退下。房裡紅燭高燒。

靖南坐上了床，帶來一股刺鼻的酒氣。他伸手去托她的下巴，笑嘻嘻的去看她的眼睛。

『他們說給我娶了個美人，我一直半信半疑，今天在牌坊下，風一吹，把頭蓋給掀了，我才知道果然如此！』

夢寒把頭垂得低低的。奇怪他怎麼笑得出來？但是，他提到牌坊，一定是要向她解釋牌坊下的事了。她等待著。誰料，靖南下面沒詞了，伸手到她脖子上，摸摸索索的要去解那衣服上的鈕子。夢寒大失所望，身子本能的一側，就躲開了他的手。靖南楞了楞，再去看她的眼睛，這一看，夢寒眼中竟滾落了兩滴淚。靖南呆怔了兩秒鐘，抬腳把一隻鞋子脫掉，狠狠的摔了出去，大罵了一句：

『晦氣！怎麼人人要給我臉色看？連妳這個新娘子也不例外？我怎麼會這樣倒楣？』

夢寒的心，頓時間往下掉，沉進了一口深不見底的深井裡去了。

靖南已沒有什麼情緒來管夢寒的心了。經過這樣漫長的一天，他累了。把另一隻鞋子也扔了出去，他合衣翻上了床，掀開被褥，他用力的搥搥枕頭，又用力的搥搥棉被，然後重重的躺下，好一陣乒乒乓乓之後，就酣然入夢了。

夢寒呆呆的坐在那兒，動也不動。下意識的看著桌上高燒的紅燭，紅燭上的兩簇火焰在跳躍著。跳著跳著，就變得無比的巨大，依稀是燃燒的紙人，也依稀是燃燒的花轎。她耳邊又響起卓老媽那慘烈的哭喊聲：

『燒啊！燒啊！燒啊⋯⋯秋桐，妳來啊，燒了曾家的牌坊，燒了他的婚姻，燒啊，燒啊

……』

夢寒不禁機伶伶的打了個寒戰，悄眼去看靖南，他已睡得很香很沈了。她簡直不敢相信，經過這樣的一個婚禮，他怎麼還睡得著？怎麼可能呢？怎麼可能呢？到底，她嫁了怎樣一個丈夫呢？

2

第二天，新娘子的大事，是拜見家裡的每一份子。

曾家全家的人都聚集在大廳中，夢寒一個個的奉茶。

第一杯茶奉奶奶，夢寒看著那張不怒而威的臉孔，看著那莊重肅穆，不苟言笑的表情，再看著她手中拿著的那根沈重的龍頭枴，幾乎立刻能斷定，她就是這個家庭裡的最高權威。後來，證明了夢寒的判斷絲毫不錯。

第二杯茶奉公公曾牧白。牧白面貌清秀，恂恂儒雅，氣質高貴。他年輕時代一定是個美男子，現在，即使已年近五十，仍然給人一種風度翩翩的感覺。他的眼神很柔和，帶著點兒難以覺

察的憂鬱。看著夢寒的眼光，幾乎是充滿歉意的。夢寒明白了，儘管靖南對『火燒花轎』的事件滿不在乎，牧白卻是十分在乎的。

第三杯茶奉給婆婆文秀，文秀對夢寒慈祥的笑了笑。她是個相貌端莊，看起來十分恬靜的女人，看得出來，她對老夫人執禮甚恭，對牧白也相當溫順，夢寒相信，她對靖南和靖萱，大概也不會大聲大氣的。一個在三代的夾縫中生存的女人，大概也有她的難處吧！

第四杯茶奉給小姑靖萱。後來，夢寒才知道，靖萱今年才剛滿十五歲，難得的是，竟然那麼解人！她接過了夢寒的茶，用一對清靈如水的眸子，溫溫柔柔的凝視著夢寒。她面目姣好，眉目如畫。有白皙的皮膚和漆黑的頭髮，看起來又純潔，又雅致，又美麗，又細膩，像一個精雕細琢的藝術品。夢寒立刻就愛上了這個女孩。

第五杯茶奉給了江雨杭。在一大家子姓『曾』的人當中，出來一個姓『江』的，確實有些奇怪。夢寒對雨杭的感覺，是非常奇異而強烈的。昨天那陣怪異的風，在夢寒的腦海中，曾經一再的吹起。至於他對卓家的態度，撲過來救火的勇猛，處理事情的明快……和他那對深邃的眼睛，都使她記憶深刻。這個人，到底是誰呢？

『夢寒，』牧白似乎看出了夢寒眼底的迷惑，解釋著說：『雨杭是我的義子，其實和親兒子

也沒什麼分別，曾家有好多的事業，現在都是雨杭在管理，曾家那條泰豐號貨船，也是他在經營。他是我的左右手，也是靖南的好兄弟，以後你們就直呼名字吧！不必和他拘禮！』

夢寒看著雨杭，接觸到的，又是那對深邃的眸子。他有一對會說話的眼睛，她模糊的想著，不知怎的，竟不敢和他的眼光相遇。她很快的對他掃過一眼，看到他唇邊掠過了一絲難以覺察的微笑，笑得有一點兒蒼涼。他看起來比靖南大很多，五官的輪廓都很深，是張有個性的臉。他身上有種遺世獨立的飄逸，以及某種難以描敘的滄桑感，使他在整個曾家，顯得非常特殊。就像在一套細瓷茶杯中，雜進了一件陶器似的。

奉茶的儀式結束後，大家圍坐在大廳裡，照例要話話家常，增加彼此的認識。早有丫頭們重新沏上了幾壺好茶，又奉上了精緻的點心。靖南還沒坐定，就不耐的呼出一大口氣，對奶奶說：

『奶奶！卓家的事讓我太沒面子了！好好一個婚禮，給他們鬧成那樣，我實在氣不過，雨杭根本沒把事情解決，說不定他們還會來鬧，依我看，不如去告訴警察廳，讓石廳長把他們全家都抓起來……』

『哥！等會兒再說嘛！』靖萱看了夢寒一眼。

『算了！已經鬧到火燒花轎的地步，還要瞞夢寒嗎？』奶奶一針見血的說，語氣裡充滿了氣

惱。看著夢寒，她嘆了口氣，坦率的說：『昨兒個在牌坊下面，讓妳受到驚嚇，又受到委屈，都是咱們曾家事情沒辦好。妳可別擱在心裡犯彆扭。』

夢寒點了點頭，沒敢說話。

『這件事說穿了，就是樹大招風！』奶奶繼續說：『秋桐在咱們家裡待了五年，一直跟著靖南，咱們做長輩的也疏忽了，這丫頭居然就有了非份之想，可是，咱們這種家庭，怎麼會容納秋桐呢？誰知她一個想不開就尋了自盡，卓家逮著這個機會，就鬧了個沒了沒休。我想，就是要錢。』老夫人認爲對夢寒解釋到這個程度，已經夠了，轉頭去看雨杭。『雨杭，你到底給了多少？爲什麼他們家還不滿意？你怎麼允許他們鬧成這樣？』

『奶奶，』雨杭皺了皺眉頭，有些懊惱的說：『這事是我辦得不好，可是，那卓家的人，個個都很硬氣，他們始終沒收一個錢，隨我說破了嘴，他們就是不要錢，我也沒料到他們會大鬧婚禮！』

『不要錢？』老夫人一怔：『不要錢，那他們要什麼？』

『他們……』雨杭有些礙口，看了牧白一眼。

『說吧！』奶奶的龍頭枴，在地上『咚』的跺了一下。

『他們說，』牧白接了口：『希望秋桐的牌位，能進咱們家的祠堂，算是靖南正式的小星。』

奶奶眼睛一瞪，臉色難看到了極點。

『什麼話？』她勃然大怒的問。

『您先別氣，』文秀急忙說：『咱們自然是沒有答應，所以事情才會僵在那兒，本以爲忙完了婚事，再來處理也不遲，誰知道會弄成這樣……』

『這件事怎麼能等呢？你們就是做事不牢！』奶奶氣呼呼的說：『牌位進祠堂明明就是在刁難咱們，是敲詐的手段！他們要秋桐的牌位進曾家祠堂幹什麼？能吃能穿嗎？你們用用腦筋就想明白了！』

『我看他們並不是敲詐，』雨杭搖了搖頭：『那卓家一家子的人，脾氣都很彆扭，他們咬定秋桐不進曾家，會死不瞑目。認爲事到如今，已無法挽回秋桐的生命，只能完成她的心願，以慰在天之靈。』

『豈有此理！他們太過分了……』奶奶怒聲說。『曾家的祠堂，是什麼人都可以進的嗎？又沒三媒六聘，又沒生兒育女，她憑什麼進曾家祠堂？』

『奶奶！』靖萱忍不住仗義直言了：『也不能儘怪人家，都是哥哥不好，先欺負人家，又絕情絕義，才弄到今天的地步，想想秋桐，好好的一條命都送掉了……』

『靖萱！』奶奶一跺枴杖，大聲一吼：『這兒有妳說話的餘地嗎？女孩子家一點兒也不知道收斂！妳是不是想去跪祠堂？』

靖萱一驚，慌忙住了口。

『奶奶，』雨杭乘機上前說：『能不能請您考慮一下，接受卓家的要求？畢竟，進祠堂的只是一座牌位而已！』

奶奶雙眼一瞪，牧白急忙說：

『雨杭是實事求是，也許，這才是唯一能夠化解糾紛的辦法！』

『雨杭到底不是曾家人，說了奇怪的話也就罷了，牧白，你是怎麼了？』奶奶緊盯著牧白，從鼻子裡重重的吸著氣：『你忘了咱們家的牌坊是怎麼來的了？你忘了咱們的家規，咱們的驕傲了？像秋桐這樣一個不貞不潔的女子，怎能進入我們曾家的祖祠呢？』

牧白嘆了口氣，無言以對。雨杭垂下了眼睛，臉上有種無奈的悲哀。

『沒有別的商量，就是花錢消災！不要捨不得錢！黑眼珠見了白銀子，還會有解決不了的問

題嗎？雨杭，你放手去辦，別給我省！這事就這樣子，大家散了吧！該做什麼就做什麼去！』

奶奶就這樣篤定的，堅毅的做了結論。全家沒有一個人再敢說任何話。大家站起身來，紛紛向老夫人請安告退，各就各位去了。

真沒料到，新婚的第二天，和曾家的第一次團聚，談的全是新郎身邊的那個女子卓秋桐。夢寒對這件家務事，自始至終沒有插過一句嘴，她好像是個局外人。但是，她的心，卻緊緊的揪起來了。因爲，她知道，她不是局外人。有個痴心的女子，爲了她那個負心的丈夫而送了命。她怎能將這麼悲慘的事，置之度外呢？她太沮喪了，太無助了，她多麼希望，她不曾嫁到曾家來呀！

這天晚上，靖南一心一意想完成他昨晚被耽誤了的『洞房』，夢寒一心一意想和靖南談談那個『秋桐』，兩人各想各的，都是心神不定。

靖南已摒退了丫環和閒雜人等，坐在床沿上，兩條腿晃呀晃的，等著夢寒前來侍候。誰知等了老半天，夢寒毫無動靜。他抬眼一看，只見夢寒垮著一張臉，坐在桌子前面，背脊挺得直直的，身子動也不動。靖南開始脫鞋子，解衣釦，故意哼哼唉唉，好像在做什麼艱鉅的大事似的。夢寒忍不住抬眼看去，見他把衣釦弄了個亂七八糟，一件長衫也可以在身上拖拖拉拉，實在讓人

驚嘆。她心中有氣，頭就垂了下去。

靖南這一下冒火了，跳起來衝著她一叫：

『妳是木頭人哪！新娘子怎麼當，難道沒人教過妳嗎？』

夢寒驚跳了一下，還來不及說什麼，靖南又一連串的發作：

『就會坐在那兒乾瞪眼，要是秋桐的話，早奔過來給我寬衣解帶，端茶送水，還帶投懷送抱呢！那會叫我在這兒左等右等，等得人都上了火！』

夢寒太驚訝了，怎樣都不會想到靖南會說出這些話，兩天以來，在心裡積壓的各種委屈，齊湧心頭，再也忍不住，兩行熱淚，就奪眶而出。

靖南已把那件長衫給扯下來了，抬頭一看，夢寒居然在掉淚，真是又懊惱，又生氣。

『哇！』他叫著：『我怎麼這樣苦命啊！不知道他們打那兒給我找來這樣的新娘子？昨兒個哭，今兒個又哭，妳是怎麼不吉利，怎麼觸霉頭，妳就怎麼做，是不是？』

夢寒深深的抽了一口氣，憋在心裡的氣憤，就再也無法控制，她終於開了口，激動的說了：

『當然不是，誰不想做一個歡歡喜喜的新娘子呢？昨天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日子，我滿懷著莊嚴，喜悅，和期盼的情緒，對於我的丈夫，我的新婚之夜，以及未來種種，也有許許多多美

好的憧憬，可是，迎接著我的是什麼呢？是一個喪葬隊伍，是血淚斑斑的控訴，是驚心動魄的燒花轎，還有惡狠狠的詛咒……請你替我想一想，我怎麼能不感到委屈和難過？我怎麼樣忍得住眼淚呢？現在，還要在這兒聽你告訴我，秋桐是如何如何侍候你的，你考慮過我的感覺沒有？』

靖南太意外了，沒想到這個新娘子不開口則已，一開口居然說了這樣一大篇。他抓抓頭，抓抓耳朵，在不耐煩之餘，或多或少，也有點兒心虛。

『是啊是啊，這件事我難道不嘔嗎？我能未卜先知的話，我根本就不會讓它發生了嘛！可它就是發生了，那……還能怎麼辦呢？發生過就算了嘛，把它拋在腦後，忘了不就結了！』

『忘了？』夢寒緊盯著靖南，不敢相信的問：『你剛剛還在說她這樣好那樣好，顯然和她確實恩恩愛愛過……現在，她爲你送了命，你心底有沒有傷心？有沒有歉意？你真忘得了嗎？』

『哎！秋桐是自殺的呀，看妳看我這個樣子，好像是我殺了人似的！』

『你雖不殺伯仁，伯仁因你而死，你難辭其咎啊！』

『妳別在那兒儘派我的不是，』靖南不耐的喊：『讓我坦白告訴妳吧，我原來和秋桐過得好好的，還不是爲了妳，爲了履行跟妳的婚約，我只好狠了心把她給攆走，我對她失信，不守諾言，也是爲了妳，怕妳一進門，就發現我身邊有個小妾，會心裡不舒服，誰知道，這人算不如天

算，還是弄得這樣雞飛狗跳的！要瞞妳的事也瞞不住了！現在，妳明白了吧？都是爲了妳，我才會對秋桐絕情的，逼死秋桐的，不止是我，妳也有份啊！』

聽了這樣的話，夢寒的眼睛是睜得不能再大了。她呆呆的怔在那兒，連應對的能力都沒有了，分析的能力也沒有了。她看著靖南那張白白淨淨的臉孔，奇怪著，他到底和她是不是同一種人類，怎麼他說的話，她都聽不懂呢？

『好了好了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哪，爲什麼要把大好時光，浪費在這些殺風景的事上面！咱們不說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』他開始撒賴了。

一面說著，他就一面膩了過來，伸手就去摟夢寒的脖子。夢寒身子一閃，就閃開了他。看到他這種不長進的樣子，真是又氣又恨。

『你別動手動腳，此時此刻，你還有這種心思！』

『說笑話！』靖南變了臉：『都是夫妻了，怎麼不可以動手動腳？快跟我上床來！』他伸手去拉住夢寒，往床上拖去。

『不要！』夢寒掙脫了他：『我不要！』

『妳不要？』靖南生氣了，冒火的怪叫了起來：『妳怎麼可以「不要」？妳是我的老婆，上

床侍候我是妳應盡的義務，怎麼可以不要？妳到底受沒受過教育？懂不懂三從四德？』

『或者，我就是受的教育太多了，讓我没辦法接受你這種人，』夢寒悲哀的說：『我不瞭解你，我一點也不瞭解你，如果秋桐和你曾有過肌膚之親，你怎能在她屍骨未寒時，去和另一個女人……』

『秋桐！秋桐！』靖南惱火的大叫：『這兩天，我已經聽夠了這個名字，我不要聽了！妳這個新娘子也真怪，一說就没個完！妳不許再說了！過來，過來……』他用力的一把攥住了她，把她死命往床上拖去。

『不要！』她喊了一聲，奮力掙扎，竟給她掙脫了靖南的掌握。她往門口就逃，嘴裡亂七八糟的喊著：『請你不要這樣，即使是夫妻，也要兩廂情願呀！你這樣對我用強，我不會原諒你……』

『哈！說的什麼鬼話！我今天如果不能把妳制住，我還是「丈夫」嗎？』

他衝上前來，從背後攔腰就把她給牢牢抱住。一直拖到了床邊，用力一摔，就把她摔到了床上，他再撲上床，緊緊的壓住了她。用一隻手的胳臂拐壓在她的胸口，用另一隻手去撕扯她的衣服，只聽到『嗤啦』一聲，她胸前的衣襟已經撕裂了。

這撕裂的聲音，同時也撕裂了夢寒那纖細的心。她還想做徒勞的掙扎。

『不要，不要啊……放開我，求求你……』她哭了起來，轉頭喊：『慈媽！慈媽！快來救我啊……』

『太好笑了，真會笑死人，』靖南一面說，一面繼續撕扯她的衣服：『妳最好把全家都叫來看笑話……那有新娘子在洞房裡叫奶媽的？』

又是『嗤啦』一聲，她的心徹徹底底的被撕成碎片了。她失去了掙扎的力氣，被動的躺著，被動的讓他爲所欲爲……他有這個權利，因爲他是『丈夫』！她的淚，卻瘋狂般的，沿著眼角向下滾落。

3

幾天後，靖萱才和夢寒，再一次談到秋桐，這次，夢寒對秋桐的事，是真的瞭解了。

這天，靖萱帶著夢寒參觀『曾家大院』，『曾家大院』是白沙鎮對曾家這座古老庭院的一個俗稱。她們走著走著，就走到了祠堂。對這個供著祖先牌位的，神聖的地方，夢寒不能不特別的注意。事實上，她結婚那天，是先進祠堂拜祖先，再進大廳拜天地的。但是，那天太混亂了，太狼狽了，她連祠堂長得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。現在，看著那陰沈沈的房　，那高牆厚壁，和那一座座祖先的牌位，矗立在那兒像座小森林似的，不禁讓人心中一凜，敬畏之心，油然而生。靖萱拉著她，小小聲的說：

『妳來看看這道門，又厚又重，是全家最厚的一座門！這座門裡面外面都有大木栓，如果從裡面拴住，外面的人就進不去，如果從外面拴住，裡面的人就出不來……這是個懲罰人的地方！』

『懲罰人的地方？』夢寒聽不懂。

『是啊！』靖萱睜大眼睛，似乎不勝寒瑟。『如果家裡有人犯了錯，奶奶一聲令下，就得關進這兒來，在祖宗面前罰跪，一個鐘頭，大半天的，甚至幾天幾夜都有！到時候，外面的門栓一拴，關在這裡面，是呼天不應，叫地不靈的！』

夢寒不禁打了個冷戰。

『這麼嚴厲的家規……』她望著靖萱，忍不住問了出來：『怎麼還會發生秋桐的事？那……秋桐，是怎樣一個人呢？』

靖萱楞了楞，猶豫了一下，見夢寒親切誠懇，就藏不住祕密，坦白的說：

『大家都說，不要和妳談秋桐的事，可是，妳既然問了，我就沒辦法不說。』她的眼圈紅了：『那秋桐是個很漂亮的丫頭，今年才十九歲，人好得很，對我尤其好，我每星期去田老師那兒學畫，都是秋桐陪我去，有時候，也帶我去她家裡玩，所以，我從小就認得秋陽秋貴，他們並

不是不講理，胡作非爲的人，那天會去牌坊下面大鬧，實在是哥哥太對不起人家了！』

夢寒低下頭去，雖然心裡早就有數，仍然忍不住一陣失望和痛楚。靖萱見她的表情，就有些後悔自己說太多了。急忙又補充說：

『其實我哥哥也不是壞人，他就是被寵壞了嘛！全家人人都讓著他，誰都不敢說他一句，每次跪祠堂，可沒哥哥的事！妳知道，咱們家從我祖父開始，就是三代單傳，我娘頭胎生了個女兒，還來不及取名字就夭折了，後來生了個兒子，取名靖亞，長到兩歲也夭折了，然後才是靖南，那麼，妳可以想像，他有多麼寶貝，多麼珍貴了，全家人就這麼寵著他，順著他，有時候，簡直是供著他！這樣，他就任性慣了。秋桐的事，本來也不至於弄得那麼糟，可是，哥哥一聽說定了妳這門親，又聽說妳是個「才貌雙全」的女子，就不想要她了，又怕她留在家裡壞事，硬把人家送回家去，才逼得秋桐上了吊……』

靖萱見夢寒臉色沈重，默然不語，驀然醒覺，連忙再說：

『不過，妳放心，真的放心，咱們家有雨杭！他好能幹，什麼事都會解決，所以，他一定會把秋桐的事解決得圓圓滿滿的，妳一點都不用操心，真的！真的！』

但是，秋桐的事情並沒有解決。這天一早，卓老爹、卓老媽、秋貴和秋陽一家四口，把雨杭給他們送去的三百塊錢，全都給送回來了。三百塊的現大洋，必須用一個小木箱才裝得下。雨杭送去的時候，正好卓老爹和秋貴出去拉車了，秋陽又在學校，家裡只有一個卓老媽，所以，雨杭說了一車子好話以後，把三百塊錢放下就走了。但是，卓家這一家子怪人，黑眼珠見了白銀子，居然連眨都不眨，怎樣送去的，就怎樣還回來了。

站在院子裡，他們也不進大廳，把小木箱往大廳的台階上一放，對老尤說：

『去告訴你們家老爺和少爺，三百塊大洋送回來了，一個蹦子都不少，請他們出來一個人，點點清楚！』

牧白還沒出來，靖南得到了消息，先跑出來了。一看到卓家這四個人，他就一肚子氣。對卓老爹摩拳擦掌的大叫起來：

『你們這是什麼意思？就是跟我耗上了，存心不讓我有好日子過，是不是？』

秋貴見他還是這樣惡形惡狀，氣得咬牙切齒，大聲的說：

『如果你自己不做虧心事，今天誰要來跟你耗著？這件事從頭到尾，出面的不是你爹，就是江大哥！你老躲在他們後面不吭氣，我最瞧不起你這種人，所以你說對了，咱們就是要跟你耗

上，讓你沒好日子過，因爲你根本不是個東西！』

『你才不是個東西！』靖南大吼了一聲，對著秋貴的下巴就揮去了一拳。秋貴是個吃勞力飯的，那裡把靖南的拳頭放在眼睛裡，輕輕一閃，靖南就打了個空。秋貴一反手，抓住了靖南胸前的衣服，就狠狠的回了他一拳。靖南被這一拳打得飛跌了出去，背脊又撞上了假山，跌在地上大叫哎喲。這樣一鬧，家丁們全都奔了出來。大家慌忙跑過去扶起靖南。靖南一見家丁衆多，氣勢就壯了，再摸摸自己流血的嘴角，怒不可遏的對家丁們叫著：

『去把那兄弟兩個給我抓起來，給我狠狠的打！』

立刻，家丁們一擁而上，抓住了秋貴秋陽兩兄弟。兩兄弟雖然也奮力反抗，怎奈雙拳難敵四掌，對方人多勢衆，沒有三下兩下，兄弟倆已被衆家丁所制服。好幾個人扣住了秋貴的手，不住的捶打他的胸膛和肚子。秋陽更慘，被幾個壯丁給壓在地上痛揍。卓老爹和卓老媽在一邊呼天搶地的喊著：

『殺人啊！殺人啊！天啊……秋桐，妳在那兒？妳怎麼不顯靈啊……』

靖南聽到這樣的話，更加憤恨，對卓老爹揮著拳頭嚷：

『那天在牌坊下，我已經被你們觸盡霉頭！因爲是婚禮，才拿你們沒奈何！你們膽敢燒花

轎，鬧我的婚禮，我早就要和你們算帳了，你們居然敬酒不吃吃罰酒，今天還敢上我家的門！我不給你們一點顏色看看，老虎要被你們當成病貓了！阿威，大昌，給我打！給我用力的打！』

『我跟你們拚了！』卓老爹情急的上前來救兒子，去拉扯那些壓住秋陽的家丁們，還沒拉扯兩三下，就被好幾個人抱住了，拳打腳踢。

『天啊！天啊！』卓老媽眼看父子都已吃了大虧，在旁邊又跳又叫：『住手，快住手啊……我們是來還錢，不是來打架啊！放開他們！放開放開啊……』她張著雙手，不知該奔向那一邊才好。

正在一團混亂中，牧白、雨杭、靖萱、夢寒、文秀、奶奶全都被驚動了，紛紛帶著丫頭老媽子們，奔出來看個究竟。一見到院子裡這等狀況，牧白就臉色大變，生氣的對家丁們怒吼著：

『誰允許你們動手打人的？還不趕快放開他們？放開放開！』

家丁們見牧白和奶奶都出來了，慌忙住手。卓老爹父子三個這才脫困，三人都被打得鼻青臉腫，好生狼狽。尤其是年輕的秋陽，滿身都是塵土，鼻子還流著血。

『奶奶！』靖南立即奔向奶奶，指著自己的嘴角說：『您瞧，他們一進門就打人，如果我們不還手，我大概被他們打死了！奶奶，您快想個辦法，我被他們這一家子纏住了，雨杭根本沒有

能力解決問題，再這樣下去，我遲早會被他們給暗算了！』

『曾靖南！到底是誰先動手？』秋陽氣得哇哇大叫：『你不要欺人太甚！我真恨不得給你一刀，把你的心挖出來，看看是什麼顏色……』

『奶奶，妳聽妳聽……』靖南喊著。

奶奶的龍頭柺在地上重重的跺了跺，發出沈重的『篤篤』聲響。她嚴厲的看向卓家四口，『哼』了一聲，憤憤的說：

『好！在牌坊下面鬧，又到咱們曾家大院裡來鬧！這還有王法嗎？光天化日之下，聚衆行兇！』她轉頭對牧白和雨杭說：『事已至此，再也沒有和解的可能，你們立刻把這幫狂徒，給我押到警察廳去！』

『不！』忽然間，人群中有個清脆而有力的聲音，傳了出來，大家驚愕的看過去，只見夢寒已排衆而出，一直走到奶奶面前。大家都驚呆了，因爲，在曾家，還沒有人敢直接對奶奶用『不』字。

『妳說什麼？』奶奶錯愕的看著夢寒，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『奶奶，我斗膽請您聽我說幾句話！』夢寒勇敢而堅定的說：『關於卓家同咱們曾家的糾

紛，這幾天下來，整個來龍去脈，我大致都瞭解了，尤其靖南對我說過，這場糾紛之無法解決，主要就是因爲我的緣故，因爲太重視我們這個婚姻，才不能圓滿安排秋桐。所以，我心裡深感抱歉和遺憾。假如說，今天秋桐還活著，在我進門之後，知道有這樣一位姑娘，細心體貼的照顧著靖南，兩人間又有情有義，那麼，我想，我會接納秋桐，而且，尊敬著這份感情的！但是，很無奈，今天咱們所面對的，是個無法挽回的悲劇了！怎麼還忍心把這個悲劇擴大呢？秋桐人已經死了，卓家要求的也不過是給死者一個名份，想想秋桐，生前確實是靖南的人，這是抹殺不掉的事實，所以，她進不進祠堂，都是曾家的人，那麼，我們何不就讓秋桐的牌位，進入曾家的祠堂，讓生者得到安慰，死者得到安息呢！』

這一篇話，說得人人驚愕。卓家四口，是太意外又太感動了，怎樣都没料到，說進他們內心深處的，竟是靖南的新娘子！曾家人個個面面相覷，不知道夢寒怎有這麼大的膽量，敢對奶奶說這些話。牧白不禁暗暗頷首，靖南暗暗生氣，靖萱暗暗佩服，而雨杭，不能不對夢寒刮目相看了。

奶奶的手，緊緊的握著枴杖的柄，神情僵硬著，緊繃著，一語不發。

『再說，』夢寒並没有被奶奶的神色所嚇倒，繼續說了下去：『咱們曾家，有七道牌坊，是

忠孝節義之家，這樣的家庭，應該是仁慈而寬厚的。我們有的，並不僅僅是祖先留下的石頭牌坊，對不對？我們後人，對前人的高風亮節，一定心嚮往之吧！那麼，對於曾經侍候過靖南的秋桐，應該也有一份懷念，一份追悼，和一份惋惜吧！咱們何不把這份懷念和惋惜，更具體的表現出來呢？』她哀懇般的抬頭看著奶奶：『奶奶，我知道，以我剛進門的身分地位，實在沒有說話的資格，可是，這件事和靖南息息相關，我實在無法沈默。請奶奶三思！我在這兒，給您跪下了！』說完，她就跪在奶奶面前了。

這時，牧白再也忍不住，激動的上前說：

『娘！難得夢寒如此深明大義，我覺得咱們全家都應該支持她！假如咱們早就能有她這樣的胸襟氣度，像她一樣的勇於表達，那麼秋桐的悲劇，或者可以避免，現在，這個名份，真是咱們欠秋桐的！』

奶奶臉孔抽動了一下，震動已極。

牧白一開口，雨杭也無法沈默了，走上前去，誠懇的接口：

『奶奶，這件事我從頭到尾辦得亂七八糟，就因爲卓家的傷心，根本不是金錢可以彌補的。只有出於感情，出於人性，才能化干戈爲玉帛，奶奶，請您不要再堅持了吧！』

『娘！』沈靜的文秀也熬不住了：『這三天兩頭的鬧，大家都受不了，弄得我一天到晚擔驚害怕的，晚上都睡不著覺……真要鬧到警察廳去，恐怕咱們家的面子也不好看……』

『奶奶，奶奶，』靖萱熱烈的響應：『秋桐在我們家那麼多年，不止侍候了哥哥，也侍候了您啊，我更是從小就跟著她長大的，她在咱們家，沒有功勞，也有苦勞啊！』

這樣的異口同聲，全家有志一同，使奶奶的驚異淹沒了憤怒。她看看夢寒，再看看那一張張迫切的臉孔，終於深深的抽了一口氣，勉強壓制住自己的懊惱和憤恨，她冷冰冰的說：

『好吧！我再不點頭，倒好像是我不明是非，不夠寬厚仁慈了！』她的目光，冷幽幽的盯著夢寒，從齒縫中迸出兩句話來：『起來吧！我就成全妳了！』

『謝謝奶奶！謝謝奶奶！』夢寒連連的磕下頭去。

奶奶拄著楞杖，掉頭就走，經過靖南身邊時，對他投去森冷的一瞥，輕飄飄的說了一句：

『別把新媳婦寵得無法無天！』

靖南一驚，有口難言，不禁恨恨的瞪了夢寒一眼。

奶奶一走，靖萱就再也無法掩飾自己的崇拜和高興了，她奔上前去，扶起了夢寒，緊緊的握住她的手，激動的說：

『只有妳，敢對奶奶說這些話，妳太偉大了！』

卓家四口，到此時已喜出望外，卓老爹仰頭看天，淚落如雨的說：

『秋桐，孩子啊，咱們總算爲妳爭得妳該有的名份了！』

卓老媽顫顫抖抖的，不停的，喃喃的自言自語：

『秋桐啊……妳安息吧，安息吧……爹和娘對不起妳，把妳送來當丫頭，讓妳年紀輕輕的，就這麼不情不願的走了……可咱們爲妳辦到了，妳的人進不了曾家的大門，妳的魂可以進曾家了……安息吧，安息吧，安息吧……』

鼻青臉腫的秋貴，和滿臉血污的秋陽，走上前去，扶著歪歪倒倒的父母，一時間，悲從中來，四個人忍不住抱頭痛哭。夢寒和靖萱，眼睛都不由自主的潮濕了。

此時，牧白提著那一箱錢，走到卓家四口身邊，誠摯的說：

『來！這些錢拿著，快帶兩個兒子看大夫去吧！』

卓老爹往後猛然一退，忙不迭的搖手拒絕：

『咱們不要……咱們不收這個……』

『算是我們給秋桐的聘金吧！』牧白說：『在昨天，這些錢是要收買你們的尊嚴，但是今

天，曾家和卓家已經變成親家了，你們還有什麼理由拒絕一個親家公的誠意呢？』

『我……我……』憨厚的卓老爹，不知道要說什麼好。

『卓老爹，』雨杭走了過來，把小木箱塞進了他的手裡。『你們就不要再推辭了，這是我乾爹的一番誠意，接受了吧！想當初，你們送秋桐來當丫頭，不就是爲了賺點錢給秋陽唸書嗎？把這個錢拿去，給秋貴娶個媳婦，再好好的栽培秋陽吧！秋桐的在天之靈，或者可以瞑目了！』

卓老爹聽到雨杭這樣說，就不好再推辭了。把小木箱放在一邊，他恭恭敬敬的摔了摔衣袖，拉著卓老媽，回頭對秋貴秋陽說：

『讓咱們一家四口，來叩謝咱們的恩人吧！』

於是，一家四口，全部對夢寒跪了下去，咚咚咚的磕起頭來。

『快起來！快起來！』夢寒慌忙說：『這怎麼敢當？你們要折煞我了！』

她說她的，那四個人含著眼淚，卻只管磕頭，連連磕了好多個頭，才在雨杭和牧白的攙扶阻止下，站起身來。

『謝謝少奶奶，』卓老媽老淚縱橫，後悔得不得了：『對不起，那天燒了妳的花轎，鬧了妳的婚禮，我再給妳磕個頭……』

『不要不要，千萬別再給我磕頭了，』夢寒扶住了卓老媽，眼圈紅紅的，很溫柔的說：『什麼都別說了，都過去了。你們快去治傷要緊！』

『是！是！』卓老爹順從的，一疊連聲的應著，四個人千恩萬謝的謝出門去。牧白、雨杭、靖萱和夢寒都送到了大門口，像真的親家一樣，揮手道別。只有靖南站在那兒不動，氣得臉色發青。

奶奶隔著一道玻璃窗，在大廳內向外望，把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。她挺直了背脊，高高的昂著頭，身子筆直，像一尊雕像一般。她的臉色陰沈，一雙手緊緊的握著龍頭枴的木柄，握得那麼用力，手背上的青筋都暴露了出來。

4

十天後，秋桐的牌位正式進了曾家祠堂。

爲了這個牌位進祠堂，曾家還有個小小的儀式。曾家和卓家兩家人，都分立兩旁，由靖南手捧牌位，向祖宗祝告：

『嗣孫曾靖南，有妾卓氏，閨名秋桐，蘭摧蕙折，以此吉日，牌位入祠，敢申虔告，祖宗佑之……』

祝禱完畢以後，靖南對祖宗磕了三個頭，就把牌位送到那黑壓壓的許多牌位中，最後面，最旁邊，最不起眼的一個地方，給安置了上去。曾卓兩家人，都微微彎腰行禮，以示對死者的尊

敬。卓老爹看到牌位終於進了曾家的祖祠，不禁落下淚來，低低的說了一句：

『秋桐，妳的終身大事，爹給妳辦完了，妳正了名，也正了身了！』

卓家的人，個個低頭拭淚。夢寒看著，心裡真有幾百種感觸。前兩天，她曾經就這個問題，和雨杭談了兩句：

『其實，我有一點迷惑，卓家爲什麼這樣在乎牌位進不進得了祠堂？人都不在了，牌位進祠堂又能彌補什麼呢？』

『這就是卓家的悲哀，』雨杭嘆了口氣說：『他們實在不知道怎樣才能安慰死者？或者，是他們實在不知道怎樣才能安慰他們自己。曾家這個姓，對他們來說，太高貴了，這是幾百年傳下來的榮耀。他們已無法挽回秋桐的生命，就只能設法給她這點兒虛無飄渺的榮耀，說穿了，是十分可憐的！』

現在，站在這兒，看到卓家人似乎已得到很大的安慰，夢寒就更體會出這份悲哀了！好可憐的卓家，好可憐的秋桐！看著秋桐那小小的牌位，可憐兮兮的站立在曾家那許許多多的牌位後面，她不禁深深的同情起秋桐來，她不知道人死後是不是真有靈魂，如果真有，秋桐又是不是真想進曾家的祠堂？爲了靖南這樣一個負心漢送掉了性命，她的鬼魂，還要被曾家的列祖列宗看守

著！真的，好可憐的秋桐！

儀式已畢，夢寒就急忙走到卓家人的面前，把自己準備的一個小包包打開，拿出裡面一件件的禮物，分送給卓家的人。一面說：

『我自己做的一點兒東西，不成敬意，這個煙荷包是給老爹的，這頭巾是給老媽的，這錢袋是給秋貴的，這個袋子是給秋陽的，裝硯台毛筆用！』

卓家人面面相覷，感動得不知要怎樣才好。

曾家人也是面面相覷，驚愕得不知道說什麼才好。只有靖萱，受到夢寒的傳染，一個激動之下，也奔上前來，拔下插在襟上的一支鋼筆，遞給秋陽說：

『我這兒有支自來水筆，是上次雨杭從上海帶來給我的，可我不上學堂，用處不大，你不在乎是用過的，就拿去記筆記用吧！算是我的一點點心意！』

秋陽看著靖萱那澄淨的大眼睛，感動到了極點，雙手接過鋼筆，態度幾乎是虔誠的。卓老爹更是不住的鞠躬，囁囁嚅嚅的說：

『妳們不嫌棄咱們，還送咱們東西，這真是……』

『說什麼嫌棄的話，既是親家就是一家人，我們表示一點兒心意也是應該的！』夢寒連忙安

慰著卓老爹。

此時，奶奶把枴杖在地上重重一跺，聲色俱厲的說了一句：

『好了，儀式已經結束，大家統統離開祠堂吧！要應酬，到別的地方去！』說完，她拄著枴杖，掉頭就走了。

夢寒一驚，抬起頭來，正好接觸到靖南的眼光，他那麼惡狠狠的瞪著她，使她心中陡然掠過一陣涼意，她忽然覺得，自己連秋桐都不如，秋桐還有過被愛的時光，自己卻什麼都沒有。

卓家的人一離去，奶奶就把夢寒和靖萱全叫進了她的房裡。

『妳們兩個都給我跪下！』奶奶厲聲說。

夢寒和靖萱什麼話都不敢說，就雙雙跪了下去。

『夢寒！妳知不知錯？』

『我……』夢寒囁嚅了一下，很無奈的說：『是不是不該給卓家人禮物？』

『可見妳心裡也知道這件事做得多麼唐突！』奶奶很生氣的說：『第一，咱們曾家從沒有這樣的規矩，就算要訂出這個新規矩，做主的也該是我這個老奶奶，還輪不到妳！第二，不管是對

內也好，對外也好，誰夠資格代表全家來發言，那都得按輩份來安排，可是今天在祠堂裡，妳卻逾越輩份，冒昧開口！在這方面，妳一向孟浪，上回初犯，我念妳是新婦，不知者不罪，如今妳進門都快一個月了，家裡的規矩，妳不能說還不知道，那麼就是明知故犯，我必須以家規來懲罰妳！以免妳目無尊長，一犯再犯！』

夢寒低垂著頭，默然不語。

『靖萱！』奶奶瞪向靖萱：『妳更不像樣！自己身上帶著的東西也敢隨便送人！妳嫂嫂是新媳婦，難道妳也是新女兒嗎？家裡的規矩，夢寒糊塗，妳也跟著糊塗嗎？現在，罰妳們姑嫂兩個，進祠堂去跪上半日！』

夢寒見牽連了靖萱，一急，就脫口而出的說：

『請奶奶不要罰靖萱，她年紀小，看我這麼做，跟著模仿而已……』

『現在加罰半日，變成一日！』奶奶頭也不抬的說。回頭做了個手勢，身邊的張嫂已忙不迭的遞上了水煙袋。

夢寒呆了呆，連忙問：

『您的意思，是說我加罰半日，靖萱就不用罰了，是不是？』

『不要不要！』靖萱忍不住叫了出來：『別給嫂嫂加罰，我自己跪我自己的份兒，奶奶，我知錯了，我去跪祠堂！』

『現在加罰一夜，變成一日一夜，兩個一起罰！』奶奶抽著水煙袋，冷冷的問：『誰還要說話嗎？』

夢寒確實想說話，但是，靖萱拚命用手拉扯著夢寒的衣襬，示意她不要再說，於是，她知道，越說越壞，只有噤口不語。

就這樣，夢寒和靖萱，被關進了祠堂，足足跪了一天一夜。新婚還不到一個月，夢寒就嘗到了『跪祠堂』的滋味。自從嫁到曾家來，從『拜牌坊』開始，她已經知道自己的婚姻是個悲劇。但，這一天一夜中，才讓她真正體會到悲劇之外的悲劇。夫妻不和也就罷了，這家庭裡的重重枷鎖，根本不是一個正常人所能承受的！想起以後的漫長歲月，夢寒是真的不寒而慄了。

夢寒被關進了祠堂裡，慈媽嚇得魂飛魄散，她飛奔到靖南那兒去求救，正好牧白和雨杭都在那兒，也正爲姑嫂二人的罰跪在商討著。慈媽對著靖南，倒身就拜，哀求的說：

『姑爺！你趕快去救救少奶奶吧！她好歹是你的新媳婦呀！在娘家，她可從沒有受過絲毫委

屈！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子了，怎麼還作興罰跪呢？如果一定要罰，讓我這個老奶媽來代她跪吧！小姐畢竟是金枝玉葉啊！』

『哈！』靖南幸災樂禍的說：『在你們家是金枝玉葉，在我們家可不是！她這樣不懂規矩，沒輕沒重，早就該罰了！讓她好好受點教訓，她才會收斂收斂她那股氣焰！奶奶罰得好，代我出了一口氣！我幹嘛再去求情？我巴不得她多跪兩天呢！』

慈媽不敢相信的看著靖南，激動的說：

『她是你的新媳婦啊，你怎麼不肯多疼惜她一點兒呢？說什麼氣焰？她那兒有呀，曾家規矩多，可也得慢慢的教給她呀，才嫁過來不到一個月，就去罰跪，讓她多難堪呢！』

『她如果知道難堪，以後就少說話，少出風頭，少亂出主意！否則，就只好拿祠堂當臥房了！』靖南輕鬆的摔了摔袖子，『嘩啦』一聲，打開一把摺扇來搧著風。

『靖南，你就去一趟奶奶房，跟奶奶說點好聽的，看看能不能幫夢寒和靖萱一點忙！』牧白說：『奶奶最疼你，只有你去說，或者會有一點用！』

『我幹嘛去說？』靖南眼睛一瞪：『打從進門到今天，夢寒就沒跟我說過一句半句好聽的，這種老婆，要我挑她的錯，幾籮筐都裝不完，我幹嘛還要幫她去說？好聽的呀，沒有！』

站在一旁的雨杭，氣得臉色鐵青。

雨杭打從聽到夢寒被奶奶罰跪祠堂，心裡就又急又怒。自從牌坊下，夢寒的頭蓋被那陣奇異的風給掀走，兩人的目光倉皇一接開始，夢寒在他心裡已經不知不覺的生了根。接著，看到夢寒如此辛苦的在適應她那『新媳婦』的角色，如此『委屈求全』的處理秋桐事件。他對她的感覺就更加强烈了。夢寒的外表，看起來是『我見猶憐，弱不禁風』的，但，她的骨子裡，卻有那樣一種『溫柔的堅强』，使人感動，使人憐惜。可是，這樣的夢寒，卻要被罰跪祠堂，而那『始作孽者』，卻拿著扇子在搧風，嘴裡說著莫名其妙的『風涼話』！簡直可恨極了！

雨杭瞪著靖南，見他那副嘴臉，已經氣不打一處來，一個按捺不住，就往前一衝，伸手揪住了靖南胸前的衣服，大聲的說：

「你不要在這兒油嘴滑舌了，拿出一點良心來，趕快去向奶奶求情！」

「喲喲喲，你拉拉扯扯幹什麼？皇帝不急，你太監急個什麼勁兒？」靖南掙開了他的手，檢查著自己的衣裳：「你瞧，你瞧！」他生氣的嚷嚷：「新做的一件長衫，你就給我把紐扣絆子都扯掉了！你有病啊？」

雨杭氣壞了，轉向了牧白：

『他關心一件衣裳更勝於夢寒，那麼，你呢？』

牧白一呆，十分爲難的看著雨杭。

『乾爹，』雨杭急迫的說：『這是你家的事，我沒有任何立場說話，但是有立場說話的人偏偏不可理喻，那麼，你要不要仗義執言呢？』

『這……』牧白皺了皺眉頭，說：『雨杭，你知道奶奶那個脾氣，她根本就不願意秋桐的牌位進祠堂，今天是借題發揮，和夢寒算總帳，現在，除了靖南之外，任誰去說，都不是幫夢寒的忙，反而會害她更遭殃……』

『我真不敢相信，』雨杭激動的打斷了牧白：『夢寒做了一件仁慈寬厚，充滿溫情的事，可她被罰跪祠堂，而真正的罪魁禍首卻逍遙自在，然後你和乾娘，居然沒有一個人要幫夢寒說句公道話！』

『喂！』靖南冒火了，對著雨杭一吼：『你真是狗拿耗子，多管閒事！這我家的媳婦，我家愛怎麼罰就怎麼罰，不關你江家的事！你少在這兒不清不楚了！』

雨杭還沒說話，牧白就對著靖南腦袋上拍了一掌，罵著說：

『跟你說過多少次，一定要尊敬雨杭，你當我的話是耳邊風呀？何況，他說得有理，你闖的

禍，讓全家爲你奔走操心，連你的新媳婦都爲你罰跪，你還在這裡風言風語，我怎麼會生了你這樣的兒子？你氣死我了！』

『你就會罵我，你一天到晚，就在這兒挑我的不是！』靖南吼向了牧白：『我知道，你心裡只有乾兒子，沒有親兒子！秋桐的事，就是被你這個乾兒子辦得亂七八糟，才弄到今天這個地步！如果他能幹一點，早就讓卓家封了口，又何至於要鬧到牌位進祠堂……』

雨杭聽到這兒，實在聽不下去了，氣得渾身發抖，一轉身，他掉頭就奔出門外去了。整夜，他都沒有回家，去住在那條『泰豐號』貨船上面。他有一支笛子，他就坐在那甲板上，吹了一夜的笛子。每次雨杭心裡不痛快，他都會跑到碼頭上去，呆上一整夜，甚至好幾天。

夢寒和靖萱，就在祠堂內，足足的關了一天一夜。當夢寒放出來的時候，已經臉色發白，手腳冰冷。慈媽扶著她，她的兩條腿一直發著抖，好久好久，都無法走路。靖萱反而沒什麼，她說她是跪慣了，有經驗的原因。還對夢寒說：

『下一次，妳就不會覺得這麼可怕了。』

還會有下一次嗎？慈媽嚇得膽戰心驚。拉著夢寒，悄聲說：

『咱們回屯溪吧！這兒太可怕了！』

『哥哥已經去四川了，回屯溪又能去那兒？何況，上次回娘家時，哥哥給了我一個字，就是「忍」，我除了忍，還能怎樣呢？』夢寒悲哀的說：『事到如今，我只有自求多福，妳放心，我以後不會再去惹奶奶了，我會避著她，不跟她唱反調，我知道厲害了！』

『姑爺好狠的心！』慈媽忍不住說：『老爺和雨杭少爺都要他去向奶奶求情，他就是不去！雨杭少爺氣得和他大吵，差一點動手呢！』

夢寒心中一動。雨杭，這個名字從她心中掠了過去，帶來一陣溫柔的酸楚。使她在心灰意冷的情緒裡，生出一絲絲的溫暖來，畢竟，曾家的屋簷下，還是有人會爲她說幾句公道話！但是，這個江雨杭到底來自何方？爲什麼要爲曾家做牛做馬呢？

三天後，她終於知道，江雨杭是怎樣一個人了。

那天下午，夢寒經過花園裡的水榭時，聽到有人在裡面吹笛子。笛聲十分悠揚悅耳，她被笛聲吸引了，站在水榭外面聽了好久。直到笛聲停止了，她才驚覺的預備轉身離去。還來不及走開，卻見雨杭帶著他的笛子走了出來。兩人一個照面之下，不禁雙雙一楞。夢寒有些侷促的說：

『聽到笛子的聲音，就身不由主的站住了！你……吹得真好聽！』

『是嗎？』他眼中閃著光彩，因她的佇足傾聽而有份意外的喜悅。『從小就喜歡音樂，學了不少的樂器，我還會吹薩克斯風，一種外國樂器，將來吹給妳聽！』他很自然的說著，說完，他不由自主的凝視了她一會兒，眼中盛滿了關懷，很溫柔的問：『妳，還好嗎？』

『還……還好。』不知怎的，她答得有點礙口。

他看著她，突然嘆了口長氣。很難過的說：

『好抱歉，對於曾家的事，我常常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奶奶不在乎我，所以，也不重視我的意見，那天，妳和靖萱跪祠堂，我真是一點力氣都使不出來。每當這種時候，我就充滿了無力感。』

『怎麼要對我說抱歉呢？』夢寒嘴裡這樣說，心裡卻感動極了。『我知道你已經盡力了。我想，在奶奶那麼生氣的情況下，誰說情都沒有用，即使靖南真肯去向奶奶求情，也不見得有任何效果……反正，都過去了，我，沒事。』

他深深的凝視著她。他的眼睛，像兩口深不見底的深潭，好黑好沈，閃著幽幽的光。

『真的沒事嗎？』他問。『妳知道，我是一個醫生，如果妳有什麼不舒服，告訴我，我這兒

有藥……』他在她眼底讀出了疑問，覺得需要解釋清楚。『我真的是個醫生，從小就接受醫藥的訓練，我能處理傷口，治療許多病痛，不過，我承認，我不一定能夠治療妳的傷痛。』

夢寒聽了他最後的一句話，心中就怦然一跳，感到無比的撼動。她抬眼飛快的看了他一眼，一時間，竟不知該如何接口。

她這樣的表情，使他驀然醒覺，自己講得太坦率了，太沒經過思考，或者，她會認爲這是一種冒犯吧！這樣想著，他就有些侷促起來。爲了掩飾這份侷促，他很快的接著說：

『靖萱告訴過妳，有關我的事嗎？』

『不，不多。』

他沈思了一下，就很坦率很從容的說了出來：

『我是在杭州的一個教堂裡長大的，那家教堂名叫聖母堂，由一位英國神父主持。許許多多年來，聖母堂收容各種棄嬰，等於是一個孤兒院。我就是在嬰兒時期，被人棄置在聖母堂門口的。妳看看這個！』他從自己的領口裡，拉出了一塊懸掛在衣服裡面的金牌，讓夢寒看。『當時，我身上就放了這樣一塊金牌，大約是遺棄我的父母，爲我付出的生活費。這金牌上面刻著「雨杭」兩個字，就是我的名字的由來。我的姓，是江神父給的，因爲他的譯名叫江森。妳瞧，

我就是這樣一個來歷不明的人，和曾家顯赫的家世，是八竿子打不著的！』

她非常震動的聽著，十分驚愕和詫異，從來沒想到是這樣。她看看那金牌，發現『雨杭』兩個字是用隸書寫的，字跡娟秀而有力。顯然是先寫了字，再去打造金牌的，是個很精細的飾物。

雨杭把金牌放回了衣領裡面，繼續說：

『我隨身攜帶這塊金牌，只因爲它是唯一屬於我的東西。這麼多年來，我從不想去找尋我的親生父母。有時，我會猜測自己的出身。但是，我無法原諒我的親生父母，生而不育，實在是件很殘忍的事！不管有什麼苦衷，父母都沒有權利遺棄自己的孩子！』

她點了點頭。他再說：

『江神父不止是個神父，他還是個醫生，我從小就跟著江神父，學了醫術。孤兒院請不起別的醫生，孤兒們無論大病小病，發生意外，受了重傷，都是我和江神父來救。嗯……』他神往的看著迴廊外的天空，不勝懷念的說：『說真的，那種日子雖然辛苦，卻是我很快樂的時期！』

她聽得出神了，深深的注視著他。

『我在十五歲那年，遇到了乾爹，他正在杭州經商，大概想做點善事，到聖母堂來參觀，在衆多孤兒中，看中了我，把我收爲義子，又送我去北大學醫，完成了學業，他真是我生命裡的貴

人！我十九歲那年，他第一次把我帶回曾家，待我一如己子，又訓練我經商，參與曾家的家族事業。我也不知道怎麼和他那麼投緣，大概這種「家」的感覺吸引了我，使我那種無根的空虛，有了一些兒安慰。我就經常住到這兒來了。大學畢業以後，乾爹年紀漸長，對我也有了一些倚賴感，把很多的事業都交給我管，這種知遇之恩，使我越陷越深。如今，恩情道義，已經把我層層包裹，使我無法掙脫。雖然，我也常常會因爲這個家庭，跟我的思想做法，相差太遠，而有被窒息的感覺，卻總是沒辦法把他們拋開。我在這個家庭裡，是個很奇怪的人，非主非僕，不上不下，連我自己都無法對我自己下個定義。』他抬起眼睛，很認真的，很懇切的說：『和妳談這麼多，不外乎要妳瞭解，爲什麼當奶奶處罰妳的時候，我沒有立場，也沒有力量幫妳解圍。現在，妳大概有些明白了。』

她注視著他，好久好久，竟無法把眼光從他的臉上移開。他說得那麼坦白，絲毫都不隱藏自己出身的低微，卻耿耿於懷於不曾爲夢寒解圍。他這種『耿耿於懷』使她的心，充滿了悸動。再加上他語氣中的無奈，和他那淒涼的身世，都深深的撼動了她。尤其聽到他說：『非主非僕，不上不下』八個字的時候，她竟有『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』的感覺。他被恩情道義困在曾家，自己被婚姻鎖在曾家，都有相似的悲哀！

他見她默然不語，有一些惶惑。

『我說太多了！』他說：『耽誤妳的事了吧！』

『沒有，沒有，』她慌忙應著，生怕他就這樣離去了，就突然冒了一句話出來：『你結婚了嗎？』

『不，我沒有結婚，』他說：『乾爹一直爲了這個問題和我吵，好多次幫我找對象，逼著我要我成親，大約幫我娶了媳婦，他才會覺得對我盡到親爹般的責任。可是，我不要結婚，我有婚姻恐懼症。』

『爲什麼呢？』

『我總覺得，我無論身在何方，都只是一個「過客」，沒有辦法安定下來。儘管現在人在曾家，隨時也會飄然遠去，我不想再爲自己增加一層束縛。何況，我沒信心，不相信自己能給任何女人帶來幸福！』

『啊！你應該有信心的！』她忍不住輕喊了出來：『你這樣細膩，這樣仁慈，這樣豁達，又這樣真誠……你的深度，你的氣質，你的修養，和你的書卷味……你會是任何一個女人夢寐以求的丈夫啊！』

這些話一口氣從她嘴中衝了出來，幾乎完全沒有經過思考。等她說完了，看到他的眼睛忽然閃出了熾烈的光芒，他的面孔忽然變得無比的生動，她才驀然醒覺自己說得太直率了，就有些驚慌失措起來。

『妳說得真好，』他緊緊的盯著她說：『是我一生聽過的最美妙的話，會讓我像一隻牛一樣，不斷去反芻的！』他說著，忽然間，一個情不自禁，衝口而出：『如果妳是未嫁之身，妳也會這麼說嗎？』

夢寒嚇了一大跳，身子猛然往後一退，臉色發白了。

雨杭頓感失言，後悔得不得了，但，話已出口，再難追回，他的身子就也往後一退，兩人間立刻空出好大的距離。他狼狽的，急促的說了一句：

『對不起，我……我不該這麼問，對不起！』說完，他轉過身子，倉卒的逃走了。

夢寒仍然站在那兒，望著曾家大院裡的重重樓閣，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大震撼裡。

這天晚上，雨杭在他的房中，吹著他的笛子。夢寒在她的房中，聽著那笛聲。靖南躺在床上，呼呼大睡。夜深了，笛聲忽然戛然而止。夢寒傾聽了好一會兒，不聞笛聲再起，她不禁幽幽一嘆，若有所失。她憑窗而立，只見窗外的樓台亭閣，全在一片煙霧朦朧中。她腦中沒來由的浮

起了兩句前人的詞：

『念武陵人遠，煙鎖重樓！』

武陵人遠？誰在武陵？她根本『沒個人堪憶』啊！她茫然了。思想是好奇怪的東西，常常把記憶中的一些字字句句，運輸到妳的面前來，不一定有什麼意義。『念武陵人遠，煙鎖重樓！』沒有意義。『唯有樓前流水，應念我，終日凝眸，凝眸處，從今又添，一段新愁！』當然是更沒有意義了。

一星期以後，雨杭跟著那條泰豐號，到上海做生意去了。靖萱說，雨杭就是這樣跑來跑去的，有時，一去就是大半年。夢寒似乎鬆了口氣，解除了精神上某種危機似的，另一方面，卻不免感到惆悵起來。每次經過水榭，都會佇立半晌，默默的出著神。有時，那兩句詞又會沒來由的往腦子裡鑽：

『念武陵人遠，煙鎖重樓！』

這時，這『武陵人遠』似乎若有所指，只是自己不敢再往下去想。然後，那後面的句子也會浮出心田：

『唯有樓前流水，應念我，終日凝眸，凝眸處，從今又添，一段新愁！』

5

當雨杭再回到曾家來的時候，已經是第二年的春天了。夢寒已是大腹便便，肚子裡懷著曾家的第四代。奶奶不再罰夢寒跪祠堂了，全家除了靖南以外，都是喜孜孜的。靖南反正對夢寒從頭到尾就沒感情，對即將來臨的小生命也沒什麼感覺。可是，家裡其他的人都很興奮，在一片溫馨祥和的氣氛裡，等待著這個小生命的誕生。

雨杭再見到夢寒，眼神依然深邃，眼光依然明亮，眼底依然盛滿了情不自禁的關切。一句溫柔的：『妳好嗎？』竟使夢寒心生酸楚。但是，除此以外，他什麼話都不再多說。以前那份虛無飄渺，若有若無的某種感情，在兩人的刻意隱藏下，似乎已風去無痕了。只是，每當夢寒聽到雨

杭在吹笛子的時候，就會整個人都驚醒著，情不自禁的，全神貫注的去傾聽那悠揚的笛聲。吹的人『若有所訴』，聽的人『若有所悟』。在那重樓深院中，一切就是這樣了。

這年的春天，靖南忙得很，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出門。一到了吃過晚餐，他就坐立不安，找個理由，就溜出去了。然後，一定弄到深更半夜才回家。全家對他的行蹤都心裡有數，就瞞一個奶奶。隨著夢寒的身軀日益沈重，他也就越來越明目張膽，常常夜不歸營了。夢寒對他，早就寒透了心，已經完全放棄了。他不在家的日子她還好過一些，他在家的話，不是挑她這個不對，就是挑她那個不好，弄得她煩不勝煩。因而，她對他的行蹤，乾脆來個不聞不問。可是，靖萱卻憤憤不平，因爲，幾乎全白沙鎮都知道，曾家的少爺，迷上了『吉祥戲院』的一個花旦，名字叫『楊曉蝶』，兩人已經打得火熱。

這些日子的靖萱也很忙，本來每星期去田老師那兒學一次畫，由於老師盛讚靖萱的才華，靖萱也越學越有勁，就變成每星期去兩次。不學畫的日子，她也忙著練畫，生活過得頗爲充實。她看起來神采奕奕，越來越美麗了。夢寒和她非常親近，見到她這樣子綻放著光彩，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，正在緩緩的舒展開它那嬌嫩的花瓣，夢寒就會打心眼裡喜歡起靖萱來。她不禁常想

著，這樣的女孩，不知將來要花落誰家?但願老天垂憐，千萬千萬別配錯了姻緣，像她和靖南這樣，真是人生最大的悲劇！

轉眼間，端午節過去了。天氣驟然的熱了。夢寒的預產期在六月中旬，五月間，身子已十分不便。曾家早就把奶媽和產婆都請在家裡備用。奶奶整天拿著字典取名字，取了幾十個名字，在那兒左挑右選。

這天，大概天氣太熱了，夢寒從早上起來就不大舒服。雨杭看她臉色不好，忍不住叮囑了一句：

『有什麼不舒服，要說話啊，別忍著！現在不是妳一個人的身子，是兩個人呢！』

夢寒輕飄飄的笑了笑，心裡浮蕩著悲哀。肚子裡的骨肉帶給她一種神奇的感覺，母性的愛，幾乎從知道懷孕那一天就開始了。可是，她有時難免會難過起來，這個小生命，她並不是因爲愛而產生的，她只是因爲一個自私的男人，行使『夫權』而產生的。由此，她會常常陷入沈思，不知道中國的女性，在這種『亂點鴛鴦譜』的『媒妁婚姻』下，是不是都像她一樣，淪爲生兒育女的一部『機器』？

這晚，晚餐剛剛吃完，靖南又準備出門了，換上一件簇新的長衫，對著鏡子，他不停的梳著

他的頭髮，把頭髮梳得亮亮的。夢寒冷冷的看著他，連他回不回來睡覺都懶得問。靖南把自己拾掇好了，正要出門去，靖萱捧了一碗補藥進門來，一見到靖南要出去，就本能的說了一句：

「你又要出去呀？」

「唔！」靖南哼了一聲。

「那你什麼時候回來？」靖萱又問，語氣不太好。「怎麼不在家裡陪陪嫂嫂呢？她今天不大舒服呢！」

靖南見靖萱有阻止他出門的意思，就不耐煩起來。

「妳管那麼多！我今天有個重要的應酬，要和人談談生意！」

「哦！」靖萱把藥碗往桌子上一放，大眼睛直直的瞪著靖南：「你去談生意，太陽不是打西邊出來了嗎？找藉口，你也該找一個有一點說服力的。正經點說，你就是去吉祥戲院抓蝴蝶去！」

「妳說什麼？妳說什麼？」靖南吼到她臉上去了：「我幹什麼去，輪得到妳來說話嗎？什麼叫抓蝴蝶？妳給我說說清楚！」

「你不是趕著出門嗎？那你就快走吧！」夢寒說，怕他和靖萱吵起來。

「怪不得上次奶奶一直問東問西的盤問我，我看，就是妳這個丫頭在我背後嚼舌根！妳怎麼知道楊曉蝶的，妳說！說啊！」

「你問我，問問你自己吧！」靖萱憤憤不平的說：「全家上上下下，除了一個奶奶不知道以外，誰都知道了！你每天到吉祥戲院去報到，你以爲大昌大盛是啞巴？你以爲全白沙鎮的人都是瞎子嗎？大家都在閒言閒語了，你還在這兒兇！你就會對我兇，就會對嫂嫂兇，你專揀軟的欺負……你太沒良心了！」

「妳敢罵我？妳這個死丫頭，跟著夢寒學，學得也這樣利嘴利舌！」靖南用力的一拍桌子，那碗剛熬好的藥就在桌上跳了跳，藥汁都潑灑了出來。靖萱慌忙撲過去端起那碗藥，急喊著：

「你看你，藥都給你灑掉了！」

靖南索性一巴掌把碗打碎在地上。

「啊！」靖萱跺著腳大叫：「你莫名其妙！神經病！蠻不講理……」

「妳還說！妳敢！」靖南舉起手來，想給靖萱一耳光，幸好靖萱閃得快，沒被他打到。靖南不服氣，衝過去還要打，靖萱見他其勢汹汹，有些害怕了，繞著桌子跑，靖南就繞著桌子追。

「好了好了！」夢寒挺著大肚子，走過來想攔阻靖南。「你要幹什麼你就幹什麼去，別找靖

萱的麻煩了！」

靖南追到了靖萱，氣得不得了，提起腳來，對著靖萱的屁股一腳踹了過去。事有湊巧，夢寒剛好走過來攔阻，這一腳就不偏不倚的踹在夢寒的肚子上。夢寒這一痛，真是痛徹心肺，嘴裡大叫了一聲「哎喲」，一個顛躓，又不巧踩到了地上的碎片，再度一滑，整個身子就撲跌在地。

「嫂嫂！嫂嫂！」靖萱嚇得魂飛魄散，奔了過去，撲跪於地，急忙抱住夢寒的頭，眼淚都快掉下來了：「嫂嫂！妳怎樣了？妳跟我說話……妳別嚇我！妳怎麼樣了……妳說呀……」

夢寒痛得臉色慘白，豆大的汗珠從額上滾落。她勉力忍著痛，還試圖安慰靖萱。

「我……我……我沒事……妳妳……妳別慌……」

靖南也嚇住了，低頭看了一眼，見夢寒還能和靖萱對話，料想沒有大礙。心裡記掛著楊曉蝶，生怕被絆住就出不去了，身子就往門邊退去。

「家裡不是有產婆嗎？請她過來瞧瞧就是了！何況還有個名醫江雨杭，什麼疑難雜症都會治！」

他一面喊著，一面就奪門而去。靖萱不敢相信的回頭看，大喊著：

「你別跑呀！你好歹把她抱上床去呀！哥……」

靖南已跑得無影無蹤了。靖萱想起身去追，又不放心夢寒，看到夢寒的臉色越來越白，心裡怕得要命。眼淚水開始滴滴答答的往下掉。

『都是我害妳的，我幹嘛要跟他吵？都是我的錯，妳……妳……』

夢寒伸出手來，推了推靖萱，掙扎著說：

『去……去叫人來幫忙……去叫慈媽……去叫產婆……去，快去……我不行了……我想，孩子，孩子……要生了……』

『要……要……要生了？』靖萱面無人色：『不是下個月才要生嗎？』

『去……快去……』夢寒費力的喘著氣：『我撐不住了……』她驟然爆發了一聲痛苦的狂叫：『啊……』

靖萱沒命的往外飛奔，嘴裡尖聲的大叫著：

『奶奶！娘！慈媽……快來呀……嫂嫂要生了！快來呀……』

對夢寒來說，那一夜好像永遠永遠都過不完。

時間好緩慢好緩慢的流過去。每一分，每一秒，都在凌遲著她，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痛。

痛楚已經弄不清是從什麼地方開始，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才能終止？痛的感覺，把所有其他的感覺都淹沒了。全身四肢百骸，幾乎無處不痛，連頭髮指甲都在痛。她知道，一個有修養的產婦不能叫，她咬著牙，不叫，不叫……可是，汗與淚齊下，呼吸都幾乎要停止了……她心裡有個朦朦朧朧的意識，她要死了，她要死了……她也寧願死去，立刻死去，以結束這種撕裂般的，無休無止的痛！

眼前一直有很多張面孔在晃動，這些面孔，像是浸在水霧裡，那麼模模糊糊的，飄飄蕩蕩的，隱隱約約的。她依稀看到慈媽，看到奶奶，看到產婆，看到文秀，看到靖萱……還看到她早已死去的親娘。這些人在她眼前，像走馬燈似的不停的轉，是浸在水裡的走馬燈……每一個轉動裡都帶著漣漪，向周圍擴散，擴散，擴散，擴散……她覺得，自己所有的意識，都快要擴散到無窮大，擴散到無窮遠，擴散到無影無痕了。她已經痛得連思想都會痛了，她不知道怎樣能夠終止這種痛，只希望一切趕快結束，啊，她寧可死去！這樣想著，她就暈厥了過去，所有的意識和思想都飄往了天空，她的身子似乎騰空而去，痛楚也跟著消失。『死亡的滋味真好！』她朦朧的想著，但是，驀然間，那撕裂般的痛楚又翻天覆地般的襲來，她被這強烈的痛楚又拉回到這個世界，感到有人在喊她的名字，有人在用冷水潑她的臉，有人在掐她的人中，有人在她嘴裡塞著人

參片……而她肚子裡的那條小生命，正掙扎著要來到這個世界，但，他來不了，他掙不出那孱弱的母體……可憐的孩子啊！她在痛楚中無聲的吶喊著；你的娘對不起你，實在是無能爲力了……我放棄了！放棄了！天啊！讓我死去吧！讓我立刻死去吧！

就在這樣的吶喊，佔據了她全部意識的時候，她忽然感到有一雙有力的手，托起了她的頭，有一對深邃的眸子，直透視到她的靈魂深處，有一個熟悉的，强而有力的聲音，在她耳邊喊著：

『夢寒！妳醒過來！看著我！聽到了嗎？妳，看著我！看著我！』

這樣强大的呼喚是不容抗拒的。她勉强的睜大眼睛，勉强的集中意識，於是，她驚愕的看到雨杭的臉孔和雨杭的眼睛！這是不可能的，她模糊的想著，雨杭是不能進產房的！曾家的規矩裡，絶不允許男人進產房的！如果真的是雨杭，那麼，她的生命，一定已經到了最後關頭。

夢寒那模糊的思想確實沒有錯。

當雨杭進產房之前，產房裡的一大堆女人，已經全部失去了主張。夢寒暈過去又醒過來，折騰了無數次，一次比一次衰弱，孩子始終是頭上腳下，轉不過來。雨杭不能進產房，一直在門外指導產婆接生，急得冷汗涔涔。夢寒不敢叫，只是悶著聲音呻吟，每一下呻吟都撕碎了他的心。

最後，產婆投降了，對奶奶一跪，慌亂無比的說：

『老夫人！我沒有辦法了！只怕大人小孩，都保不住了！你們趕快另請大夫吧！我什麼辦法都沒有了……』

雨杭忍無可忍，在門外大喊：

『奶奶！此時此刻，你們還要避諱嗎？讓我進來幫助她！我好歹是個醫生呀！產婆不可以走，得留在這兒幫我……你們再延誤下去，真要讓他們母子都送命嗎？』

如此危急，奶奶才讓雨杭進了產房。

雨杭進來的時候，夢寒已經奄奄一息了。她的臉色，比床上的被單還要白，汗水已濕透了頭髮和枕頭，嘴唇全被牙齒咬破了，整個人已失去了意識，氣若游絲。雨杭一看到她這個樣子，心裡就顫抖痙攣了起來。他不能讓她死！他不能讓她死！他不能讓她死……他瘋狂般的想著。看到她生命垂危，他所有積壓的感情，全像火山爆發般在心中迸裂。什麼顧忌都顧不得了。

『聽著！夢寒，』他喊著：『妳不可以暈過去，不可以睡著，不可以放棄，妳聽到了嗎？我來幫妳了，信任我，我要保住妳，也要保住妳的孩子，可是，妳也要使出妳所有的力氣，來幫助我！妳聽到沒有？聽到沒有？』他拍著她的面頰，用全力對她吼著：『我不允許妳放棄，妳聽到沒有？聽到沒有？回答我！』他命令的。

「聽……聽……聽到了……」她的聲音，輕如游絲，但是，確實是她自己的聲音。她睜開眼睛，努力的看著他，她不要讓他失望，全世界，只有這樣一個人，她不能讓他失望……於是，她開始用力，又用力……

「對了！再一次！再一次！」雨杭喊著，覺得自己比她還痛。「妳儘管叫出來，不要忍痛，妳叫吧！叫出來吧！」

她叫了，但是，聲音是沙啞的，無聲的，喉中又乾又澀。她又快暈倒了。

「不許暈過去！」他喊著，在她嘴中又塞進一片人參。「妳必須清醒著才能用力！夢寒，好夢寒……支持下去！用力！孩子的頭已經快要轉過來了！不許閉眼睛，不許暈過去！」

這樣強而有力的命令是不能違背的。她努力大睜著眼睛，不讓自己失去意識。努力按照他的吩咐，一遍又一遍的去做。

整整一夜，痛楚週而復始，翻江搗海般的湧上來，但是，那強而有力的聲音，始終在她耳邊響著。一聲聲的鼓勵，一句句的命令：

「不可以放棄，不可以睡著，不可以暈倒，不可以鬆懈……聽到了嗎？妳的生命不是妳一個人的，妳沒有權利放棄，懂嗎？聽到了嗎？聽到了嗎？……」

不敢不回答這樣有力的聲音，不敢不順從這樣有力的命令，她聽到自己一直在說：

『聽到了，聽到了……聽到了……聽到了……』

這樣拖到天快亮的時候，一聲兒啼終於劃破了穹蒼，夢寒那未足月的女兒書晴，終於終於出生了。這孩子差一點奪去了夢寒的性命，帶來的卻是嶄新的喜悅。夢寒含淚的看了一眼書晴，再含淚的看了一眼雨杭，就失去了所有的力量，虛脱的暈死過去了。

『怎麼辦？怎麼辦？』慈媽驚慌的對雨杭喊：『她又厥過去了！』

雨杭撲到床邊來，翻開她的眼皮，察看她的瞳仁，再急切的拿出聽筒，聽她心臟的跳躍聲。當他聽到那顆飽受摧殘的心臟，發出沈穩的，規律的躍動聲時，他的眼中竟在一刹那間被淚水所充斥了。抬起頭來，他對著慈媽微笑起來。

『她會好的！』他輕聲的說，鼻子有些塞塞的：『我們差一點失去了她！但是，她總算熬過去了！她會好的，她是我見過的人裡，最勇敢最堅強的一個，這樣的女子，蒼天會眷顧她的！』

是嗎？蒼天真的會眷顧夢寒嗎？

當夢寒在生死邊緣上掙扎的時候，靖南正在楊曉蝶的香閨裡胡天胡地。戲散場的時候已經是

午夜了，他當然不肯就這樣回家，帶著大昌大盛，他就到了曉蝶的家裡。叫人去買了酒菜，他就和曉蝶膩在一塊兒，喝酒取樂。對於夢寒，他壓根兒就没有放在心上，不過是摔了一跤，怎麼可能有事呢？他放心得很，不放心的，是曉蝶那顆飄浮的心。

就喜歡曉蝶的輕狂，就喜歡曉蝶的放浪，就喜歡她那幾分邪氣，和她那特殊的嫵媚。靖南在曉蝶那兒喝得醉醺醺，樂不思蜀。真不知道，世間有如此美妙的女子，怎麼家裡就有本領給找來一個木頭美人？

這晚是注定有事的。

原來，這楊曉蝶是屬於一個戲班子，到處巡迴著表演，最近才在白沙鎮落腳。本來也只預備停留個一兩個月，不料在白沙鎮卻大受歡迎，就和吉祥戲院簽了個長約，在這兒『駐演』起來了。等到靖南迷戀上曉蝶以後，吉祥戲院的生意更好了，靖南是大把大把的鈔票往這兒送。把那個潘老闆樂得嘴都闔不攏。可是，那楊曉蝶豈是等閒人物，在江湖上混了這麼多年，早已見多識廣。對靖南這樣的公子哥兒，更是瞭如指掌。她明知這是一條大魚，卻釣得有些礙手礙腳。原來，曉蝶自幼和班子裡的一個武小生，名叫方曉東的，青梅竹馬，早就郎有情妹有意，暗地裡是一對小夫妻了。這方曉東對曉蝶，是非常認真的，看見靖南天天來報到，他不禁妒火中燒，和曉

蝶也吵過鬧過，奈何曉蝶見靖南腰裡多金，出手闊氣，人又長得白白淨淨，一表人材，竟有些假戲真做起來。這，使得那個方曉東更加怒不可遏了。

這晚，方曉東決定不讓自己袖手旁觀了。當靖南正在和那曉蝶卿卿我我的時候，方曉東帶著幾個兄弟，殺進門來了。靖南已經喝得半醉，見曉東其勢洶洶的衝進來，心中有氣，大罵著說：

『什麼東西？沒看到你大爺正在喝酒嗎？撞進來找打是不是？』

方曉東不理他，逕自對曉蝶說：

『妳告訴這個呆子，妳是我什麼人？把這場莫名其妙的戲，給我結束掉！』他回頭對靖南說：『戲唱完了，散場了，你也可以走了！』

『混蛋！』靖南破口大罵：『吉祥戲院上上下下，誰不知道曉蝶是我的人？你這樣攪我的局，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？大昌大盛，給我打！』

大昌大盛奉命而上，但，曉東早就有備而來，幾個兄弟一擁而上，雙方立刻就大打出手。這一交手，靖南就吃了大虧，那方曉東是個武小生，自幼練武，早就練成一身好功夫。抓著靖南，他毫不留情的拳打腳踢，把靖南打得遍體鱗傷。如果靖南識時務，知道見風轉舵，或者還不會那麼慘。偏偏靖南是個不肯吃虧的人，平常在家裡是個王，那裡肯受這樣的氣？嘴裡就大呼小叫的

喊個沒停：

『你這個王八蛋！我馬上讓潘老闆炒你的魷魚！你給我滾蛋！以後你沒得混了……曉蝶早就是我的人了，你少在那兒自作多情，曉蝶那一個眼睛看得上你這個沒出息的東西……她每一分，每一寸都是我曾靖南的了……』

方曉東氣極了，隨手拿起一個大花瓶，對著靖南的腦袋，重重的敲了下去。

當書晴剛剛出世，夢寒好不容易度過了危險，終於沈沈睡去的時候，靖南卻被人抬回來了。別提曾家有多麼混亂了。一屋子的人，全擠在大廳裡，圍著靖南，哭的哭，叫的叫。雨杭這天是注定不能休息的，從產房裡出來，還來不及洗一把臉，就又拎著他的醫藥箱，撲奔大廳。看到一身是血的靖南，不禁嚇了一跳。慌忙撲過去檢查，靖南已經人事不知，額上一個碗大的傷口，血流如注。雨杭先看瞳孔，再數脈搏，他趕緊安慰著眾人：

『別慌！別慌！他失血很多，但還不至於有生命危險……我們先把他抬到床上去躺著，大家趕快去準備熱水毛巾紗布繃帶！』

奶奶勉強維持著鎮定，重重的吸了口氣，嚴肅的說：

『曾家的子孫，有上天庇佑，他會逢凶化吉的！把他抬到我房裡去，雨杭！我信任你的醫術，夢寒難產，你都有辦法救過來，這點兒外傷，應該難不了你！我把他交給你了！』

『我盡力！奶奶！』雨杭說。

整個早上，大家圍繞著靖南。雨杭縫合了他的傷口，打了消炎針，止住了血，也包紮好了傷口。該做的都做了。靖南一直昏昏沉沉的，偶然會呻吟兩聲。等到傷口完全處理好了，雨杭累得已快厥倒，靖南卻安安靜靜的睡著了。

當靖南清醒過來的時候，是那天的下午了。全家沒有一個人去休息，依然圍繞在他床前，他醒來睜眼一看，那麼多人圍著他，那麼多雙眼睛瞪著他，他一時弄不清楚狀況，就錯愕的說了一句：

『你們大家在看什麼西洋鏡？』

『你被人打破了頭，你還不知道嗎？』文秀一聽他能開口說話，眼淚就掉下來了：『快把全家人的魂都嚇得沒有了，你還在說些怪話！』

『被人打破了頭……』靖南眼珠轉了轉，忽然想起來了，身子猛的往上一抬，嘴裡緊張的大喊著：『曉蝶！曉蝶在那兒？快給我把曉蝶找來，免得被那個方曉東給霸佔了……』這樣一抬身

子，才發現自己頭痛欲裂，不禁又大叫一聲『哎喲』，就跌回床上去。

『別動別動呀……』一屋子的人都喊著：『你頭上有傷口啊！』

只有奶奶沒有叫，她深深的看著靖南。眼底湧現的，不再是憐惜，而是忍耐。她嗓音低沈的，有力的說：

『你沒有曉蝶，你只有夢寒！現在，你已經做爹了！夢寒爲了你，九死一生，差一點送了命！以後，全家會看著你，你把你那顆放蕩的心，收回來吧！我不許你再胡鬧了！』

靖南的頭往後一仰，眼睛一閉，嘔氣的說了句：

『死掉算了！』

雨杭心中一沈，再也看不下去，掉頭就走到屋外去了。

6

一個月過去了。

靖南的傷已經完全好了，但是，他的情緒卻非常低落。

這天，他對著鏡子，研究著自己額上的疤痕。那疤痕顏色又深，形狀又不規則，像一條蜈蚣似的躺在他的額頭上，說有多難看，就有多難看。他用梳子，把頭髮梳下來，遮來遮去，也遮不住那個疤痕。他又找來一頂泥帽，戴來戴去，覺得十分不習慣。他越看越氣，越弄越煩。偏偏夢寒、慈媽、加上一個奶媽全在對付小書晴。那個瘦瘦小小，軟軟綿綿的小東西真是威力驚人，在那兒『咕哇，咕哇』的哭個不停。三個女人圍著她團團轉，一會兒這個抱，一會兒那個抱……滿

屋子就是嬰兒的啼哭聲，和三個女人哄孩子的聲音。靖南一陣心煩意躁，奔上前去，一把拉住夢寒說：

『好了好了，妳別一雙眼睛儘盯著孩子看，妳也過來看看我，關心關心我行不行？』他指著額上的疤：『妳看看這個疤，要怎麼辦嘛？』

夢寒對那個疤痕看了一眼，整顆心都懸掛在小書晴的身上，匆匆的說：

『疤就是疤，誰都沒辦法的，時間久了，自然會消淡一些的，不要那麼在乎它就好了！你讓我去看看孩子吧……她今天一直哭，不知道那兒不舒服，她這麼小，又不會說話，真急死人！』

說著，她就要往孩子那兒走去。

『孩子孩子！』靖南忽然發起脾氣來，攥住夢寒，不讓她走開，大聲嚷：『妳看妳對我一點兒耐煩心都沒有，從前妳眼裡就沒有我，現在有了孩子，我看妳更是連我死活都不顧了！』

夢寒又急又氣又驚訝，自從他受傷回來，因爲她也在坐月子，沒有精神去跟他嘔氣，關於他在外面的風流帳，她就不聞不問。但是，她總覺得，他好歹應該有一點歉意。就算沒有，對新出世的嬰兒，也總應該有一點關懷和愛意，如果這些都沒有，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？她抬眼看了看他，心裡實在有氣，就用力推開了他，說：

『你想找人吵架是不是？對不起，我没工夫陪你！』

『我非要妳陪不可！』靖南居然撒起賴來：『要不然我娶老婆幹什麼？這一個月，都快把我憋死了，被奶奶看得牢牢的，那兒都不能去！一定是妳和靖萱在奶奶面前說了我什麼，才害得我出不了門！』

『你少無聊了！』夢寒壓抑著心中的怒氣。『誰有耐煩心去奶奶那兒告狀，你自己驚天動地的打了架回家，你以爲還瞞得住奶奶嗎？你現在不要因爲見不到想見的人，就在這兒找我的麻煩！你明知道全家没有一個人會在乎你額上那個疤長得什麼樣子，你那樣耿耿於懷，只是怕某人會嫌你醜了……』

『某人！什麼某人，妳說說清楚！』靖南大叫了起來。

『全家都知道的那個人，楊曉蝶！』

『哈！』靖南怪叫：『原來妳也會吃醋啊，打從秋桐牌位進祠堂開始，我就覺得妳奇奇怪怪，還以爲妳是女聖人呢！原來，死人妳容得下，活人妳就容不下了！』

夢寒吸了口氣，勉强平靜了一下，冷冷的說：

『你想出去，你就出去吧！我不會攔你，也不會去告訴奶奶，你愛幹什麼幹什麼，只要別妨

礙我照顧女兒就行了，你請便吧！』

『好好好！』他對著奶媽和慈媽說：『妳們都聽見了，是她趕我出去的！奶奶問起來，妳們別出賣我！否則，我把妳們兩個統統解僱！』

說完，他就轉過身子，拂袖而去。走到門口，又折回來，把梳妝台上的那頂帽子，拿了出去。

夢寒這才能過去看書晴，此時，書晴已停止了啼哭，用一對烏黑的眼睛，瞅著夢寒，夢寒把她緊緊的擁在胸前，心底，湧起了無盡的悲哀。

這天的靖南，很成功的溜出了曾家大院。他受了一次教訓，學了一次乖，也知道要保護自己，他帶了阿威阿亮等四個最會打架的家丁一起出去。他們逗留到深夜才回來。靖南這些日子，因爲夢寒坐月子，他又在養傷，就搬到了書房裡睡。他半夜回來，沒有再去打擾夢寒，摸黑回到自己的書房，悄悄的睡下，也沒有驚動家裡任何一個人。幸好奶奶這天有點感冒，提早上了床，不曾問起靖南。因而，家中除了那幾個家丁以外，誰都不知道靖南在這天闖下了大禍。直到一星期後，雨杭才得到消息，氣極敗壞的來找靖南。

把靖南推進了他的書房，他劈頭就問：

『你幾天前在吉祥戲院，砸了人家的戲院是不是？』

『這……』靖南做出一股無辜相。『我不是給了他們錢嗎？砸壞的東西我都賠了，那個潘老闆還有什麼好抱怨的？』

『有什麼好抱怨的？』雨杭生氣的大吼：『你還做了什麼事？你自己說說！你把那個方曉東怎樣了？』

『別嚷！別嚷！』靖南小聲說：『給奶奶知道又要禁我的足了！方曉東啊……誰教他闖到我手上來呢？上次他打了我，你也不幫我報仇，一天到晚要我息事寧人，害我破了相！我不過是把他欠我的討回來而已！怎麼？只許人家打我，就不許我打回去嗎？』

『人家只是打破了你的頭，可你把人家怎樣了？』雨杭大聲問。

『怎樣怎樣？』靖南的聲音也大了起來：『他破了我的相，我也破了他的相！如此而已！一報還一報嘛！』

『你……』雨杭氣得發抖：『你豈止破了人家的相？你根本毀了人家的容！這還不說，你還打瞎人家一隻眼睛！』他揪住他胸前的衣服：『你怎麼這麼狠心呢？人家是唱戲的，靠臉皮吃飯

啊……你毀了人家的臉，又打瞎了人家的眼睛，就等於要了他的命啊！』

靖南呆了呆，怔住了，半晌，才睜大眼睛說：

『沒那麼嚴重吧？你不要危言聳聽！這是不可能的！』

『什麼不可能，我已經去過吉祥戲院了，每一個人都說，就是你讓阿威阿亮死命往人家臉上踹，這才打得那麼嚴重！乾爹已經問過阿威他們，大家都承認了！你還想賴！』

『你告訴了爹？』靖南生氣的嚷：『你不幫我遮掩，還去告訴爹，一會兒又要鬧到全家都知道了！慘了慘了！奶奶準會把我關起來，我慘了！』

靖南話剛說完，牧白的聲音已經接了口，他大步的走進來，臉色鐵青：

『不是他告訴我的，是石廳長告訴我的！這事已經驚動了警察廳，你搞不好就有牢獄之災了！此時此刻，你不關心把人家傷得怎樣，只關心你自己還能不能出去風流！我們曾家，是忠義傳家啊！怎麼會出了你這樣一個兒子？我連死後，都無法去見曾家的祖宗！』

『驚動了警察廳？』這句話靖南可聽進去了：『怎麼？』他瞪大眼問：『那個方曉東居然告到警察廳去了？』

『人家可沒有告，如果告了，我們還可以公事公辦！現在沒告才可怕！』雨杭說：『警察廳

會知道，是因爲知道的人太多了，那吉祥戲院又不是爲你一個人開的，現在門也關了，生意也不能做了，戲也無法唱了……你以爲整個戲班子的人能袖手旁觀嗎？方曉東的哥兒們能嚥下這口氣嗎？』

『那……』靖南覺得事態有些嚴重了，用手抓了抓頭說：『那要怎麼辦呢？』他看著雨杭：『你快去想辦法，讓那個潘老闆趕快開門做生意，武小生多的是，再找一個來不就成了？要不然唱唱文戲也可以呀，幹嘛弄得戲院關門呢？這樣吧……』他轉身就往門外走：『我自己跟他說去！』

『你不許出去！』牧白把房門一關，對靖南疾言厲色的說：『你就不怕別人再找你報仇嗎？你要了人家一隻眼睛，人家可以要你一雙眼睛！』

靖南機伶伶的打了個冷戰，猛的嚥了口氣。

『那……』他的聲音真的軟了：『爹，你要想法子救我呀！你們兩個肯定有法子的……對了，對了，用錢吧！給那方曉東一筆醫藥費，把這件事給擺平吧！我不會那麼倒楣，再碰到一個不要錢的！』

牧白聽了這話，真是又氣又恨又無奈。他看了一眼雨杭，眼裡帶著詢問之意。雨杭狠狠的瞪

了靖南一眼，說：

『我已經去打聽過了，據方曉東的哥兒們說，方曉東知道自己的眼睛失明以後，就不言不語，不吃不喝，然後，就離開醫院走了，目前人已經失蹤了！誰都不知道他的下落！』

靖南怔了半天，然後跌坐在椅子上，吐出一口氣來說：

『唉！你也厚道一點嘛！這個結果早說嘛，白白嚇出我一頭冷汗！』

『你這個冷汗沒白出，他人不見了，你才應該擔心呢！』雨杭說。

『擔……什麼心？』靖南面容僵了僵。『他不見啦，失蹤啦……八成也是畏罪逃跑了，我想這樣吧，咱們先去告他一狀，總之，是他先打破我的頭呀！這叫先下手爲強，怎麼樣？』

『停止吧！』牧白悲痛的看著靖南：『停止這種仗勢欺人的行徑吧！爲你剛出世的孩子積一點德吧！你奪人之妻，又廢了人家的眼睛，你還要告人家……你於心何忍？』

『什麼奪人之妻？』靖南的臉漲紅了：『那楊曉蝶是我的人，和我是海誓山盟的，爹，你得幫我把她弄進門來……』

話還沒有說完，雨杭一怒，放開了靖南，轉身就走。嘴裡說：

『乾爹，你家的事我真的不管了，我無能爲力！我上船去，還是去幫你做生意比管你的家務

事要好些！』

牧白伸手，一把抓住了雨杭，幾乎是哀懇的說：

『你別走，你別走！你說說看，要怎麼辦？』他轉頭怒視靖南，聲音轉爲嚴厲：『你能不能安靜兩分鐘，聽聽雨杭的！』

靖南不大服氣的嘟著嘴，不說話了。

雨杭無奈的轉了回來，定定的看了靖南好一會兒，嘆口氣說：

『現在，最要緊的事，就是要和那個楊曉蝶徹底斷掉！絕對不能再去了！吉祥戲院那兒，我們只有花錢了事，戲班子裡的人，我會一個個去擺平，讓他們先開張營業。然後，放出各種風聲，說我們要和方曉東和解，假如有了回音，能夠找到方曉東，咱們馬上下帖子，邀請鎮上梨園中人，甚至由曾氏族長出面斡旋，擺酒道歉。並且提供一個好的工作機會給方曉東，讓他的後半生不至於走投無路，這樣，或者可以化解這場紛爭。怎樣？要不要照辦呢？』

『有這麼嚴重嗎？』靖南懷疑的問。

『有這麼嚴重！』牧白說：『從今天起，你給我安安靜靜在家裡待上一陣子，等這件事解決了，你才許出門！』

『還有一句話，』雨杭盯著靖南：『家有賢妻，你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！把外面的花花草草，就此一刀砍了吧！』

靖南一肚子的不服氣，但是，看到牧白和雨杭都是滿臉的沈重，心裡嘀咕著，嘴裡卻不敢再說什麼了。

靖南在家裡果然安靜了好一段日子。

他搬回到夢寒房裡睡，每天哼哼唧唧，貓不是狗不是，什麼都看不對眼。夢寒已經學會一套自保的辦法，和他來個相應不理，只求耳根清靜。她把絕大部份的時間，都放在書晴身上，這使靖南更加不滿，說夢寒是個『渾身沒有一點女人味』的『木頭人』，然後就唉聲嘆氣，怪天怪地怪命運，怪爹怪娘怪奶奶，給他娶了這樣一房『不解風情』的媳婦！怪完了，他就用手枕著腦袋，看著窗外的天空出神，想念著他那個『風情萬種』的蝴蝶兒。

兩個月過去了。一切都風平浪靜。吉祥戲院在雨杭的安撫和資助下，又大張旗鼓的營業了，生意照樣興隆。楊曉蝶依舊是吉祥戲院的台柱，艷名四播，場場爆滿。那方曉東一直沒有蹤影，大家似乎也把他遺忘了。靖南的人，雖然沒有出門，對吉祥戲院的種種，自然有親信來報告，所

以，也瞭解得很。聽說那楊曉蝶又有好幾個王孫公子在『捧場』，他就著急得不得了。恨不得插翅飛到吉祥戲院去。

這樣苦苦熬了兩個月，他終於熬不住了，串通了阿威阿亮，偷溜出去了兩次，都是戲一散場就回家，不敢在外面多事逗留。那楊曉蝶見了他，就對他發嗲撒嬌，百般不依的，說他沒良心，把她給忘了。弄得他心癢難搔。但是，心裡還是有些害怕，不敢去曉蝶的香閨，早早的回來了。居然也沒有碰到任何事情。平平安安的出門，平平安安的回家。因而，他對雨杭的警告，大大的懷疑起來。本來就不喜歡雨杭，現在，對雨杭更是不滿極了。他對夢寒說：

『雨杭這個人有問題，表面上是幫我，我看，他根本是和爹串通好了，把我給困在家裡……』他的眼睛瞪圓了，突然想了起來：『搞不好妳也有份，怪不得雨杭說什麼「家有賢妻」的話……對了對了，就是這樣，我中了你們的詭計了！那個方曉東被我這樣一頓打，那裡還敢再出現，早就嚇破了膽，找個地方躲起來了，永遠都不會出現了！』

聽了他這樣的話，夢寒實在沒有辦法裝出笑臉來搭理他。轉過身子，她就去奶媽那兒找書晴了。靖南看著她的背影，氣得牙癢癢的。

『神氣個什麼勁兒？不過是唸過幾本書嘛！這女子無才便是德，實在是至理名言！』

這晚，他喝了酒，喝得醉醺醺的。所有的顧忌和害怕都忘了，一心只想去找他的楊曉蝶。半夜三更，他偷偷的從後門溜了出去，身邊居然一個人都沒有帶。提著一盞燈籠，他一邊搖搖晃晃的走著，一邊唱著二簧平板：

「在頭上除下來沿氈帽，身上露出滾龍袍，叫一聲大姐來觀寶，你看我頭上也是龍，身上也是龍，前面也是龍，後面也是龍，渾身上下是九條龍啊！五爪的金龍！」

他那句五爪的金龍才唱完，眼前有個黑影子一晃，他怔了怔，站住了，回過頭去，四下裡張望著，嘴裡咕噥著說：

「什麼人在這兒妨礙你大爺的興致……」

「方曉東！」

一個聲音冷冷的接口，接著，就是一把利刃，直刺進靖南的胸口，他張口想喊，第二刀又刺進了他的喉嚨。他倒了下去。當第三刀，第四刀，第五刀……刀刀往他身體裡刺去時，他早就嚥了氣。他一共被刺了十七刀。那方曉東刺殺了他之後，並沒有逃走，他帶著刀，去警察廳投了案，把刺殺經過，招認得清清楚楚。他在曾家門外，已經足足埋伏了兩個半月。

那年十月初三，秋風乍起，天空中，飄著濛濛細雨。曾家在這一天，葬了靖南。根據曾家的規矩，紅事白事，都要從那七道牌坊下面經過，所以，盛大的喪葬隊伍，舉著白幡白旗，撒著紙錢，扶著靈柩，吹奏著哀苦的音樂……一直穿過牌坊，走往曾家的祖墳。白沙鎮的人，又趕來看熱鬧。

夢寒一身縞素，懷抱著才五個月大的書晴，往前一步一步的邁著步子，每一步都像有幾千幾萬斤重。她悽苦的走著，茫然的走著，猶記得上次通過這牌坊時的種種種種。她嫁到曾家來，短短的一年多時間，前面有『秋桐事件』，後面有『曉蝶事件』，婚姻中，幾乎不曾有過歡樂和甜蜜，如今，靖南竟這樣走了，連以後的遠景都沒有了。她的眼光，直直的看著前面，七道牌坊巍然聳立，像是七重厚重的石門，又像是七重厚重的詛咒，正緊緊的壓迫在她的身上和心上。

群衆議論紛紛。小小聲的談論著今日的寡婦，就是去年的新娘。大家對於紅白相沖的事，記憶猶新。這種詛咒，居然應驗，大家就不能不對老天爺肅然起敬。個個都表情凝重，面帶畏懼的看著曾家的人，送走他們僅有的一脈香煙。從此，曾家就沒有男丁了。

卓家的人，也在送葬的隊伍中，懷著無限的悲哀和懺悔，跟在隊伍後面哀哀哭泣。他們不是爲靖南哭，他們爲夢寒哭。在他們那簡單的思想裡，深深以爲，都是當日的燒花轎，才造成今日

的悲劇，認爲那方曉東不是兇手，他們才是兇手。對於當日的一語成讖，他們簡直不知道要怎樣悔罪才好。

雨杭也在隊伍裡，他悲痛而機械化的走著，眼光不由自主的看著走在前面，披麻戴孝的夢寒，他依稀看到一身紅衣的夢寒。那天，有一陣奇怪的風，吹走了夢寒的喜帕……那天，發生了許許多多的事，那天以後，也發生了許許多多的事，而現在，僅僅一年零三個月，夢寒，從曾家的新娘，變成了曾家的寡婦。世間，怎有如此苦命的女子？

奶奶，被牧白和文秀攙扶著，一步一個顛躓，一步一個踉蹌，淚，糊滿了她那遍是皺紋的臉。牧白和文秀更是淚不可止，白髮人送黑髮人，情何以堪？三個老人，步履蹣跚，彼此扶持，隨著那白幡白旗，走在那蕭颯的秋風秋雨之中，真是一幅人間最悲慘的圖畫。

白沙鎮的人，都忘不掉曾家的婚禮。白沙鎮的人，更忘不掉曾家的喪禮。

7



時間，很緩慢很緩慢的流逝。對曾家每一個人來說，都有一段漫長的，『養傷』的日子，在這段日子裡，大家和歡笑幾乎都是絕緣的。只有童稚的書晴，常把天真無邪的笑聲抖落在沈寂的曾家大院裡。這笑聲偶爾會驚動了蟄伏著的人們，引起一些漣漪。但，哀痛是那麼的巨大，又迅速的壓了過來，把那短暫的笑聲，就給淹沒了。這樣，春去秋來，日月遷逝，三年的時間，就在日昇日落中過去了。

最先從悲痛中醒覺過來的人是靖萱，她正值青春年少，隨著時間的消逝，她越來越美麗，像一朵盛放的花，每一個花瓣都綻放著芬芳。她逐漸淡忘了靖南的悲劇，常常不自覺的流露出某種

夢似的微笑。這微笑驚動了夢寒，不禁暗自猜疑，難道靖萱有什麼秘密的喜悅？或者，是有什麼人，牽動了她的心？似乎只有愛情的力量，才能讓她的眼神中，充滿了這樣甜蜜的溫柔。但是，靖萱養在深閨，根本没有機會和外界接觸，唯一的一個人，是雨杭！

這個想法，使夢寒悚然而驚，真的嗎？再想靖萱，對雨杭一直是千依百順，崇拜備至。就算雨杭比靖萱大了十幾歲，似乎也構不成妨礙愛情的阻力。這樣想著，她的心就隱隱作痛起來。雨杭，三年來，他生活在曾家的屋簷下，總是鬱鬱寡歡，似乎一直在努力壓抑著自己，每次見到夢寒，他的眼中流露的光彩，常常讓她耳熱心跳。可是，兩人除了眼神的交會以外，都很小心的，很刻意的迴避著一些東西。夢寒在七道牌坊的禁錮下，是什麼都不敢想的。雨杭在恩情道義的包袱下，又能想什麼？圖什麼呢？但是，儘管她和雨杭間，什麼都『不能有』，卻有一種什麼都『似乎有』的感覺，溫暖著她那顆傷痛而寂寞的心。現在，一想到這『似乎有』，很可能是自己的誤會，她就滿心痛楚。接著，她又爲自己這種『痛楚』而生起氣來。多麼可恥的思想呀！她怎會有這樣一個不貞的靈魂呢？於是，她拚命把雨杭的名字，逐出自己的腦海。但，那名字就像空氣一樣，無所不在。她竟然逃也逃不掉，避也避不開。這種生活，是一種煎熬，她就在這種煎熬中，苦苦的挨著每一天。

靖萱的甦醒和美麗，並不是只有夢寒發覺了，其他的人也都發覺了。然後，有一天，奶奶突然從靖南的悲劇中，把自己解放出來了。她振作了起來，走出了哀悼的陰影，再度挺直了她的背脊。她把文秀找到房間裡，婆媳兩個，關著門做了一番密談。於是，這天晚上，當大家圍著餐桌吃晚餐時，她就在餐桌上，興沖沖的做了一個重大的宣布：

『雨杭！靖萱！你們兩個聽我說，我有個天大的消息要公布，相信你們也會很高興的……我決定，讓你們兩個成親！』

『匡噹』一聲，牧白手中的飯碗，落在地上打碎了。奶奶瞪了他一眼，很溫和的說：

『你也真沈不住氣，連個飯碗都端不牢！沒有先和你商量，是想給大家一個驚喜！雨杭這些年來，在我們家，功勞也有，苦勞也有，我一直想讓他名正言順的成爲曾家人！自從靖南死去，我太傷心了，家裡的事都不曾好好的想過，今天忽然有如大夢初醒，他們兩個，男未婚，女未嫁，郎才女貌，有如天造地設……幸好這些年不曾將靖萱許配人家，想來也是天意如此！』她把眼光轉到雨杭臉上，更加柔和的說：『不過，我有個小小的要求，我們招你入贅，你要改姓曾！反正，你那個江，也不是你的本姓，這點兒要求，你就依了奶奶吧！』

奶奶這篇話，使餐桌上的人，人人變色。只有文秀，是事先知情的，所以，笑吟吟的看著大

家。見雨杭臉色蒼白，神情驚訝，她有些兒困惑。就笑著對雨杭說：

『你別排斥招贅這回事！這些年來，你在咱們家，還不是和自家人一樣！你想想，還有更好的安排嗎？咱們不必把靖萱嫁出去，又不必給她找個陌生人來，你呢？本來就是牧白的接班人，現在，更是咱們的繼承人了！』

靖萱的臉色顯得非常蒼白，睜大了眼睛，不知所措。

夢寒飛快的看了雨杭一眼，就不由自主的轉開了頭。心裡像是突然捲過了一陣大浪，翻攪得五臟六腑都離開了原位。是啊，奶奶真是絕頂聰明，才想得出這樣的安排，實在是合情合理。想必靖萱會喜出望外，雨杭呢？雨杭也不可能有異議吧？

『你怎麼說呢？』奶奶追問著雨杭。『只要你點一下頭，咱們就立刻安排喜事！你……說話呀！』

雨杭這才逼出一句話來：

『不！我不能……我不能答應這件事！』

此話一出，牧白似乎鬆了一口大氣。奶奶卻神色一僵。

『什麼意思？爲什麼你不能答應？難道我們靖萱還配不上你嗎？』

『不是這樣……』雨杭慌亂了起來，苦惱而急促的說：『是我配不上靖萱，我比她大了十幾歲，我來曾家的時候，她還是個五、六歲的孩子，我是看著她長大的，在我內心，她就是我的一個小妹妹……我無法改變這種先入爲主的觀念……對不起，請你們不要做這樣的安排，這太荒唐了！』

『什麼話？』奶奶深受傷害的接口：『我這樣興沖沖的，預備張開雙臂來迎接你成爲真正的曾家人，把我們家最寶貝的女兒許配給你，你卻回答我，這太荒唐了！』

『娘！』牧白忍不住開了口：『這種事不能勉强，請你們尊重雨杭的意思吧！他把靖萱當妹妹看，也是一種很珍貴的感情，我們尊重這份感情吧！』

『胡說！』奶奶那顆熱騰騰的心，突然被潑了冷水，真是氣不打一處來，見牧白也不支持自己，就有些發怒了。『這種八竿子打不著的兄妹關係，咱們就不要提了！靖萱今年都十九了，那裡還是個小妹妹呢？十九歲的女孩子都夠格做娘了！雨杭，你有沒有好好的看一看靖萱……』

靖萱聽到這兒，是再也聽不下去了。她『呼啦』一聲，從椅子裡站了起來，漲紅了眼圈，含著滿眼眶的淚水，顫抖著嚷：

『奶奶！你們把我當成什麼了？拿我這樣品頭論足，你們就不顧我的臉，我的自尊嗎？人家

雨杭已經說了，他不答應，他不接受，他根本不要我嘛……你們還在那兒左一句，右一句……你們讓我太……無地自容了！』說完，她一轉身，就用手蒙著嘴，哭奔著跑走了。

『唉唉！』雨杭跌腳大嘆，沮喪到了極點：『你瞧，你瞧，你們把我逼的……我這下傷到她了！糟糕透了！』

『你傷到她了！』奶奶銳利的盯著他：『你會心痛嗎？你會著急嗎？』

『我……』雨杭這一下，也變了臉，重重的拉開了椅子，他站起來，急促而堅決的說：『讓我明白的告訴你們，我不會娶靖萱的！我也不會改變我自己的姓氏！我不管江神父是不是外國人，這個姓有沒有道理，它對我的意義就是非常重大！江神父收養了我，等於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我以他的姓氏爲榮！請你們不要再提招贅這回事，我拒絕！我完完全全的拒絕！』說完，他也轉過身子，奪門而去了。

文秀洩氣的大大一嘆。

『怎麼會這樣排斥呢？』她困惑的問：『靖萱又不是醜八怪，長得應該算是漂亮的吧！又正是花樣年華，人有人才，家有家財，他有那一點不滿意呢？』

『這事才沒有這麼簡單就算完！』奶奶的頭一昂，倔強而堅定的說：『咱們曾家於他有恩，

知恩就該圖報！這是他欠了咱們家的！』

牧白看著奶奶那堅定的臉，怔住了。

這天晚上，夢寒來到了雨杭的房裡。

雨杭一看到是夢寒來了，就全身一震。他情不自禁的，深深的吸了口氣，把房門關上以後，他就像一張貼紙似的，用背貼著門。他雙眸灼灼的緊盯著夢寒，啞聲的問：

『妳來做什麼？』

『我……』她囁嚅的說：『我奉奶奶之命，來和你談談靖萱的事！』

他不說話，眼光死死的纏在她的臉上。有兩簇火焰，在他的眸子裡燃燒。使他那對深邃漆黑的眼睛，帶著燒灼般的熱力，一直洞穿了她的身子，洞穿了她的思想，洞穿了她的心，也洞穿了她的靈魂……這兩簇火焰，如此這般的洞穿了她，在她身體裡任意的穿梭，把她整個人都燃燒起來了。她不能移動，也不能轉開視線，只能被動的站著，一任他的眼光，將她燒成灰燼。

他們就這樣對視著，好久好久。

『妳知道嗎？』他終於開了口，聲音沙啞而低沈。『我和妳認識五年了。五年來，這是妳第

一次走進我的房間。這漫長的五年裡，我常常在想，不知道何年何月，何日何時，妳會走進我的房間來，讓我們能靜靜相對，一分鐘，或兩分鐘都可以。我相信，那一刹那，會是永恒。結果，妳終於來了。是「奉命」來和我談靖萱的事！』

淚水迅速的往她眼眶裡衝去，衝得那麼快，使她連抬手擦拭都來不及，淚珠已經滾落在衣襟上面了。

他震動的看著她。不是水能滅火嗎？但是，她的『淚水』卻使他眼中的『火焰』更加熾烈了。

『妳既然是來和我談靖萱的，』他說：『妳就談吧！要我娶靖萱嗎？妳也要我娶靖萱嗎？只要妳說得出口，只要妳親口對我說，我聽妳的！』

她張口結舌，一個字都說不出來。

他往前邁了一大步，她立刻往後退了一大步。

他繼續緊緊的盯著她。

『我以爲，這個世界上，就算全體的人都不瞭解我，最起碼，有一個人是瞭解的！這些年來，多少次我想離開曾家，多少次我想遠走高飛，可是，爲了妳的一個眼神，或者是一聲嘆息，

我就什麼抵抗的能力都沒有了！每次遠行在外，總有一個强烈的呼喚聲，把我喚了回來，難道，是我聽錯了？難道，妳心底從沒有發出過任何呼喚，只是我意亂情迷……』

她不能再聽下去了，再往後退了一步，她掙扎著說：

『你怎麼可以……對我說這些話？怎麼可以……』

『對！』他的語氣激烈了起來：『我承認是不應該，不可以，所以這麼多年來，我從來不說，只能放在心裡面自我煎熬，我活該要忍受這種煎熬，並不冀望妳來同情！但是，妳怎麼可以「奉命」來說服我？這個家裡頭，誰來說這話我都忍了，如果是妳來說，妳就等於是拿了把刀子來砍我！妳怎麼忍心呢？妳看不到我的痛苦，也感覺不到我的煎熬嗎？』

她被擊倒了。神志昏亂，心中絞痛，眼裡心裡，全是雨杭。雨杭的眼睛，雨杭的聲音，充斥在她整個整個的世界裡。她太害怕了，太恐懼了，轉過身子，她衝向了房門。他飛快的攔過來，伸手抓住了她。她奮力的掙扎，顫抖的低喊著：

『在我們一起毀滅以前，讓我出去吧！你默默的守護了我那麼長久，不會忍心讓我崩潰！是不是？是不是？』

他立刻放開了她，退後了一步。她的眼淚撲簌簌滾落，伸手拉開了門，再回頭，用那淚霧迷

濛的眸子，深深的看了他一眼，就匆匆的逃走了。

這帶淚的眸子，和這深深的一眼，使他就這樣陷入萬劫不復，死也不悔裡去了。

夢寒狼狽的逃回到自己的房裡。

把房門『砰』的一聲關上，她心慌意亂的仆伏在門邊，掏出小手絹拭著淚痕，一面深呼吸，試圖穩定自己的情緒。一口氣還沒緩過來，竟有個人影突然撲向了她，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，喊著說：

『嫂嫂！妳救我！救救我呀！』

她大吃一驚，定睛看去，靖萱的淚眼和她的淚眼就接了個正著。頓時間，她像是被捉到的現行犯，覺得自己完全無法遁形了。驚慌失措之餘，還有一股強大的犯罪感。她張口結舌，吞吞吐吐的說：

『怎麼……怎麼是妳？妳……妳……』

靖萱『噗通』一聲，就對她跪下了。

『嫂嫂，全世界只有妳能救我，妳一定要救我！』靖萱的雙手，攀住了夢寒的胳臂，不斷的

搖著她，似乎根本沒注意到夢寒的不對勁。

『妳……妳……妳起來，起來慢慢說！』夢寒扶住了她，把她從地上拉起來，做賊心虛的問：『我……我去雨杭那兒，妳……妳看到了？』

『我知道奶奶要妳去說服雨杭，大家都知道雨杭對妳最服氣，妳說的話，他一定聽……所以，妳一定要跟雨杭說……說……』她礙口的說不下去。

『我知道了！』夢寒苦澀的接口：『妳要我去告訴他，妳……喜歡他？妳希望他不要再反對了？』

靖萱的眼睛睜得好大好大。然後，竟『哇』的哭出聲來。

『怎麼了？怎麼了？』夢寒心慌意亂的安慰著：『妳別哭呀！雨杭他……雨杭他並不是有意要傷妳的心……是奶奶提得太突然了，他還沒有心理準備……妳不要難過，等過一兩天，他會想明白的……』她說得理不直，氣也不壯。

靖萱哭得更厲害了。哭得夢寒的心整個都揪起來了。把靖萱拉到床邊，讓她坐了下來，夢寒急促的說：

『到底是怎麼回事，妳不說，我也弄不清楚，妳說呀！』

靖萱這才哭哭啼啼的說了：

『我不能嫁給雨杭，我無論如何不能嫁給雨杭，妳去幫我告訴他，不管奶奶和爹娘怎麼逼我，我都不能接受！』

夢寒大驚，反手一把抓住靖萱，激動得不得了。

『妳是說，妳不要這個婚事？妳不願意和雨杭成親？』

『我沒辦法，我也不是要傷害雨杭的自尊，實在是……是……我心裡已經有了一個人了！』

靖萱終於低喊了出來，也激動得不得了。

『妳心裡有一個人？』夢寒吶吶的問：『這個人不就是雨杭嗎？』

『怎麼會是雨杭呢？』靖萱急了：『雨杭一直像我親哥哥一樣，我怎麼可能和他有男女之情呢？是……是……』她急迫的抓緊了夢寒的手，終於把心中這最大最深的祕密給抖出來了：『是秋陽呀！』

夢寒的身子驚得一跳。內心深處，有種解脫的狂喜，有個吶喊般的聲音說，還好，她愛的人不是雨杭！但是，立刻，這狂喜就被恐懼和震驚所掩蓋了，有個顫慄的聲音在說：不好！怎麼會去愛上秋陽？

『靖萱！』她著急的叫：『妳在說什麼？不可能！妳怎會和秋陽……妳別嚇我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！』

『我跟妳招了，我把什麼都告訴妳！』靖萱一口氣說了出來：『我愛秋陽，秋陽也愛我，我們從很久很久以前，就開始相愛了。我都不記得自己是什麼時候開始愛他的，或者，是妳還沒進我家以前就開始了。那時，秋桐常常帶我去卓家，我和秋陽就有說有笑的。後來，我們兩家發生了好多事，這些事把我們兩個更加緊緊的繫在一起。我每星期去學畫，他都會在老師家門口等我，我們就這樣偷偷的見面，已經好多好多年了！』

夢寒瞪大了眼睛，不相信的注視著靖萱。

『可是，妳每次去學畫，都有綠珠丫頭陪著妳呀！』

『我放綠珠的假，我一進畫室，綠珠就回她爹娘家去了。到了時間，咱們才在牌坊下面匯合，一起回家，所以，綠珠也好高興陪我去學畫，這麼多年，都人不知鬼不覺的……總之，就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嘛！』

『妳還敢說什麼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！』夢寒方寸大亂，站起身來，繞著房間走來走去。『妳明知道這是「魔」，妳就讓自己陷下去！』話一出口，就驀然想起自己和雨杭，不也是如此

嗎?這樣一想，心裡就更是紛紛亂亂，不知所措了。

『我沒辦法，』靖萱一股視死如歸的樣子。『我和他已經一往情深，義無反顧了!今生今世，除了他，我不嫁任何人!』

『可是，』夢寒忽然想起來：『他不是去北京唸大學了嗎?』

『是!已經大三了，但是，每個寒暑假，他都會回來，我們也一直在通信……妳不信，我把他寫給我的信拿給妳看!』

『信寄到那裡去的呢?』

『我在郵局開了個信箱，每次學畫的時候就繞過去拿……總之……』

『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』夢寒說。

『反正就是這樣了!』靖萱急切的說：『妳要不要救我嘛?現在，離開放暑假還有兩個多月，秋陽又不在，我連個商量的人都沒有，妳如果不幫我想辦法，我就完蛋了!』

『聽我說!』夢寒站住了，抓住靖萱的胳臂用力一搖：『不要傻，不要糊塗了!你們這樣的愛，是根本沒有未來的!妳不是沒看見，奶奶是怎樣看待卓家人啊!當初，爲了秋桐的牌位進祠堂，都鬧得天翻地覆，那還不是活生生的人，只是個木頭牌子呀!名義上也僅僅是個小星，奶奶

還要爭成那個樣子，妳現在想想，妳跟秋陽，會有什麼希望呢？這些年來，在雨杭的努力下，卓老爹好不容易才在咱們家的漆樹園裡，當了個工頭，如果奶奶知道了妳和秋陽的事，那不知道會發生怎樣的慘劇！我告訴妳，妳會害死卓家一家人的！』

靖萱的臉色變得慘白慘白了。

『那……那……我要怎麼辦呢？』

『我……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辦？我只知道，這件事就是妳知我知，妳再也不能告訴任何人，不論奶奶怎麼逼妳，妳都不能洩露一個字！否則會天下大亂的！妳聽我，妳一定要聽我！然後，妳試著去……慢慢的和秋陽斷了吧！』

靖萱激烈的一抬頭。

『我可以不愛自己的生命，可是我不能不愛秋陽！』

夢寒猛的吸了口大氣，心亂如麻。

『妳要不要救我嘛？』靖萱問：『目前最大的難題就是雨杭這一關了！我知道奶奶一旦決定了的事，就是九牛拉不轉的！所以，不管妳用什麼方法，妳一定要說服雨杭，別被奶奶說動才好！』

『我……哦！我現在被妳攪得心煩意亂，不過我可以告訴妳，雨杭不是問題，問題還在奶奶！妳讓我好好的想一想，只要妳答應我沉住氣，千萬千萬不要洩露這個秘密，我也答應妳，我會盡我的全力來阻止這件事！』

靖萱含淚的點點頭，用充滿感激的眼光，信任的看著夢寒。夢寒接觸到這樣的眼光，心裡卻更亂了。到底自己能有多大的力量，來阻止這個家庭裡的重重悲劇呢？

她掉頭看著窗外，但見樹影幢幢，樓影幢幢，全在一片朦朦朧朧的夜霧裡。透過夜霧，雨杭的笛聲正掩掩抑抑，悠悠揚揚的傳了過來。如怨如慕，如歌如訴。這笛聲使她的情緒更加零亂了。

8

這個晚上發生的事，對夢寒來說，是太沈重，太意外，也太震撼了。她簡直沒有辦法用思想。雨杭一整夜都在斷斷續續的吹他那支笛子，似乎在告訴所有曾家的人，他有個無眠的夜。這笛聲攪亂了夢寒的情緒，也吹痛了她的心。雨杭的表白，靖萱的愛，這兩件事在她心中此起彼落的翻騰著。她一直知道，雨杭在愛著她，卻不知道愛得如此強烈。她也從不曾分析過自己對雨杭的愛，到底有多少，到底有多深？只因爲，僅僅是『分析』，也是一種罪惡呀！她怎麼可以有那種妄想呢？但是，雨杭的一篇話，把所有的道德觀念一起打亂，她感到自己內心深處，壓抑不住的熱情正在瘋狂般的蠢動著。眼底心底，全被雨杭所漲滿了。雨杭的眼睛，雨杭的聲音。她逃不

開他了，她忘不掉他了，怎麼辦呢？她不知道。她好像掉進了一個漩渦裡，在那流水中不停的轉，不停的轉，不知道要轉向何方，停在何處。

奶奶這夜也無法成眠，她也聽到了雨杭的笛聲，她把它當作一種無言的抗議。越聽越生氣，越聽越惱怒。怎有這樣不識抬舉的人呢？不止是不識抬舉，而且是忘恩負義！如果不是失去了靖南，她也不會去勉强雨杭。如今曾家已經後繼無人，才會悲哀到去求雨杭入贅，雨杭怎麼不能體會這層悲哀？就算不喜歡靖萱，也該爲了曾家的恩情，而勉爲其難呀！曾家沒有嫌他的出身貧賤，他還這樣推三阻四！到底是什麼原因呢？爲什麼一個貧無立錐之地的人，還有這樣莫名其妙的驕傲，她不明白，完全想不通。

第二天，全家的氣氛都很低沈。雨杭一早就避了出去，靖萱整天不肯出房門，文秀唉聲嘆氣，牧白心事重重。夢寒被奶奶叫到屋裡，盤問說服的結果，聽到說服失敗，氣得怒罵了一句：

『平常利牙利齒，好像很會說話的樣子，真派妳做點事，就這麼沒有用！妳到底有沒有曉以大義？』

『該說的我都說了，就是說不過他，』夢寒怯怯的說：『不過，問題也不止他一個人，好像靖萱也不太願意……』

『靖萱一個女孩子家，父母要她嫁誰就嫁誰，她有什麼資格不願意？』奶奶更氣了。『對從小看著她長大的雨杭不滿意，難道她寧願去嫁一個全然不認識的人嗎？』

『大概就因爲是從小看著她長大的，她才覺得彆扭吧！』夢寒竭力委婉的説：『這件事恐怕不能太勉强，畢竟是兩個人的終身大事，萬一勉强的撮合了，以後……再不和的話，也是挺麻煩的……』

『哼！』奶奶打鼻子裡重重的哼了一聲。『大家走著瞧吧！看誰會輸給誰！我不信這事就辦不成！』

夢寒低著頭，不好再説什麼。奶奶也不要聽她的了，氣呼呼的叫她回房去。她如獲大赦，匆匆忙忙的就告退回房了。

這天夜裡，靖萱剛剛睡著不久，忽然在睡夢中，被人連棉被一起給抱了起來。她大驚而醒，發現自己正被高大的張嫂扛在肩上，俞媽，朱媽等人隨後，簇擁著她往雨杭房飛奔而去。她奮力掙扎，脱口驚呼：

『妳們要幹什麼？快放下我來……救命啊……救命啊……』

「小姐，妳別叫，」張嫂喘吁吁的說：「咱們奉奶奶的命令，送妳去和雨杭少爺成親……」

「天啊！天啊！」靖萱大喊：「誰來救救我呀……」

喊聲未完，她已經被抱到雨杭房門口，張嫂等人，飛快的衝開了房門，就把靖萱往雨杭床上一丟，靖萱跌在雨杭身上，兩人都大叫了一聲。張嫂等人，已退出門去，房門砰然闔上，接著就是鎖門的聲音。

雨杭因爲昨夜一夜沒睡，今晚實在太累了，所以睡得很沈。被這樣一鬧，倉促醒來，還沒弄清楚是怎麼個狀況，就聽到奶奶的聲音，在門外說：

「我已經翻過曆書了，今晚是吉日良辰，何況俗語說，揀日不如撞日，所以，我就給你們訂了今晚成親！你們兩個，都是奶奶的心肝，千萬別辜負了老奶奶的一片美意！改天，咱們再給你們擺酒宴客！」

接著，一片乒乒乓乓的聲音，居然有人在釘窗子。雨杭大驚失色，急忙從床上翻身下床，找到了桌上的火柴，把燈點亮了。燈一亮，他就一眼看到，衣衫不整的靖萱，正坐在自己的床上哭泣。這一下，他真是氣極敗壞，急忙大叫：

「奶奶！不可以這樣子！你們這樣太過分了，這是幹什麼？這是什麼意思嘛？不行不行……

奶奶！快開門呀！事關靖萱名節，不能這樣做呀……』他撲到門邊，用力的打著門，推著門。

『開門！趕快開門！』

『我已經決定的事，就不能更改！』奶奶高聲說：『不用叫了，叫也沒有用。你們珍惜這良辰美景吧！若干年以後，你們會感謝老奶奶這番苦心的！不用若干年，說不定幾天以後，你們的感覺就不一樣了！』

『奶奶！奶奶！』靖萱也跳下了床，奔到窗前去搖著窗子。『奶奶，我求求妳……不要這樣對我呀！妳真的讓我無地自容啊……』

『有什麼無地自容的？』奶奶在窗外接口：『妳又不是和人暗渡陳倉，又不是和人私定終身，妳是奉奶奶之命成親，是名正言順，非常光彩的喜事！不要再害臊了，咱們走！』

『不要不要不要！』靖萱瘋狂般的叫了起來，用身子去撞窗子，撞得窗子砰砰砰的響著。

『奶奶，妳放我出去，讓我維持一點兒尊嚴吧！奶奶，妳不開門妳一定會後悔……』她發現叫奶奶沒用，開始放聲大喊：『爹！娘！嫂嫂……你們都來呀！爲什麼要這樣對我啊……』

同時，雨杭也在對門外沒命般的大喊：

『妳把我們當成禽獸嗎？妳完全不顧我們的羞恥，也不顧我們的感情嗎？這是什麼世界？這

是怎樣瘋狂的家庭，再不放我們出來，我就要撞門了……』話未說完，他抓起了一張椅子，狠狠的丟在門上，發出好一陣驚人的巨響。

這樣一陣大鬧，把夢寒、牧白、慈媽等人都給驚動了，丫頭老媽子，都從各個角落紛紛奔來。牧白一看到這種情況，就快要厥過去了。他抓住奶奶的手，激動得語無倫次：

『娘！快放他們出來！不要鑄成大錯……這樣違反倫常……會遭世人唾罵嘲笑，我們生生世世都會墮入地獄，永世都不得超生……快給我鑰匙，給我！給我……』說著，他就往奶奶身上去找鑰匙。

『你瘋了嗎？』奶奶怒喊：『我成全一對小兒女的婚姻，有什麼不對？要你這樣胡說八道的來詛咒我？你反了？你簡直是逆倫犯上！』

『乾爹！』雨杭在門內喊：『你親口答應過我，決不勉强我這件事……你快放我出去！』說著，仍然不斷的拿家具撞門。

『奶奶！奶奶！』夢寒見事態緊急，也顧不得自己說話有沒有份量，有沒有立場了：『妳聽他們兩個都這樣不願意，再鬧下去，怕會出事，請您不要操之過急吧！讓他們出來吧……靖萱以後，還要做人呀！』

就在這一片喧鬧聲中，『豁啦』一聲，那兩扇木門，實在禁不起雨杭的大力衝撞，被撞得倒了下去。靖萱一看門開了，用手握著衣襟，從門內沒命的衝了出來。夢寒急忙迎上去，脫下自己的外套，披上了她的肩，擁抱著她，陪著她一起匆匆的跑開了。奶奶見好事不成，氣得不得了。跺著腳說：

『你們這些不孝的兒孫，沒有一個能體諒我的心，成全我的希望嗎？』

雨杭找出一件長衫，一面穿著衣服，一面往門外就走。牧白急急的攔住，緊張的問：

『半夜三更了，你要到那裡去？』

『只要能離開這個可怕的地方，到那兒都好！』

『你有沒有良心？』奶奶問到他臉上去。『我是愛護你，欣賞你，把我的孫女兒送到你懷裡來，難道靖萱是毒蛇猛獸嗎？是見不得人的嗎？會帶給你侮辱嗎？你這樣子毫不留情的把她推出門去，你就不怕她受不了？』

『讓她受不了的不是我！』雨杭對著奶奶大吼起來：『是三更半夜被人活逮了，給扔到一個男人的床上去！她生在一個專出貞節牌坊的地方，長在一個擁有七道牌坊的家族中，你們從小灌輸她的又是什麼樣的教育？爲了一個石頭建築物，一個女人要不就苦苦的守，要不就慘慘的死，

你們不是一直這樣教育她的嗎？現在你們竟想利用她的身體，來換一個流著曾家血液的後代，你們就不怕她會用自己的生命，再替你們曾家添一道牌坊！』

說完，他大步的往門外走去。牧白兀自惶惶不安的追在後面問：

『你去那裡？你要去那裡？』

『我住到船上去，我要想想清楚，我和你們曾家的這段淵源，是不是該徹底的斷了！』說著，就頭也不回的走了。

『斷就斷！』奶奶氣壞了，顫巍巍的喊著：『你神氣些什麼？你以爲我們曾家就少不了你，離不開你嗎？』

牧白看著雨杭負氣而去，急急的回轉身子，對奶奶說：

『娘！我有話要對您說！』

『折騰了大半夜，什麼事都沒辦成，氣死我了！』奶奶對圍觀的衆人大聲說：『還看什麼看？都睡覺去！文秀，妳快去看看靖萱丫頭，別真的想不開，我給雨杭說得心裡犯嘀咕！』

『是！』文秀急忙去了。僕人們也都散去了。奶奶這才看牧白：

『有什麼話，明天再說吧！』

『不成！』牧白一臉的惶急：『我怕到了那時候，我這股勇氣和決心，又蕩然無存了。』

奶奶皺著眉頭，奇怪的看了看牧白，就轉身回房，牧白緊跟於後。

奶奶的房門剛剛關上，牧白就一步上前，激動萬分的說：

『娘！我不能不告訴妳了！免得鑄成大錯！雨杭，他……他……不是我的乾兒子，他是我的親兒子！』

奶奶背脊一挺，臉色大變，緊緊的盯著牧白，有兩秒鐘簡直不能呼吸。

『你說什麼？』她不敢相信的問。

『娘！如果我現在對妳說的話，有一個字虛假，我就會被天打雷劈！』牧白沈痛而緊張的說：『雨杭是我當年在杭州經商時，和一個女子生下的兒子，那個女人的名字叫吟翠！三十二年來，我苦守著這個祕密，都快被這個祕密逼瘋了！』

奶奶目瞪口呆，半晌不能言語。終於，她直勾勾的瞪著牧白，說：

『你爲了讓他免於入贅，竟編出這樣的謊言來嗎？如果他是你的兒子，爲什麼到他十五歲，你才認他爲乾兒子，到他十九歲，你才第一次帶他回家？如果你帶回來的是個襁褓中的嬰兒，或是一個五、六歲大的孩子，這事還有幾分可信……』

『妳一定要相信我呀！』牧白激動得不得了：『這孩子因爲我的錯，已經度過了許多孤苦的歲月，這件事說來話長呀！當年我在杭州做生意，認識吟翠，因爲吟翠是個歡場女子，我是怎樣也沒有勇氣，把吟翠帶回家來，也不敢把自己的風流韻事，讓爹娘知道，因爲咱們家的規矩實在太大了。那年四月初三，吟翠生了雨杭，名字都來不及取，吟翠就和我大吵了一架，因爲她想和我成親，讓孩子名正言順，我卻沒有辦法娶她。結果，她一怒之下，抱著孩子，在一個大風雨的晚上，跑出去就失蹤了。我帶著人到處找，到處找，找了五天五夜，終於找到了吟翠的屍體，而孩子，卻遍尋不獲。』牧白眼中充淚了。奶奶也聽得出神了。『這整個的故事，就像秋桐和靖南的，所不同的，是吟翠生了一個兒子！天在懲罰我，讓這樣的歷史在曾家一直重演！』

『但是，你說，孩子已經失蹤了！』

『是的，孩子失蹤了，我也快發瘋了，我不相信吟翠可以狠心到帶著孩子一起去死。我跑遍了整個杭州市，找這個孩子，找來找去都找不著。後來，我就回家和文秀成了親，這件事更是不能提了。接下來的許許多多年，我每年去杭州，就每年在找這孩子。直到十五年後，我聽說在聖母院有個孤兒，年紀輕輕就能行醫，名叫雨杭，我真是嚇了一跳，立刻趕到聖母院，找到了江神父，才知道那個大風雨的晚上，吟翠把孩子放在聖母院的門口，人就不見了。在孩子的身上，留

下了一塊金牌，這金牌是我送給吟翠的定情物，上面是用吟翠的手跡去刻下的兩個字；雨杭！』

奶奶睜大眼睛，一瞬也不瞬的緊盯著牧白，越來越相信這個故事了。

『娘！妳不知道我那時有多麼激動，本要和雨杭立刻相認，但是江神父阻止了我，說這孩子冰雪聰明，卻感情脆弱，非常敏感，容易受傷……對於自己是個棄兒的事實，早已成爲他心中最大的隱痛，他恨透了遺棄他的生身父母，江神父希望我永遠不要認他，免得對他造成更大的傷害……我答應了江神父，這才見到雨杭……』牧白的聲音哽咽，淚，不禁奪眶而出了。『我一看到他，就知道他是我的兒子了，娘，難道這麼多年，您都不曾懷疑過……您不曾在他身上，找到我年輕時的影子嗎？』

奶奶聽得痴了，傻了。此時才有種醍醐灌頂的感覺，許多以前不瞭解的事，現在都恍然了。怪不得牧白對這個乾兒子，簡直比親兒子還疼愛。怪不得有的時候，他對雨杭幾乎是低聲下氣的，怪不得他看雨杭的眼神，總是帶著歉意，怪不得他永遠有一顆包容的心，去面對雨杭的驕傲和彆扭，怪不得會把整個曾家的事業，毫無保留的交給他……怪不得，怪不得，怪不得……怪不得有那麼多的怪不得！奶奶心裡雖然已有八成的相信，但是，畢竟事出突然，一切都太意外了，她一時之間，無法接受。想了半天，才壓抑著心裡突然萌生的一種興奮，問：

『你會不會太一廂情願了?你怎能憑一塊金牌,斷定這是你的兒子?』

『那塊金牌是絕無僅有的呀!當然,還不止金牌,他襁褓時的衣服,包著他的小包被,還有那個盛著孩子的籃子,都是我和吟翠一起去置辦的呀!而且,在孩子身上,還留下了一張紙箋……』牧白急急的從腰間翻出一個小荷包:『我收著,我仔仔細細的貼身收著,我拿給您看,上面是吟翠的手跡啊!』他從荷包裡取出一張顏色泛黃的,摺疊方整的紙箋來。雙手顫抖的遞給了奶奶。

奶奶立刻打開了紙箋,只見上面,有娟秀的字跡,寫著兩行字:

『煙鎖重樓,恨也重重,怨也重重!

不如歸去,山也重重,水也重重!』

奶奶深深的抽了口氣,到了此時,竟有些承受不住,不知道是喜是悲?是真是假?該懷疑?該相信?是痛苦?是狂歡?各種複雜的情緒,排山倒海般的衝擊著她,使她雙腿發軟,整個人都搖搖欲墜,她不禁跌坐在椅子裡,用手扶著頭,呻吟似的說:

『雨杭是曾家的骨肉?他是我們家碩果僅存的一條根?真的嗎?真的嗎?你不是編故事騙我嗎?哦!老天爺!我該相信還是不該相信呢?』

『娘！』牧白悲切的喊著：『我怎麼可能在瞬息之間，編出這樣完整的故事來騙妳呀！還有吟翠的紙箋，我怎麼可能連道具都準備好了來騙妳呀！』

奶奶越來越相信了，忽然間，心裡竟然恐懼起來。

『你瞧……今兒個這樣一鬧，會不會把他氣跑了？雨杭……這孩子，脾氣一向就彆扭……你還是快去船上，把他先給我追回來再說！你去告訴他，招贅這事，我就絕口不提了！叫他快點回來，那條船上，現在又沒吃的，又沒喝的，怎麼能住人呢？』

『是！』牧白用衣袖匆匆的擦了擦眼睛，往門外就走，走到門口，想起什麼，又折回到奶奶面前，取回那張紙箋，再珍貴的收回到荷包裡。抬眼看了看奶奶，他小心翼翼的又說：『他回來了，您可別跟他提這回事，這些年來，我試探過他多少次了，他確實無法原諒他的父母，所以，我不要失去他，我不要嚇走了他！相認不相認對我來說，已經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在我身邊，就是我精神上最大的安慰了！』

奶奶點了點頭。

『在沒有更多的證據以前，我也不敢認他呢！』她說著，卻又情不自禁的追了一句：『一定要把他叫回來！快去！』

『是！』牧白急急的去了。

奶奶看著牧白的背影消失，她像個洩氣的皮球似的，癱瘓了。倒在椅子裡，她無比震動的，喃喃的低語著：

『老天啊！咱們曾家没有絶後，是嗎？是嗎？雨杭那孩子……天啊！我差一點把他們親兄妹給送作堆了！怎會有這種事呢？』

她看著窗外，天已經濛濛亮了。晨霧正彌漫在整個花園中，樓台亭閣，全在一片蒼茫裡。她想起吟翠的紙箋：

『煙鎖重樓，恨也重重，怨也重重！

不如歸去，山也重重，水也重重！』

她注視著窗外的輕煙輕霧，忽然間，心裡就湧上了一陣莫名的蒼涼。對那身世如謎的雨杭，竟生出一種難言的感情來。

牧白追到碼頭上的時候，天已經大亮了。

雨杭正坐在碼頭邊的一棵大樹下，望著面前的江水發呆。心裡千頭萬緒，煩惱重重。真想就

此一走了之，永不歸來。但是，怎麼拋得下那孤獨的夢寒？尤其，在他已經和夢寒作了那番表白以後？夢寒的淚，夢寒的愁，夢寒的欲語還休……都牽引著他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，他走了，她要怎麼辦？不走，自己又要怎麼辦？正在思潮澎湃，舉棋不定的時刻，牧白趕來了。

『雨杭！雨杭！雨杭！』牧白喘吁吁的，跑得上氣不接下氣，看到雨杭並沒有『消失』，就暗暗的鬆了口氣：『我跟你說，奶奶不會再要你入贅了，這件事過去了，你快跟我回家吧！』

雨杭站起身來，眉頭皺得緊緊的，身子往後一退。

『我不相信！你把我叫了回去，奶奶又會想出辦法來整我的，我現在不要回去，我要好好的想個清楚！』

『不會了！真的不會了！』牧白急急的說：『奶奶已經親口跟我說，招贅這回事，她絕口不提了！你就把它忘了吧！回去吧！』

『乾爹！』雨杭痛苦的看著牧白那張憔悴的臉：『我告訴你，我總有一天會被你們曾家的人弄瘋掉！有的人拚命把我往外推，有的人又死命把我拉回去，這兩股力量，永遠像拔河一樣，在我心裡拉著扯著，我已經心力交瘁，覺得快要被這兩股力量，給撕成兩半了！』他煩惱的用手揉了揉額頭：『我怕了奶奶了，我服了奶奶了，她說什麼絕口不提的話，我根本無法相信，這只是

一個緩兵之計，等我回去了，她又會想出新的花招來的！說不定會給我下藥！』

『沒有的事，絕沒有人會給你下藥，你相信我呀！』

『我相信你也沒有用，你拿奶奶也無可奈何！』

『我保證她不會再爲難你，真的真的，因爲……因爲……』他看著雨杭，突然，有一股熱血往腦袋裡衝去，在一個激動之下，他脫口而出的說：『因爲我告訴她，你是我的兒子，不是乾兒子，是親兒子！是我三十二年以前，在杭州和一個女子所生的孩子！』

雨杭猛的一怔，迅速的抬頭，目瞪口呆的看著牧白。

牧白也被自己這幾句話給嚇住了，膽戰心驚的迎視著雨杭。

雨杭楞了幾秒鐘，接著，就啼笑皆非的大笑起來。

『哈哈！我真不敢相信，你居然會編出這樣的故事來騙奶奶！怎麼？難道奶奶竟然上當了？』

牧白臉上的期待，頓時變成了失望。

『可是，你這個故事根本說不通呀！我是你在杭州生的兒子，怎麼會住到聖母院去了呢？怎麼會變成孤兒的呢？』

『就是弄丟了嘛！或者，』牧白神色一正：『你也試著來聽聽這個故事，說不定你也會覺得這故事有幾分可信……』

雨杭臉色一變，眼神中立刻充滿了戒備，收起了玩笑的態度，他嚴肅的說：

『你可以騙奶奶，但是，絕不要來對我說故事，我不喜歡拿我的身世來做文章！昨天晚上的事，已經證明奶奶失去了理智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她會被你騙了，我也毫不驚訝，反正她想一個繼承人快想瘋了。可我沒有瘋，你別試圖用同一個故事來說服我，我聞到誘餌的味道，說穿了，就是招贅不成，乾脆叫我入宗，對吧？你們這是換湯不換藥，至於我，還是一個「不」字，請你打消各種讓我改姓的辦法吧！』

『其實，你不知道你的父親是誰……』牧白勉强的說：『而我們卻這樣有緣，你就不能假定我是你的親爹嗎？』

『這種事怎能假定？』雨杭有些生氣了：『我是被父母遺棄的啊，不管我的父母有什麼苦衷，養不起或是無法養，我都沒辦法原諒他們！如果你是我的親爹，你這十幾年爲我付出的一切，會因爲前面那十五年的孤兒歲月，而一筆勾消的！』

牧白的胸口，像是被什麼重物狠狠的撞擊了，他困難的嘆口氣，額上，竟冒出了豆大的汗

珠。雨杭看了他一眼，忽然把聲音放柔和了：

『乾爹，你回去睡覺吧！這兩天，被奶奶折騰得人仰馬翻，我看，你也不曾休息吧，別管我了！』

『我怎能不管你呢？』牧白急了：『我已經跟你說了，什麼危機都没有了，你爲什麼還不肯回家呢？你到底要怎樣呢？』

『我……我想回聖母院去！』

『什麼意思？』牧白惶恐的問。

『我真的想回聖母院去，』雨杭的語氣，幾乎是痛苦的：『我好思念以前在聖母院的時光，那時的我，雖然窮困，卻活得比現在快樂。我幫著江神父照料那些孤兒，感覺上，比幫你料理事業，似乎更有意義和成就感！我在曾家，其實是很拘束又很孤獨的。我真的好渴望自由，想過一些海闊天空的日子，我不要……被曾家這古老的房子，古老的教條，古老的牌坊，古老的觀念……給重重包圍，我真的真的不能呼吸，不能生存了！』

『不不不！』牧白緊張了起來：『我不放你走！江神父有好多好多的孤兒，我現在只有你一個！你說我自私也好，你說我是失去了靖南而移情也好，我反正就是離不開你！在我內心深處，

你就是我的親兒子！我已經失去了太多，我不能再失去一個兒子！』

『我離開曾家，你也不會失去我啊！你要做的，只是趕快找一個人來接替我的工作……』

『怎麽越說越嚴重了呢？』牧白悲哀的說：『難道這個家裡，就沒有絲毫的地方，值得你留戀了？』

『這……』雨杭才說出一個字，就忽然噤住了話，眼光直直的看著前方，怔怔的呆住了。牧白跟著他的視線看過去，驚訝的看到，夢寒牽著小書晴，正向這兒走了過來。

『夢寒，』牧白急切的問：『妳怎麽來了？家裡又出什麽狀況了嗎？』

『沒有沒有！』夢寒急忙說：『我帶書晴出來走走，順便看看你們談得怎樣？』她的眼光直射向雨杭，眼裡盛滿了掩飾不住的哀懇。『家裡已經風平浪靜了，奶奶剛剛到了靖萱的房裡，特地來告訴靖萱，招贅的事再也不提了，所以，靖萱好高興，你不要擔心回去以後，見到靖萱會彆扭，不會的！靖萱一直把你當大哥！你還是她的大哥！奶奶看樣子滿後悔做了這件事，要我過來看看你們，怎麽還不回家？』

『哦！』雨杭輕聲的說：『原來，妳又是「奉奶奶之命」，前來說服我的！』

雨杭這幾句話，如同一記悶棍，狠狠的打向了夢寒。她心裡一痛，臉色一僵，盯著雨杭的眼

光立刻從哀懇轉爲了悲憤。她痛苦的咬了咬嘴唇，有口難言，胸口就劇烈的起伏著。雨杭話一出口，立刻就後悔了，見到夢寒這種樣子，知道自己冤枉了她，心裡就翻江倒海般的痛楚起來。一時之間，有千言萬語想要說，但，上有牧白，下有書晴在場，他什麼都不能說。牧白陷在自己的焦灼中，渾然不覺兩人間的微妙。看到夢寒，像看到救兵似的，著急的說：

『夢寒，妳快幫我勸勸他，我已經說了一車子的話，他就是聽不進去，執意要走，一會兒說我們在拔河，一會兒說他會窒息，一會兒又是要自由，一會兒又是不能呼吸不能生存的……好像咱們家，是個人間地獄一樣，其實，並沒有這麼嚴重，是不是？』

夢寒的眼光，依舊直勾勾的看著雨杭，她微仰著頭，不讓眼眶裡的霧氣凝聚。但，兩個眸子已像是浸在水霧裡的星星，閃亮的，水汪汪的。

『我想，』她咽著氣說：『我說任何話也沒有用的，如果他根本不要聽，或者根本聽不見的話！』

他迎視著她的眼光，臉上閃過了一種萬劫不復的痛楚，咬著牙說：

『地獄也好，不能呼吸也好，生也好，死也好……這場拔河你們贏了，我跟你們回家！』

9

雨杭回來之後，奶奶真的絕口不提招贅的事了。非但不提，她的態度突然有了極大的轉變，對雨杭和靖萱都非常溫和，溫和得有些奇怪。尤其是對雨杭，她常常看著他，看著他，就看得出神了。每次在餐桌上，都會情不自禁的夾一筷子的菜，往他的碗裡放去。這種溫馨的舉動，就是以前待靖南，她也沒有過的。因而，難免使文秀、夢寒、和靖萱都覺得驚奇。但，誰也不敢表示什麼。牧白是心知肚明的。雨杭當然也明白，都是牧白的一篇『胡說八道』引起的反應，被奶奶這樣研究和觀察著，使他頗爲尷尬。不過，這種尷尬總比被送作堆的尷尬要好太多太多了，反正雨杭也無可奈何，只得由著奶奶去觀察了。

靖萱度過了這個難關，就有如絕處逢生，充滿了對上蒼的感恩之心，生怕雨杭被自己那種『抵死不從』的態度所傷害，她試圖要對雨杭解釋一些什麼。雨杭對她也有相同的心，兩人見了面，什麼話都沒有說，相對一笑，就彼此都釋然了。

雨杭又住回了他的房裡，撞壞的門也重新修好了。他開始焦灼的等待著機會，要單獨見夢寒一面！有太多太多的話要對她說。可是，夢寒開始躲他了，每次吃完飯，她匆匆就回房。連眼光都避免和他的眼光相接觸。平時，身邊不是帶著書晴，就是跟著慈媽，簡直沒有片刻是『單獨』的。這使雨杭快要發瘋了，等待和期盼的煎熬像一把火，燒焦了他的五臟六腑，燒痛了他的每一根神經，他不知道自己還能支持多久，覺得自己的臉上身上心上……渾身上下，都烙印著夢寒的名字，覺得普天下都能讀出自己的心事了。而夢寒，她仍然那樣近在咫尺，卻遠在天邊。

他常常吹著他那支笛子，她聽而不聞。他常常故意從她門前走過，門裡，總是充滿了聲音，有小書晴，有奶媽，有靖萱，有慈媽……於是，他知道，如果她安心不給他機會，他是一點機會也沒有的。她想要讓他死！他想。她存心折磨他，非弄得他活不下去爲止！他真的快被這種思念弄得崩潰了，那麼想她，那麼愛她，又那麼恨她！這樣，有一天，他終於在迴廊上逮住了她，慈媽帶著書晴在她身後，距離只有幾步路而已。他匆匆的在她耳邊說：

『今天晚上十二點鐘，我來妳房間！』

『不行！』她急促的說：『最近書晴都睡在我房裡……』

沒有時間再多說了，書晴已經跳跳蹦蹦的走過來了，他只得威脅的說：

『那麼，妳來我房間，到時候妳不來，我就什麼都不管了，我會在妳房門口一直敲門，敲到妳來開門爲止！驚動所有曾家的人，我也不管！』

他匆匆的轉身走了，留下她目瞪口呆，心慌意亂。

這天晚上，他斷斷續續的吹著笛子，吹到十一點鐘才停，吹得夢寒神魂不定，膽戰心驚。夢寒等到了十二點，看到奶媽帶著書晴，已經沈沈入睡。她溜出了房間，四面傾聽，到處都靜悄悄的，整個曾家都睡著了。她不敢拿燈火，摸黑走了出去。小院風寒，蒼苔露冷，樹影朦朧，樓影參差。她穿過迴廊，走過小徑，心中怦怦的跳著，好不容易才走到他的房門口。還來不及敲門，房門就無聲無息的打開了，他伸出手來，把她一把拉進了房間。

房門在她身後闔攏了。

他們兩個面面相對了。她立刻接觸到他那燃燒著的眼睛，像兩把火炬，對她熊熊然的燒了過來。她被動的靠在門上，心，仍然在怦怦怦的狂跳著，呼吸急促。他用雙手支撐在門上，正好把

她給『鎖』在他的臂彎裡。

『妳預備躲我一輩子嗎?妳預備讓我這樣煎熬一輩子嗎?妳預備眼睜睜的看著我毀滅，看著我死掉嗎?』他咄咄逼人的問。

這樣的問話使她毫無招架之力，使她害怕，使她心碎。她想逃開，但沒有地方可逃。他不等她回答，手臂一緊，就把她圈進了自己的懷裡，他的胳臂迅速的箍緊了她，他的唇，就忘形的，昏亂的，燒灼的，渴求的緊壓在她的唇上了。她不能呼吸了，不能思想了，像是一個火苗，『轟』的一下點燃了整個的火藥庫，她全身都著火了。那麼熊熊的燃燒著，美妙的燃燒著，萬劫不復的燃燒著，視死如歸的燃燒著……直把她每根頭髮，每個細胞，每根纖維，每個意念……一起燃燒成灰燼。

好一會兒，他的頭抬起來了，她的意識也慢慢的甦醒了。睜開眼睛，他的眼睛距離她的只有幾寸遠，他深深刻刻的凝視著她。那對眼睛深邃如黑夜，光亮如星辰，燃燒如火炬，廣闊如汪洋。怎有這樣的眼睛呢?能夠燒化她，能夠照亮她，能夠吞噬她，也能夠淹沒她……他是她的剋星，是她的宿命，是她的魔鬼，是她的地獄，也是她的天堂……不，不，不，她搖著頭，先是輕輕的搖，然後是重重的搖。不，不，不!這是毀滅!這是罪惡!她怎麼允許自己陷入這種瘋狂裡

去！

『不要搖頭！』他啞聲的說，用自己的雙手去緊緊的捧住她的頭。『不要搖頭！這些日子以來，我最深的痛苦，是不知道妳的心，現在我知道了！只要肯定了這一點，從今以後，水深火熱，我是爲妳跳下去了，我什麼都不怕，什麼都不管了！』

她還是搖頭，在他的手掌中拚命的搖頭，似乎除了搖頭，不知道還能做什麼。搖著搖著，眼裡就蓄滿了淚。

『不要再搖頭了！』他著急的，命令的說：『不要搖了！』

她還是搖頭。

『妳再搖頭，我就……我就又要吻妳了！』他說著，見她繼續搖著，他的頭一低，他的唇就再度擭住了她的。

這一次，她的反應非常的快，像是被針刺到一般，她猛的奮力掙扎，用盡渾身的力量一推，就推開了他。揚起手來，她飛快的，狠狠的給了他一個耳光。

這個耳光，使他迅速的往後退了一步。兩人之間，拉開了距離，彼此都大睜著眼睛望向對方。夢寒重重的喘著氣，臉色慘白慘白。雨杭狼狽的昂著頭，眼神昏亂而炙熱。

『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？』夢寒終於說出話來了。『先把我逼進你的房裡，再對我做這樣的事！你把我當成怎樣的女人？沒有羞恥心，沒有道德觀，沒有責任感，沒有自愛和尊嚴的嗎？你這樣欺負我，陷我於不仁不義的境地，是要逼得我無路可走嗎？』她一面說著，淚水就像斷線的珍珠一般，不住的往下掉。『你忘了？我是曾家的寡婦，是靖南的遺孀呀！』

雨杭的眉頭緊緊的一蹙，眼睛也緊緊的一閉，夢寒的話，像利刃般直刺進他的內心深處。刺得他劇痛鑽心，冷汗涔涔。

『妳這樣說未免太沒良心！』他睜開了眼睛，直視夢寒，語氣悲憤：『妳明知道妳在我心裡的地位，是那麼崇高，那麼尊貴！全世界沒有一個人在我心中有妳這樣的地位！我尊敬妳，憐惜妳，愛妳，仰慕妳，想妳，弄得自己已經快要四分五裂，快要崩潰了，這種感情裡怎會有一絲一毫的不敬？我怎會欺負妳？侮辱妳？我的所行所為，只是情不自禁！五年以來，我苦苦壓抑自己對妳的感情，這種折磨，已經讓我千瘡百孔，遍體鱗傷！我要逃，妳不許我逃！我要走，妳不許我走！在碼頭上，妳說我聽不見妳心底的聲音，我為了這句話，不顧所有的委屈痛苦，毅然回來，而妳，卻像躲避一條毒蛇一樣的躲開我！妳知道我有多痛苦嗎？妳知道我等妳的一個眼神，等妳的一句話或一個暗示，等得多麼心焦嗎？妳弄得我神魂顛倒，生不如死，現在，妳還倒打一

靶，說我在欺負妳！妳太殘忍了，妳太狠了！妳太絶情了。』

夢寒的淚，更是奔流不止了。

『好了！』他轉開頭，冷冷的說：『如果妳認爲我對妳的愛，是一種侮辱的話，那麼，請妳走吧！如果妳心裡根本沒有我，只有那些仁義道德，那麼，也請妳走吧！我以後再也不會糾纏妳，威脅妳了！當我要離開曾家的時候，也請妳再也不要出面來留我！我很傻很笨，我會誤會妳的意思！』

她咬咬嘴唇，咬得嘴唇出血了。她站在那兒，有幾秒鐘的遲疑。然後，她重重的一摔頭，就毅然的掉轉身子，伸手去開房門。

他飛快的攔了過來，臉色蒼白如死。

『妳真的要走？』他問。

『是的，我要走！』她噙著淚說：『我根本就不該走進這個房間，根本就不該站在這兒，聽你說這些話！聽你用各種方式來扭曲我，打擊我！想當初，我是拜過貞節牌坊嫁進來的，但是，就在拜牌坊那一瞬間，我已經有了一個不貞不節的靈魂，因爲我的喜帕飛到了你的身上，我掀開喜帕第一個見到的不是靖南而是你！從此以後，你的所作所爲，你的風度，你的言行，你的談

吐，你的孤傲，你對我的種種照顧……全體變成了生活的重心，如果沒有你，我生書晴的時候大概已經死了，如果沒有你，靖南死的時候，我就該一頭撞死在貞節牌坊上算了，何必再苟且偷生呢？爲了這世界上有這麼一個你，我活著，雖然活得好辛苦，但，能偶爾聽聽你的聲音，看看你的容顏，悄悄的把你藏在内心深處，就也是一種幸福了！我以爲，你對我也是這樣的，發乎情，止乎禮！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，彼此默默的愛，默默的奉獻，默默的關懷，默默的相許相知……可能就要這樣默默的相處一輩子，但，絕不冒險打破這種沈默，以免連這份默默相愛的權利都被剝奪掉！你以爲只有你在苦苦壓抑？只有你在痛苦煎熬？你說我殘忍！你才是殘忍！不止殘忍，而且毫無理性！既然口口聲聲說我心中沒有你，算我白來這一趟！言盡於此，以後，我們就各走各的路，誰也不要管誰了！』一口氣說完了這篇話，她昂著頭，又要去開門。

他用身子擋著房門，眼睛裡，臉上，全都綻放出光彩。

『終於，終於……』他吸著氣說：『逼出了妳這一篇真心話！』他閉了閉眼，眼角竟滑落了一滴淚。他用手拭去淚，笑了：『值得了，這就夠了！如果默默相愛是妳所希望的，我爲妳的希望而努力！我知道了，我明白了！曾家的七道牌坊像七道大鎖，鎖住了妳，也鎖住了我！』他深深深深的凝視著她，用掏自肺腑的聲音，低聲下氣的說：『原諒我！原諒我說了那些話，原諒我

故意傷了妳的心……我沒有辦法，我突然對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……如果不親耳聽到妳說，我會失去全部的勇氣……』

她沒有等到他把話說完，他的那一滴淚，他的笑，他的低聲下氣……使她那女性的心，再也承受不住，整個人都爲他而震動了。她忘形的撲了過去，把他那熱情的，狼狽的頭，一把抱進了自己的懷裡。他被這樣的舉動所驚怔了。內心的狂喜已難以形容，他抬起頭來，四目相對，熱情迸射。兩人都同時找到了對方的唇，緊緊的貼在一塊兒了。

一陣天搖地動，意亂情迷。她驀的推開他，驚慌的喊：

『不行不行！這樣演變下去會不可收拾！看看現在……』她惶恐至極，聲音都發抖了：『看看咱們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了？如果再不停止彼此的誘惑，我們還會做出更可怕的事情來！到時候，你忘恩負義，我十惡不赦，幾百層地獄都不夠我們下的！』她哀聲喊：『快放我出去吧！快放我出去吧！真的愛我，就請保護我！』

他悚然而驚，她最後那句話，使他驚醒了。

『別慌！』他急切的說：『把眼淚擦了，再出去！』

她沒有擦，奮力的拉開房門，她逃也似的，跌跌衝衝的跑走了。

她並不知道，在這個黑漆漆的夜裡，曾家還有另一個不眠的女人，正站在迴廊上，望著雨杭那亮著燈的窗子發呆。這個女人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曾家的奶奶。因而，奶奶目睹了夢寒衝出雨杭的房間。目睹了她用手摀著嘴，哭著跑開的身影。奶奶驚嚇得張口欲喊，身子挺得筆直，一顆心掉進了無底的深淵裡。

第二天上午，奶奶把夢寒叫進了祠堂裡。摒退了所有的人，關起了那厚厚的大木門，奶奶開始怒審夢寒。

『妳給我在祖宗前面跪下！』奶奶聲色俱厲。

夢寒一句話都沒有辯，就直挺挺的跪下了。

『妳說！妳昨晚半夜三更，到雨杭房裡去做什麼？』

夢寒一個驚跳，立刻面如死灰，全身的血液，都在剎那間凍成了冰柱。她張口結舌，目瞪口呆，一句話都答不出來。

『說！』奶奶的龍頭枴，重重的跺在地上：『妳敢說一個字假話，我會讓妳終生後悔！說！』

夢寒那裡說得出話來，全身都簌簌發抖了。

『我……我……』她顫抖著，口齒不清。『我……我……』

『妳一個寡婦人家，怎麼如此不避嫌疑？是不是你們之間，已有不可告人之事，妳給我從實招來！』

『沒，沒，沒有！』夢寒終於膽戰心驚的喊了出來。

『沒有？那妳去幹什麼？不要對我說妳根本沒有去！是我親眼看見妳從他房裡跑出來的！你們這樣偷偷摸摸已經多久了？妳說！妳半夜溜到他房裡去，有多少次了？妳說！我現在都想明白了，怪不得雨杭不肯成親，原來和妳暗通款曲！妳這個無恥的女人，靖南屍骨未寒呀！是不是笛子聲就是你們的暗號，他吹笛子召喚妳，妳就溜到他房裡去！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』

『不不不！不是！不是！不是！不是……』夢寒痛喊出聲了：『奶奶！我跟您發誓，不是這樣的！我嫁到曾家五年以來，一共只去過雨杭的房間兩次，我不騙妳，如果我說了假話，讓祖宗罰我不得好死，讓雷劈死我！上一次去，是奉奶奶之命，去說服他娶靖萱！這一次……這一次……』

『這一次是做什麼？』

『這一次是……』夢寒心一橫，開始編故事：『是因爲雨杭執意要回杭州，念頭一直没有打消，爹很不放心，要我有機會的時候跟他談一談……我確實是聽到笛子聲而去的，但是，並不是您想像的那樣……我跟您發誓，我没有做對不起祖宗，對不起靖南的事啊……我也没有那個膽量啊……』

『那麼，』奶奶尖銳的盯著她：『妳爲什麼從他房裡哭著跑出來？』

『因爲……咱們談著談著，就談到了靖南，是我一時之間，按捺不住，悲從中來，所以所以，我就哭了，自己也知道不該哭，就跑出來了！』夢寒對奶奶磕下頭去：『請奶奶息怒，請奶奶原諒，我知道我錯了！以後……以後再也不敢了……』

奶奶直著眼，喘著氣，暗暗的琢磨著夢寒的話。越想越狐疑，越想越生氣。龍頭枴又重重跺地。

『我不相信妳！即使妳說的是真的，妳到雨杭房裡去哭哭啼啼，也是品行不端，毫無教養的行爲！一個女人的眼淚，是可以隨便在男人面前掉的嗎？妳這不是勾引是什麼？』

『我……我錯了！我錯了！我錯了！』夢寒一疊連聲的說，不住的磕著頭。『是我糊塗，是我不避男女之嫌，都是我錯！我已經後悔極了！』

『我會去找雨杭問個清楚！假若妳說了一個字的假話，我會要妳求生不得，求死無門！』

夢寒打了個冷戰。

『奶奶！』不知從那兒冒出來的勇氣，她吸著氣說：『我做了任何的錯事，請奶奶關著門懲罰我，如果鬧得人盡皆知，我也沒有臉再活下去了！雨杭那兒，空穴無風，您要問儘管問，只怕他剛剛發生靖萱的事，又再捲入這場是非，他是無法在曾家立足了！奶奶要三思啊！』

奶奶一驚，此話如同當頭棒喝，打醒了奶奶。她此時此刻，最怕的還是雨杭離開曾家。身世之謎，沒弄清楚之前，她是怎樣也無法放走雨杭的。她瞪著夢寒，實在不知道夢寒的話有幾分真？幾分假？她從鼻子裡『哼』了一聲，用枴杖在夢寒背上一戳，嚴厲的說：

『我姑且信了妳！妳現在給我在祖宗前發重誓，發毒誓，說妳絕不再逾越禮法，心中絕對不會再存絲毫曖昧的念頭，妳會安安分分，循規蹈矩的過日子，遠離雜念！說！』

夢寒滿懷羞恥，含悲忍淚的跪向祖宗牌位，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頭。

『媳婦夢寒，跟祖宗發誓，從今以後，絕不再逾越禮法，絕不會心有曖昧，從此一定循規蹈矩，倘若再有絲毫言行失控，做出引人猜疑的事，夢寒願遭五雷轟頂，萬馬分屍！』

奶奶點點頭，似乎得到了某種安慰。

『我告訴妳！列祖列宗在天上盯著妳，我在地上盯著妳！曾家幾世幾代的清譽，七道牌坊的光榮，絕不容許敗在妳手上！如果妳一旦食言，就算沒有五雷轟頂，我也保證妳生不如死！現在妳就給我跪在這兒，好好的懺悔一番！』

奶奶說完，拄著柺杖，掉頭而去。

夢寒跪在那兒，像是被魔咒給咒住了。抬眼看去，只見曾家的牌位，重重疊疊，森森冷冷的排列著，如同一個陰森巨大的叢林，自己就被鎖在這片叢林裡，永遠永遠都走不出去了。

這天雨杭不在家，一早就跟牧白出去辦事，到黃昏時分才回來。回家後，聽老尤說，夢寒又惹奶奶生氣，被罰跪了祠堂，他就大吃一驚。一心一意想找夢寒談一談，卻苦無機會。晚餐時，他按捺不住，一直去看夢寒，夢寒正襟危坐，目不斜視，蒼白的臉上，帶著種幾乎是恐懼的表情。這表情使他不安極了，擔心極了。而奶奶，整個晚餐的時間裡，都在默默的觀察著他們兩個。雨杭的心揪緊了，難道，昨夜的傾談，已給夢寒帶來了災難？

他的懷疑，到晚上得到了證實，當他在書晴房裡，故意逗留，在那兒教書晴寫字的時候，慈媽無聲無息的走了過來，塞了一張摺疊得小小的紙箋給他。他收了紙箋，臉上雖然若無其事，心

裡已有如萬馬奔騰。回到房裡，他打開紙箋，只見上面寫著：

『一番傾談，百種罪孽，奶奶已經起疑！七道牌坊，如同七道魔咒，我已被禁錮，無處可逃！助我救我，請遠離我！』

他把紙箋緊壓在胸口，心裡，是撕裂般的痛楚。他抬眼看著窗外，只見煙鎖重樓，霧迷深院。透過那迷濛的夜霧，曾家大門外那七道牌坊，隱隱約約的聳立在夜色中，那麼巍峨巨大，高不可攀，像是七個巨人，正看守著曾家所有的人與鬼！

10

雨杭和夢寒，就這樣陷進了一份絕望的愛裡。

這份絕望的愛，把兩個人都折磨得十分悽慘。夢寒說得很好，只要默默的相愛，不需要接觸，不需要交談，把愛深深的藏在心裡就可以了。但是，這樣的愛太理想化了，太不實際了，太虛無飄渺了，太神聖了……雨杭没有辦法這樣神聖的去愛一個女人，他渴望見她，渴望和她相聚，渴望和她相守，渴望和她「朝朝暮暮」！這種渴望，使他神思恍惚，心力交瘁。

他想不出任何辦法，可以飛渡曾家的重重關防。無論是有形的門與鎖，還是無形的門與鎖，都把他和夢寒，牢牢的鎖在兩個不同的監牢裡。不能探監，不能通訊，偶爾交換一個視線，她都

像犯了重罪一般，會張皇失措。不知道奶奶怎樣嚇唬了她，她怕得要命，真的怕得要命。不止她怕，連慈媽都怕。慈媽自從幫夢寒傳過信以後，就知道了兩個人的心事。她好心痛，這五年以來，她眼看著夢寒在曾家的種種遭遇，也眼看著雨杭對夢寒的種種照顧。尤其夢寒難產的一幕，讓她永遠難忘！雨杭對夢寒的這一片心，她早就有些明白了！真遺憾，爲什麼當初嫁的人是靖南而不是雨杭？難道婚姻都是錯配的嗎？但是，事已至此，曾家是這樣標榜『貞節牌坊』的家庭，夢寒已經沒有翻身的餘地了。如果她還有什麼非分的想法，她會被奶奶整死的。慈媽想到奶奶，就比夢寒還緊張。她拒絕再幫兩人做信差，找到一個無人的機會，她哀求般的對雨杭說：

『雨杭少爺，老天爺牽錯了紅線，配錯了姻緣，可這是咱們小姐的命！求你饒了她吧！你會害死她的，真的！』

『慈媽，』他聽不進去她那些話，只是哀懇的，焦灼的說：『妳快想一個辦法，讓我能見上夢寒一面才好，我有很重要的話要對她說……』

『我沒有辦法，我什麼辦法都沒有！』慈媽轉身就逃走了。以後，連慈媽都避著他了。

這種日子不是人過的，這種日子會要他的命！一連許多天，他不敢待在曾家，他去了漆樹園，和卓老爹、秋貴他們一起工作，鋤草施肥，披荊斬棘，把自己所有的精力，都消耗在體力的

工作上。他做得比誰都賣力，好像恨不得把一季的工作，全在幾天內做完似的。這樣賣力的工作，把別的工人都嚇壞了。他倒也不去管別人，只是埋著頭做自己的。然後，有一天，風雨交加，別的工人都避雨去了，他卻淋著雨，繼續工作了一整天。那天夜裡，他開始發高燒。他自己是醫生，深知這些日子來，體力和心力的雙雙煎熬，硬是把他打垮了。病情來勢洶洶，第二天，他已下不了床。

奶奶、牧白、文秀、靖萱、以及小小的書晴，全都來探視他，只有夢寒沒來，慈媽也沒來。奶奶和牧白都很著急，奶奶把卓老爹罵了個沒完沒了，如果不是他管理不善，何至於要雨杭親自去園裡工作？不顧雨杭的堅決反對，他們還是給雨杭請了大夫，大夫說了一大堆的『內熱』『外寒』之類的名詞，開了一些中藥，吃下去以後，一點用也沒有。雨杭高燒不退，幾天以後，人已經憔悴不堪，形銷骨立。奶奶真的很著急，私下問牧白：

『他自己是醫生，怎麼不給自己好好的治一治呢？』

『唉！』牧白嘆氣說：『這所有的醫生，都是會給別人治病，就不會給自己治病，他老說他沒事沒事，也不曾看到他開什麼藥給自己吃！搞不好他那個藥箱裡的藥，都給咱們家的人吃光了！』

『你去瞧瞧去！瞧瞧他那個藥箱裡還有沒有藥？我也不管他信不信中醫了，我讓張嫂給他燉人參，補一補再說！』奶奶說著，驀然間話題一轉：『牧白，我問你，』她嚴肅的說：『你上次告訴我的那個故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說那吟翠是個歡場女子，什麼叫「歡場」？如果她騙了你呢？如果這孩子根本不是你的種呢？你有沒有更有力的證據來證明這件事？』

『娘！』牧白痛苦的說：『我們現在不要研究這個了，好不好？如果妳要懷疑吟翠的清白，那麼，這是一件永不可能有證據的事！我說過，和不和他相認，對我已經沒有那麼重要，只要我不會失去他！』

『唔，』奶奶沈思著，自語似的說：『對你或者不重要，對我，它卻太重要了！對曾家，也太重要了！』

牧白此時此刻，實在沒有心思研究這個。他回到雨杭房裡，去翻他的藥箱，打開來一看，裡面的藥瓶多得很，每瓶藥都還有大半瓶。他忍不住就去推床上的雨杭：

『喂！你醒醒，你這藥箱裡明明有藥，為什麼不吃吃看？』

『別煩了！我不想吃！』雨杭一翻身就面朝裡睡，拿棉被把自己的頭蒙住。

牧白拉開了棉被，伸手摸摸他的額。

『你燒成這樣子要怎麼辦？已經五天五夜了，燒一直沒有退，你不是有退燒藥嗎？是那一瓶呢？』他拿了一堆藥瓶到他床前去。『你看一眼呀！』

雨杭被他拉扯得無法休息。忽然間，他翻過身子來，一把抓住了牧白胸前的衣服，睜大了眼睛，激動的衝口而出：

『乾爹！我沒救了！吃什麼藥都沒有用了！』

『什麼話？』牧白臉色大變。『不過是生場小病而已！幹嘛要咒自己呢？』他瞪著雨杭，在雨杭眼中看出了一些東西，他擔心的問：『雨杭，你是不是有什麼心事？』

這一問，雨杭就再也沈不住氣了。他從床上坐了起來，手握著拳，重重的搥了一下胸口：

『是的！我有心事，我被這個心事，快要壓得窒息了！我真的苦不堪言，生不如死！乾爹，你害死了我！』

牧白臉色慘白。

『我害死了你？是……是什麼心事讓你這麼痛苦呢？是……是……你的身世嗎？爲什麼是我……害你……』

『你爲什麼要收養我？爲什麼要讓我走進曾家？爲什麼要讓我遇到夢寒？』雨杭喊了出來，

用雙手痛苦的抱住了頭：『我愛上了夢寒！』他呻吟般的說：『我愛上了夢寒！』

牧白猛的一震，手裡的一瓶藥掉到地上打碎了。他跌坐在床沿上，目瞪口呆的看著雨杭。

『乾爹！』雨杭話已出口，就豁出去了，他撲向了牧白，抓著他搖了搖：『請你幫助我！請你救救我，我真的心慌意亂，束手無策了！我知道，這是不可以的，這是錯誤的，我違背了道德禮教，罪不可赦！可是，我就是情難自禁，我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，我就是愛她，好愛好愛她！愛到我神魂不定，心都碎了！我簡直活不下去了！』

牧白仍然呆若木雞，雨杭再搖了搖他。

『你不要這樣子！請你幫我！也請你幫夢寒……』

牧白整個人都跳了起來。

『你是說，這不是你的單相思？夢寒也……也……』

『是！夢寒上次被奶奶罰跪祠堂，就因爲奶奶撞見夢寒從我房裡出去！但是，夢寒是來跟我說，我們不可以相愛的，但是，人生並不是所有的事，都能用「可以」或「不可以」就解決的！』

『奶奶也知道了？』牧白更加驚惶了。

『沒有！奶奶只是懷疑，可是，夢寒已經嚇得魂飛魄散了！她已經全面性的拒絕跟我溝通了！我們住在同一個屋簷底下，卻見不了面，說不了話，這種生活，實在是人間地獄，我過不下去了！夢寒，她嫁進曾家那天，她的紅巾就飛到我的身上，或者，命中注定她是我的！她現在還那麼年輕，你們為什麼要讓她把整個的一生陪葬掉呢？如果我可以給她一個幸福的婚姻，一個嶄新的未來，不是也很好嗎？』

『住口住口！不要說了！』牧白緊張的一把抓住雨杭，低吼著說：『你給我徹底打消這個念頭，放棄這種論調，你聽清楚了嗎？再也不要提這件事，再也不要讓奶奶起疑！你聽到了嗎？你們不可能有婚姻，不可能有未來，什麼都不可能有！這不是我答不答應，或奶奶點頭搖頭的事！這是整個白沙鎮的事！你明白嗎？』

雨杭眼神昏亂的盯著牧白。

『因為七道牌坊不單是曾家的，幾百年下來，它們已經是整個白沙鎮，整個歙縣，整個徽州地方上的一種光榮徽幟，它們在老百姓的心目裡是神聖的，不容褻瀆的，要是誰敢讓這七道牌坊蒙羞的話，那會引起公憤的！所有曾氏家族的族長都會出來說話，所有的鎮民都會群起而攻之！那會是一個人間最慘烈，最殘酷的悲劇！那決不是你能承受的，更不是夢寒所能承受的！假若弄

到那個程度，我連救都沒法救你們！我不騙你……』他激動的搖著雨杭：『雨杭！你千萬別糊塗，千萬別害夢寒！這件事到此爲止，你的痴心妄想，只會害了你自己，毀了夢寒！這太可怕了！你一定要相信我……你今天病得糊裡糊塗，我等你腦筋清楚了，再跟你仔細談！』

雨杭絕望的往後一倒，倒在床上，所有的力氣都沒有了。他閉上眼睛，不想說話，也沒力氣說話了。牧白見他這樣子，痛在心裡，卻不知怎樣來安慰他。這件事，給他的震驚太大太大了，他必須去撫平自己的思緒。再看了雨杭一眼，他惶惶然的說：

『你可能是燒糊塗了，才會說這些，趕快吃點藥，把燒退下去再說！』

『你不要管我了！』雨杭激烈的一喊，就往床裡面滾去，把臉對著牆說：『你隨我去吧！我死不了的！』

牧白毫無辦法，只得帶著一顆驚惶失措的心，憂心忡忡的離去了。

雨杭躺在那兒，覺得自己從來沒有這樣脆弱過，真是心灰意冷，了無生趣，情緒低落到了極點。本來就在發高燒，這一下，更是全身滾燙，四肢無力，整個神志，都變得混沌不清了。

就在這片混沌不清中，他忽然覺得有人在推著他，有個聲音在他耳邊急切的低喊著：

『雨杭！雨杭！雨杭！雨杭……』

夢寒！可能嗎？他陡的驚醒了！翻過身來，他迷迷糊糊的睜開了眼睛。於是，他看到夢寒的臉，在一片水霧中蕩漾。她坐在床沿上，向他仆伏著身子，她那美好的雙瞳，浸在兩泓深深的潭水裡。怪不得賈寶玉說女人是水做的，夢寒就是水！涓涓的水，纏綿的水，清幽的水，澄澈的水，澎湃的水，激盪的水，洶湧的水……即將把他吞噬淹沒的水！

『雨杭！你醒一醒，你看到我了嗎？你看著我，因爲我只能停兩分鐘，慈媽在門外幫我把風，可是我怕得要命，我不敢多待！所以，你一定要清醒過來，否則我就白白冒了這麼大的險，白白跑了這一趟！』

雨杭真的清醒了，他猛的抬起身子，抬得那麼急，以至於一頭撞在床頭的橫柱上，撞得『砰』的一聲響。夢寒急忙去幫他揉著，淚水撲簌簌的潸潸而下。淚珠滴在他的臉上，如同清泉甘露，他精神一振，沮喪全消。他努力睜大眼睛，伸手去捉住了她在自己額前忙碌的手：『妳來了！妳居然冒險來了！』

『聽我說！』她掙開了他的掌握，伸出雙手，去捧住了他的臉，她逼視著他，用力的，清晰的說：『你一直是我的醫生，我不允許你病倒！請你爲了我，快快的好起來！靖萱告訴我，你不

吃藥，又不給自己治療，你要讓我心痛而死嗎？不能和你接觸，不能跟你說話，已經是最大的煎熬了，我們誰都沒有辦法再多承受一些了！你，千萬千萬，要爲我保重啊！』

他盯著她。笑了。

『我那有生病？我好得很，故意做出生病的樣子來，就爲了把妳騙過來，聽妳講這幾句話！不信，我下床給妳看！』他坐起身子，掀開棉被，就要下床，無奈一陣頭昏眼花，天旋地轉，整個人就差點滑落到地上去。夢寒大驚失色，急忙扶住他，把他推上床，他無法再逞强了，坐都沒坐穩，就重重的倒回去了。夢寒仆在他身上，淚如雨下，哽咽的低喊：

『雨杭，你要我怎麼辦？』

他伸出手去，撫摸著她的面頰，試圖用手指拭去她的淚。

『我錯了，』他啞啞的說：『不該把自己折騰成這個鬼相，讓妳擔心，又讓妳冒了這麼大的危險來看我！妳放心，我會吃藥，我馬上就會好起來，真的，不騙妳！我知道，妳來這麼一趟，是多麼艱難，要鼓起多大的勇氣，妳來了，我真的是萬死不辭了！我要爲妳堅强，爲妳赴湯蹈火，排除萬難，那怕前面有七道，還是七百道牌坊，我咬了牙也要一個個闖過去！』他輕輕的推了推她：『去吧！快回去，別讓奶奶看見了！我現在這樣衰弱，只怕保護不了妳！妳快走！』

她點了點頭，站起身來，他的手從她面頰上落下來，卻又握住了她的手。他的手因發熱而滾燙，她的手因害怕而冰冷。她捨不得把自己的手從他手中抽出來，站在那兒痴痴的看著他，兩人淚眼相看，都已肝腸寸斷。然後，慈媽在外面輕輕咳嗽，使兩個人都驚醒過來。夢寒倉卒的擦擦眼淚，匆匆的說：

『我非走不可了！』

他鬆了手。她毅然的一轉身，向門口奔去。他緊緊的注視著她的背影。她跑到門口，忽然站住，又掉回頭，再奔回到床邊，俯身在他唇上印下一吻。她用熱烈的眼光瞅著他，激動的說：

『啊，我會被五雷轟頂，萬馬分屍！』

說完，她飛快的站起身來，這次，再也不敢回頭，她匆匆的跑走了。

他看著她的身影消失，看著那兩扇門闔攏，他低喃的說：

『妳不會！五雷要轟妳，必先轟我，萬馬要分屍，必先分我！就算七道牌坊全倒下來壓妳，也必須先把我壓成肉泥！因為我會擋在妳的前面！』

雨杭這次的病，雖然來勢洶洶，去得倒也很快。一個星期後，他又跑出跑進了，看起來精神

覺了，把夢寒盯得死死的。所幸，夢寒自從跪祠堂以後，似乎深有所懼，每日都關在房間裡，深居簡出。這使奶奶在疑惑之餘，也略略放了心。

但是，牧白卻如坐針氈，惶惶不可終日。自從知道了雨杭的祕密，他簡直是憂鬱極了，擔心極了。夢寒還這麼年輕，雨杭又這麼熱情，孤男寡女，乾柴烈火，萬一再發展下去，一定會出事！他想來想去，只好下定決心，先把雨杭調走再說！希望時間和空間，可以沖淡兩人的熱情。於是，當雨杭病體稍癒，他就和雨杭來到碼頭上，他看著泰豐號說：

『這幾天，我已經吩咐行號裡，陸續把貨物裝箱上船了！』

雨杭震動的看著牧白，眼光變得非常敏銳。

『我想，你還是早一些走比較好，免得你留在家裡夜長夢多！我實在太擔心了！』牧白坦白的正視著他：『你辦完了事情，就回杭州去看看江神父吧，你不是心心念念要回去看他的嗎？你不妨在那兒多住一段時間，冷靜冷靜你的情緒，換一個環境住住，或者，你就會醒過來了！』

『乾爹，』雨杭憋著氣說：『你是在趕我走嗎？』

『我實在實在捨不得你走，但是，我情迫無奈，逼不得已啊！』

『別說什麼情迫無奈，逼不得已的話！你對我確實是仁至義盡，今天是我對不起你，你如果想和我恩斷義絶，不必兜圈子，你就對我直接說了吧！』

『什麼恩斷義絶？』牧白大驚。『那有那麼嚴重？你以爲我要和你一刀兩斷嗎？』

『難道不是嗎？從來都是我要走，你死命不讓我走，即使是我鬧脾氣，住到船上來，離家咫尺而已，你也苦口婆心的非把我勸回不可，每逢我要跑船的時候，你更是千交代，萬囑咐的要我早日歸來。這些年來，你一直像隻無形的手，無論我到那裡，你都把我往回拉，可是，我現在卻强烈的感覺到，你這隻手，在把我拚命往外推……』

『你不要誤會啊，』牧白焦灼的說：『這只是暫時的，因爲我不能放任你再在這個危險的感情漩渦裡去轉，你會毀滅的！』

『我不會毀滅，只要你幫我，我就不會毀滅！』

『我不能幫你！一點點都不能幫你！』

『我懂了！』雨杭悲憤的說：『你我的父子之情，實在沒辦法和那七道牌坊相比！你重視那些石頭，更勝於我和夢寒！你們曾家都是這樣的，什麼都可以割捨，什麼都可以放棄，就爲了那七道牌坊！以前，我聽說有的宗教用活人的血來祭祀，我不相信，但是，這些牌坊，就是用活人

的血來祭祀的！』

『你不要說這些偏激的話！無論如何，忠孝節義是我們中國最基本的美德，我們不可以因一己的私慾，把它們全體抹煞！你是那麼聰明的人，爲什麼如此執迷不悟？你必須振作起來，忘掉夢寒！你放心，我和你的父子之情，永不會斷！我也不會重視牌坊，更勝於重視你！就因爲太重視你，才苦苦勸你離去！到杭州去另外找一個對象……』

『我不跟你說了！』雨杭生氣的說：『你從沒有戀愛過，你根本不瞭解愛情！你要我走，我就走！反正這是你的家，我無可奈何！但是，我告訴你，不管我走到那裡，我不會放棄夢寒！』

他掉轉身子，大踏步的走開了，剩下牧白，滿心痛楚的站在那兒發呆。

幾天後，雨杭好不容易，看到夢寒帶著慈媽和書晴，從花園中走過。他四顧無人，就再也顧不得忌諱，衝了過去，他匆匆的對慈媽說了一句：

『慈媽，掩護我們！』

就一把拉住夢寒的胳臂，把她拖到了假山後面去。

慈媽大吃一驚，嚇壞了。趕快拉著書晴，坐在假山外面的出口處講故事。一會兒講虎姑婆，

一會兒講狼來了，心慌意亂之餘，講得亂七八糟。幸好書晴年紀小，完全不解世事，照樣聽得津津有味。

在假山後面，雨杭把握著僅有的機會，和有限的時間，急促的說：

『妳聽著，夢寒！我再過三天，就要上船，可能要兩三個月才能回來！』

夢寒點點頭，難掩滿臉的關懷之情。

『你的身體怎樣？爲什麼不多休息幾天呢？』

『別管我的身體，我的身體好得很，自從妳來過以後，我就好像被打了强心針，現在是刀槍不入，水火不攻了！妳放心！妳聽好，我已經下了決心，我要去做一番安排，妳好好的在這兒等我，我回來以後，就帶著妳遠走高飛！』

夢寒瞠目結舌。

『你什麼？你說什麼？什麼遠走高飛？』

『夢寒，在這個家庭裡，妳我只有兩條路，一條是被禮教處死，一條是被相思處死，總之都是死路一條！我們這麼年輕，我們必須闖出第三條路來！所以，我這次要去杭州，要去上海，爲我們的未來找尋幫助，我現在已經有了腹案了，我要帶著妳和書晴，遠涉重洋到英國去，到一個

完全不同的國度，那兒沒有牌坊的壓迫，沒有禮教的撻伐，也沒有憤怒跟唾棄來傷害我們！我們可以重新開始，建立一個全新的家！』

夢寒深深的抽了一口氣，急遽的搖起頭來：

『不行不行！你快打消這樣的念頭，我不能跟你走！』

『你一定要跟我走！』雨杭堅決而熱烈的說：『我們都已經試過了，妳那套「默默的愛」是行不通的，我也不要這樣「默默的」愛妳，我要讓全天下都知道我愛妳！我無法忍受相愛是犯罪，是見不得人的這種事實！所以，讓我們站到陽光底下去，坦坦蕩蕩的愛吧！』

『不行不行！』夢寒依舊慌亂的搖著頭：『我沒時間站在這兒聽你的天方夜譚了！我要走了！給人撞見，我就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！』

『夢寒，』他正色的，真摯的，幾乎是命令的說：『我從來沒有這麼認真過，我也終於明白，沒有妳，我是無法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！我的生命和妳的生命，已經纏在一起，再也分不開了！請妳相信我，不要驚慌，也不要猶疑，等我回來帶妳走！』

『你不要計畫也不要白費心機了！』她急急的說：『不論我在感情上面是多麼的把持不住，我還有我的道德觀，我的思想和我的爲人……我已經充滿犯罪感了，你還要誘惑我，煽動我，我

不能再墮落沈淪下去了！我不跟你走，絶不絶不！』

「我以爲，妳是愛我的！」

「愛是一回事，放棄自己的責任又是一回事！讓我坦白告訴你吧！我對你的愛，那麼深刻又那麼强烈，幾乎没有任何一種感情能夠和它相比！但，我也深受良心的譴責，這份譴責，使我痛苦不堪！我覺得我已經是大錯特錯，恬不知恥！如果我再荒唐到去和你私奔的話，我會輕視我自己，痛恨我自己的！假若我輕視自己又痛恨自己的情況下，我怎能繼續愛你呢？所以，如果我真的跟你走了，我們的愛，也會在我强烈的自責下破滅掉！那，還會有什麼幸福可言呢？』

「哦！』雨杭痛苦的低喊：『我現在必須和妳討論妳的「道德觀」，修正妳的思想，但是，我没有時間，没有機會跟妳徹底的談！想見妳一面，單獨説幾句話，比登天還難，像現在這樣還是瞎撞出來的，妳叫我怎樣來説服妳呢？怎樣跟妳講道理呢？』

「你不用説服我，也不要和我説道理了！你那套「坦坦蕩蕩」的愛，才是行不通的！我們有什麼資格「坦坦蕩蕩」呢？我們的緣分只有這麼多呀！好了，不要再談下去了，太危險了！你……』她深深切切的看著他：『一路順風，珍重珍重！』

説完，她衝出了那座假山，拉起小書晴的手，就急急的走掉了。

雨杭仍然站在那假山邊，呆呆的站了好久好久。夢寒的話，像是一盆冷水，對他當頭潑下。但是，他没有洩氣。自從夢寒在他病中，出現在他床前，用那種狼狽而熱情的聲音説：『啊，我會被五雷轟頂，萬馬分屍！』之後，他就無懼無畏了。如果，在這人間，像這樣强大的愛，都没有力量衝破難關，那麼，還有什麼力量是可以信任的呢？

三天後，雨杭離開了白沙鎮。

11

雨杭的暫時離開，使曾家很多的人都鬆了口氣。牧白懷著有關雨杭身世和愛情的雙重祕密，已經不勝負荷，整天都提心吊膽，所以，這次是真的希望他早些走。奶奶自從知道雨杭可能是曾家的骨肉以後，對雨杭的感情就非常矛盾，一方面不自禁的要去喜愛他，一方面又不自禁的要去懷疑他。再加上那份隱隱的不安，生怕夢寒和他之間，發生不可告人之事，所以，也弄得整天精神緊張。現在，他走了，她才能定下心來仔細的想一想。夢寒雖然離愁百斛，無限相思，可是，他走了，她總算不必躲躲藏藏，到處避嫌了。也不必連視線眼光都受監視了。更不必害怕，他會從假山後面跳出來，或深更半夜一直吹笛子了。這才有機會喘一口氣。

這樣，兩個月過去了。曾家，不管私下裡怎樣暗潮洶湧，表面上，卻相當平靜。人人都借此機會，休養著疲憊的身心。

靖萱好不容易，總算挨到放暑假了。這天下午，她又借著學畫之便，和秋陽見面了。她和秋陽，從小，就有一個秘密的會面之處，他們稱它爲『老地方』。那是在一個幽靜的小山坡上，有一片樹林，林子裡有很多的合抱的大樹。在其中一棵上面，秋陽十七歲那年，在上面刻下了一株萱草，一個太陽，對她說：

『紅樓夢裡說，賈寶玉和林黛玉，前生一個是石頭，一個是仙草，仙草因石頭幫它遮風避雨，無以回報，便誓言轉世爲人，將用一生的眼淚來還！』他指著大樹，笑著說：『現在妳看，這太陽是我，萱草是妳，咱們不像他們那麼苦，因爲太陽是溫暖的，光明的，它會讓萱草茁壯成長，朝氣蓬勃！咱們之間，沒有恩，沒有債，沒有眼淚，只有愛和陽光！』

說得那麼好，怎麼可能沒有眼淚呢？沒多久，靖萱就發現，眼淚和愛情根本是個連體嬰，分都分不開的。在他們這些年的戀愛裡，她還真的流了不少的淚，因爲，她好愛哭，歡樂的時候要哭，離別的時候要哭，害怕的時候要哭，等待的時候要哭，久別重逢時，又忍不住要哭。

現在，兩人在樹下相逢，靖萱當然又控制不住眼淚了。這年的秋陽，已經唸到大三了，再過

一年，就要大學畢業了。他早已長成爲一個身材挺拔，皮膚黝黑，健康明朗，英俊瀟灑的年輕人了。

兩人在大樹下一見面，就忘形的擁抱在一起了。秋陽找到了她的唇，就給了她一個又熱烈又纏綿的吻。吻完，他才激動的，迫切的說：

『我收到妳的信，真是嚇得魂飛魄散，奶奶怎麼會那麼瘋狂，居然要把妳和雨杭大哥送作堆！還好事情過去了，但是，我的危機意識也產生了！這樣下去，不是辦法，我遠在北京唸書，對妳鞭長莫及，妳家裡隨時會把妳嫁掉，我們一定要想個長久之計才行！』

『眼前這個難關度過了，我就放心不少，反正奶奶已經鑽了牛角尖，家裡只剩下我這個女兒，她一定會找個人來招贅的！平常的人奶奶還看不上！又要門當户對，又要肯入贅，那有那麼容易找呢？所以，我想，拖到你大學畢業，大概不難，等你畢業了，或者，奶奶會對你這個學歷另眼相看，把我許給你也說不定！就像對雨杭大哥一樣！雨杭什麼都沒有，家世，財產，門第……統統談不上，就是有人才！』她抬頭熱烈的看著他：『好了！咱們不談這個了！你，在北京半年了，有那麼多女同學圍繞著你，你……有沒有……有沒有……』

『交女朋友嗎？』秋陽接口說：『當然有啊，大學裡的女學生，和咱們這鄉下地方是完全不

同的，白沙鎮保守得可以放進歷史博物館裡去了！北大的女學生，都主動得很呢！有兩三個，對我確實不錯！』

『兩三個嗎？』她憋著氣說：『她們很漂亮嗎？很有才氣嗎？書唸得很好嗎？你跟她們到什麼程度呢？』

『不過是拉拉小手，散散小步什麼的……』

她的腳一跺，眼眶一紅，轉身就要走。秋陽一把抓住了她，把她牢牢的箍進自己的懷裡，他緊緊的，緊緊的擁著她，在她耳邊熱烈的，真摯的，一往情深的低喊著：

『傻瓜！我的心裡面，這樣裝滿了妳，無數無數的妳，常常讓我覺得，只要一不小心，妳就會從我心裡面，滿溢到我的喉嚨口，然後，從我嘴巴裡掉出來……所以，我必須小心翼翼，萬一妳掉了出來，我還得把妳抱牢，免得摔痛了妳，再把妳裝回心裡面去……』

聽他說得如此希奇古怪，她不禁抬起頭來，驚奇的瞪著他。他的眼睛亮晶晶的，整個臉都綻放著陽光。

『我每天這樣忙碌的呵護著我心裡那無數個妳，妳認爲我還有時間去交女朋友嗎？即使我交了，她們看到我這樣魂不守舍，張皇失措的，老是忙著照顧心裡的那個妳，妳認爲，她們還會要

我嗎？』

她瞅著他，嘟起了嘴。

『你這人……學壞了！滿嘴的胡說八道！』

他正視著她，不開玩笑了。他的眼光真切而坦白。

『我並沒有胡說八道，我真的魂不守舍，每天算著回來的日子，簡直是度日如年。每晚捧著妳的信，不是看一遍，是看無數無數遍，一直看到每封信都可以倒背如流。我的心裡，真的是塞滿了妳，沒有任何空隙來容納別人了！別說拉拉小手，散散小步了，就是聊聊小天都沒有情緒……妳的人雖然不在北京，妳的音容笑貌，卻和空氣一樣，無所不在啊！』

她眨著眼睛，長長的睫毛搧動著，眼裡迅速的蓄滿了淚，她又想哭了。

『不許掉眼淚啊！』他警告的說。『我受不了妳掉眼淚啊！』

偏偏她的眼淚就落下去了。

他飛快的用他的唇去吻住她的眼睛，吻完了左邊，再吻右邊。接著，就把她的頭緊壓在他的胸前。她聽到了他的心跳聲，那麼沈重，快速而有力。感覺到這顆强而有力的心是屬於她的，她就激動得渾身都發抖了。

靖萱這天回到家裡，比平時晚了半小時，奶奶已經在那兒找人了。

『怎麼學個畫學那麼久？』

『是……今兒個上課比較晚，老師有點事……』靖萱支支吾吾的。

幸好，全家沒有一個人再追問下去，只有夢寒，對她深深的看了一眼。奶奶和文秀這天都很興奮，根本沒有懷疑她什麼。奶奶不住的對她上上下下的打量，笑吟吟的對文秀說：

『我就說嘛，這丫頭是紅鸞星動了，擋都擋不住！上次的事幸好沒成，要不然就錯失了這次的良機，是不是？』

『可不是嗎！』文秀應著，看著靖萱的眼光也是喜孜孜的。

『你們在說什麼？』靖萱聽不懂，但是，她的心已經猛烈的跳起來了。

『靖萱，』奶奶微笑的接口：『今年就是逃不掉要給妳辦喜事。真是天大的好消息！去年來我們家提過親的顧家，上個月又派人來說媒，我隨便帶了句話給他們，問他們家肯不肯入贅？結果，今天下午，他們回話了，已經一口答應了呢！』

靖萱腦子裡，『轟』的一響，如聞青天霹靂。

『這個名叫顧正峰的孩子，跟妳同年，』奶奶渾然不覺靖萱的不對勁，繼續的說著：『是顧家第五個兒子，人家人丁興旺，所以不介意入贅這回事！』

『這顧家就是南門的顧家，』文秀怕奶奶說得不清楚，又補充著說：『是好人家！家世，門第，都沒得挑！像這樣的體面人家，父母健在，卻肯入贅，真是咱們家的運氣，太理想了！所以，奶奶也爽快的答應了！』

靖萱臉上的血色，全體消失了。一陣暈眩，天搖地動的襲來，她雙腿一軟，整個人就搖搖欲墜。夢寒慌忙從後面撐住了她，急急的說：

『天氣這麼熱，八成中了暑！』

『中了暑？』奶奶定睛一看：『可不是！臉色白得厲害！我就說嘛，大熱天的，去學什麼畫！夢寒，妳快攙她回房歇一歇，反正親事已定，這些話有的是時間說！等一等，我這兒有十滴水，拿幾瓶去給她喝！』

夢寒拿了『十滴水』，扶著靖萱，匆匆的走了。

一回到靖萱房裡，夢寒立刻把房門關好，就轉身撲到靖萱身邊，緊張的握著她的雙臂，搖著

她說：

「靖萱！妳千萬不能露出痕跡來呀！如果給奶奶他們知道了，妳會遭殃的！我看這婚事是逃不掉了！妳和秋陽……就此斷了吧！」

「我不能斷，我不能不能！」靖萱激烈的說：「我已經付出了整顆心，付出了所有的感情，除了秋陽，我誰也不嫁，奶奶如果逼我，我會寧死不屈的！」她攀住夢寒，哀懇的，求助的嚷著：「妳幫幫我吧！妳去告訴奶奶，我不能嫁到顧家去！如果現在嫁到顧家去，我已經有一顆不忠的心，我違背了所有的忠孝節義，因為，我叛離了秋陽！」

「妳和秋陽，有沒有……有沒有……」夢寒瞠目結舌的問：「有沒有做出過分的事情來？你們已經……」

「如果妳問的是我有沒有把身子給他，那是還沒有，可我並不在乎給他，因為我的心早就給他了……」

「還好還好，」夢寒急忙說：「就此打住吧！靖萱，我不能去幫妳說任何話，我沒有立場也沒有資格去幫妳啊！妳心裡的苦，我明白，我比任何人都明白，我瞭解妳是多麼的痛不欲生，更瞭解妳是多麼的割捨不下！但是，生為曾家人，是命定的悲劇，妳一定掙扎不開的！如果妳拚命

掙扎，妳會弄得鮮血淋漓的！聽我，聽我！』

『如果秋陽肯入贅呢？』靖萱急迫的問：『我馬上去找秋陽，讓他也找人來提親，秋陽的條件不會輸給那個顧某某的！對了！』她積極起來：『就這麼辦，到時候，妳和雨杭都幫我們打邊鼓……爹最聽雨杭的話，咱們快發個電報，把雨杭找回來幫忙！』

『雨杭？』夢寒悲哀的，低聲的，自語似的說：『他連自己都救不了啊，怎麼救妳呢？』摔了摔頭，把雨杭硬生生的摔了開去，她振作了一下，緊盯著靖萱，誠摯的輕喊著：『靖萱！這條路太辛苦，太遙遠了！秋桐的事，妳忘了嗎？醒來吧！真的醒來吧！我多希望看到妳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婚姻，多麼希望有情人終成眷屬，可是啊，我怎麼這麼害怕呢？我真的怕妳和秋陽，會陷入絕境，會生不如死！不行不行，這種悲劇，不能在妳身上發生，妳醒醒吧！好不好？好不好？』

『不好不好！』靖萱激烈的說：『妳不幫我，我也要想辦法幫我自己！唯一不讓我變成第二個妳的辦法，就是不向命運低頭！看看妳吧！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的婚姻，把妳害得多慘，妳還要讓我重蹈覆轍嗎？我不要！我一定一定不要！我要想辦法，我非想出辦法來不可！』

夢寒看著她那張堅定的，熱烈的臉，看著她那種毅然決然的表情，和她那對灼亮灼亮的眸

子，就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。

靖萱挨到了第二個星期，還是借學畫之便，才見到了秋陽。

『什麼？』秋陽如遭雷擊。『顧家願意入贅？月底就要訂婚？』

『是啊，我都快要急死了，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，現在我要問你一句話，你願不願意入贅？』

『我？』秋陽嚇了一跳。

『咱們只剩下這條路了！如果你真的愛我，要我，那就說服你爹娘，讓他們來跟奶奶提親，好歹和顧家競爭一下，只要趕在月底訂婚以前，一切都還有希望！』

秋陽皺緊了眉頭，似乎覺得靖萱的話說得不可思議。他激動的說：

『有希望？怎麼可能有希望？第一個，我家裡就不會答應入贅，妳想想看，我爹我娘，我哥哥，包括死去的秋桐姐，大家付出一切的來栽培我，他們眼巴巴的，就希望看到一個出人頭地，光耀門楣的卓秋陽，如果我變成了「曾秋陽」，不是讓他們每個人都要氣死？他們怎麼可能同意呢？』

『那……』靖萱咬著牙問：『你的意思是不肯了？是不是？』

『我……』秋陽爲難極了：『這不是我肯不肯的問題，是我家裡肯不肯的問題，靖萱，妳家是赫赫有名的大户人家，對姓氏宗室看得很重，我家雖然卑微，對姓氏宗室是看得同樣重要的啊！』

『總之你不願意就對了！』靖萱又急又氣：『嘴裡說得那麼好聽，什麼可以爲我生，可以爲我死的，結果，連一個姓氏都捨不得放棄！我看清你了，算了，我就嫁給那個顧正峰去，沒感情就沒感情，至少，人家不介意做曾正峰！』說完，她轉身就跑。

秋陽飛快的抓住了她，著急的喊：

『妳不要意氣用事，妳聽我說！就算我肯入贅，妳以爲奶奶會點頭嗎？妳不要太天真了！秋桐只要當個小星，人都死了，木頭牌位都進不了祠堂！這種記憶，我一生難忘！靖萱，』他正色看她，眼神真切而熱烈：『以前和妳談戀愛，談得糊裡糊塗，一切只是身不由主，心不由主！自從唸了大學，我就常常在想，我們以後要怎麼辦？等到發生了雨杭大哥的事以後，我更是想破了頭，上次見面，我就跟妳說過，我們一定要有長久之計！沒料到我們這麼快就要面對這個問題！我認爲……』他加强了語氣：『我們只有一條路可走，我們私奔吧！』

『私奔？』靖萱的眼睛睜得好大好大，呼吸急促。

『是的！私奔！』秋陽有力的說：『妳千萬別露出破綻，我也不告訴家裡，事情必須非常機密，然後，等我籌備成熟，咱們說走就走！』

『可是……』靖萱猶豫的問：『我們要走到那裡去呢？北京嗎？』

『北京去不得！妳家發現妳和我跑了，第一個要找的地方就是北京！』

『那你……你唸了一半的書怎麼辦？』

『此時此刻，還顧得到唸書嗎？』秋陽大聲的說：『書，以後還有機會去唸，失去了妳，我那裡再去找第二個？』

靖萱的眼睛仍然睜得大大的，不敢相信的看著秋陽，神情昏亂。

『但是……但是……我們要去那裡呢？除了北京和白沙鎮，你什麼人都不認得，我們要怎麼走呢？靠什麼生存呢？』

『所以我說，我要籌備一下，第一件事，我們得弄一點錢，不管是走公路，鐵路，還是水路，這路費總要籌出來。第二件事，是落腳之處，要找一個大城市，容易找工作的地方，我正年輕力壯，我也不怕吃苦，應該不難找到工作！靖萱，』他盯著她：『妳願意跟著我吃苦嗎？我們

這一走，妳就再也不是金枝玉葉的大小姐了！』

『不管要吃多少的苦，不管要走多少的路，我都跟你去！』她熱烈的說：『只要跟你在一起，人間就根本沒有這個「苦」字！我們會把所有的艱苦化爲歡喜，我要做你的「芸娘」！』

『說得好！』秋陽點點頭，滿臉都是堅決。『既然妳我都有決心，那麼事不宜遲，我立刻就去進行！』

『你那裡去找錢呢？』靖萱擔心的問：『你知道，奶奶和爹娘認爲我根本不需要用錢，所以我身邊都沒有錢，但是，我有一點兒首飾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先拿去變賣……』

『妳家的首飾一露相，大概我們誰都走不了！白沙鎮的金舖就這麼兩家，全是妳家開的！不過，妳可以帶著，萬一路上需要時再用！目前，我家給我準備的學費，藏在我娘的床底下，我得想辦法把它弄到手，反正書也沒法唸了……這樣吧！下星期二，我們還在這兒見面，那時候，我無論如何都會完成初步的安排！妳也無論如何都要出來跟我見面！』

靖萱用力的點了點頭，緊緊的握住了秋陽的手，兩個人深深的互視著，都在對方眼底，看到了那份破釜沈舟的決心，和堅定不移的摯愛。然後，兩人再緊緊的擁抱了一下，就各自回家，去爲他們的未來而努力去了。

秋陽奔走了三天，終於把自己的路線定出來了。他決定要去上海，因爲上海是全中國最大的都市了，他和靖萱兩個，流進上海的人潮裡，一定像大海中的兩粒細沙，是無法追尋的。目標一定，這才發現，無論山路水路公路鐵路，這路費都是一筆大數字。沒辦法！只好去偷學費了。

秋陽的運氣實在不好，這卓老媽整天待在家裡，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，秋陽根本沒有機會去偷那藏在床下的錢。再過了兩天，他急了，半夜溜進了卓老爹和卓老媽的房間。誰知，他實在不是一個當偷兒的料，那些現大洋又被卓老媽放在一個餅乾罐裡，動一動就發出『欽欽哐哐』的聲音，結果，秋陽這個偷兒，竟被當場逮個正著。

別說整個卓家有多麼震動，多麼憤怒了。卓老爹揪著秋陽的耳朵，驚天動地般的吼著：

『你瘋了？你偷錢？這個錢本來就是你的，你還去偷它幹什麼？你染上什麼壞習慣了，是不是？賭錢？抽大煙？還是什麼？你給我老實的說！』

秋貴更是激動得一塌糊塗。

『咱們一大家子做苦工，省吃儉用積這麼一點錢給你唸書，你現在要把它偷走！你簡直不是人！』

『要錢用你就說嘛，』卓老媽傷心透了：『幹嘛用偷的呢？你要多少錢？你要做什麼用？告訴我，我給你……我就不相信你會是去做壞事……』

這樣，一家人包圍著他，又哭又罵又說又叫的，弄得他完全沒辦法了，竟在走投無路中，把和靖萱的戀愛給招出來了。不但把戀愛給招出來了，把決定私奔的事也招出來了。

這一招出來，全家都傻住了。

卓老爹跌坐在地上，用手抱著頭，只覺得天旋地轉。卓老媽立刻就放聲大哭，呼天搶地的喊天喊地喊秋桐。秋貴乾脆去找了一根扁擔來，對著秋陽就一陣亂打，嘴裡嚷著：

『我打死你！你這麼不長進，不成材！全白沙鎮只有一個女孩子你不能碰，不能惹，你就要去碰去惹，你得了失心瘋……還要跟人家逃走，你不要爹也不要娘了！唸的書全唸到狗肚子裡去了！你氣死我了！這些年白栽培了你，白白讓全家流血流汗……』

秋陽一面躲著秋貴手裡的扁擔，一面狼狽的大喊著：

『我沒有不要你們，私奔逃走是逼不得已啊！我們逃到安全的地方，成了親以後，我會拚命的工作，拚命的掙錢，然後回來接你們……我發誓，我一定一定會來接你們，我也一定一定會揚眉吐氣的……』

『吐氣個鬼！』秋貴一扁擔打在他背上，又一巴掌揮到他面頰上：『你帶著人家大閨女去私奔，人家追究起來，咱們還有活路沒有？到現在爲止，咱們還在吃曾家的飯，你搞清楚了沒有？你把家裡這一點點錢也偷走了，你預備讓咱們全家喝西北風啊……』

卓老爹終於從地上爬起來了。指著秋陽，沈痛至極的說：

『好了！你今天說的話，我就當沒有聽過！你說他們月底就要訂婚，是吧？那好，你就給我乖乖的待在家裡，一步也不准出去！直到他們訂了婚！然後你給我徹底死了這條心，回北京唸書去！』

『我沒有辦法！』秋陽喊著：『我今天說什麼，都沒有辦法讓你們瞭解，失去靖萱，我就等於失去了一切！到那時候，你們才會知道什麼叫「失心瘋」！我必須救靖萱，救我，也是救我們一家子！我今天打開了一個新局面，你們以後再也不用依靠曾家來生活……錢給我！你們不會後悔的……』說著，他伸手就去搶那個餅乾罐。

『你搶錢？你居然動手搶錢？』卓老爹這下子怒發如狂了，他跳了起來，一手搶過秋貴手裡的扁擔，就對著秋陽沒頭沒腦的打了下去。

秋貴打的時候，還手下留情，卓老爹這一打，硬是下了狠手，一扁擔又一扁擔，打得秋陽痛

徹心肺，沒有幾下子，就已經遍體鱗傷，頭破血流了。卓老媽又是心痛，又是絕望，不住口的哭喊著：

『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，打死了，咱們又少一個兒子了！哇！我怎麼這樣命苦，到底那一輩子欠了他們曾家的，一個女兒賠進去還不夠，還要賠一個兒子嗎？老天啊！老天啊……』

結果，秋陽被打得傷痕累累，動彈不得。卓老媽搬了張椅子，坐在秋陽的床前守著，不讓他出門去。等到靖萱再到『老地方』去等秋陽的時候，秋陽根本就沒有出現。

秋陽是不可能失約的，靖萱等來等去等不到人，心裡就充滿了不祥的感覺。越等越心慌，越等越害怕，越等越焦急，也越等越沈不住氣。最後，她什麼都不顧了，她直接去了卓家。

當卓家的人看到靖萱居然找上門來，真是又驚又氣。

『妳還來找他！』秋貴咆哮著：『妳是金枝玉葉的大小姐呀！怎麼不愛護自己的名譽呢？妳走妳走，妳趕快走！』

秋陽看到靖萱來了，悲喜交集。從房間裡衝了出來，急迫而負疚的喊：

『靖萱，我失敗了，我洩露了所有的事！』

靖萱看著鼻青臉腫的秋陽，心都碎了。

『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子?』她問。

『妳自己看吧!』卓老媽淒厲的喊著:『他爹和他哥哥,已經快把他打死了,妳還不放手嗎?妳爲什麼要糾纏他,爲什麼不給咱們家平安日子過呢?』卓老媽一面說著,一面就『噗通』一聲,對著靖萱跪了下去,没命的磕起頭來:『靖萱大小姐,請妳高抬貴手,饒了咱們吧!咱們是窮人家,苦哈哈,配不上妳,一個秋桐已經爲了你們曾家的人送了命,妳行行好,積點陰德,別再來害咱們家的秋陽了!我在這兒給妳磕頭了!』

靖萱用手摀著嘴,眼淚水唏哩嘩啦的往下掉。她彎下身子,想去攙扶卓老媽,卓老爹一個箭步上前,拉著她的胳臂就往屋外拖,嘴裡悲憤的嚷著:

『你們家不是出牌坊的嗎?怎麼會有妳這樣的小姐呢?妳不要做人,我們還要做人!妳快走吧!不要讓我罵出更難聽的話來!』

秋陽追向門口,秋貴拿起扁擔又要打:

『我打死你這個混蛋!打斷你的狗腿,看你還要不要跟著人家跑?』

秋陽仍然追在靖萱後面,秋貴氣極,一扁擔就對著秋陽的腿用力抽了過去,秋陽吃痛,整個人就摔跌在地。

靖萱投降了，轉身就往外跑，一面跑，一面哭，秋陽掙扎著爬起身來，直著喉嚨在後面狂叫：

『靖萱！我的心永遠不變！妳等著我，我一定會想出辦法來的！妳不要灰心！我寧可死，也不會放棄妳……』

靖萱聽著這樣的話，真是肝腸寸斷，她摀著嘴，一路哭著，一路奔著，就這樣哭回了家裡。

靖萱奔回到家裡的時候，全家正亂成一團。原來綠珠丫頭，在牌坊下等靖萱，左等右等都沒有見人，眼看天都黑了，不能再等了，就跑到田老師家裡去找靖萱，這一找，才知道靖萱今天根本就沒有去上課。綠珠這一驚非同小可，連忙回家來找。結果，全家都知道靖萱沒有學畫，人卻失蹤了。奶奶的第一個直覺，是被人綁架了，一疊連聲的要派人出去找，要報警。綠珠不曾跟牢靖萱，被罵得狗血淋頭。正亂著，靖萱哭著奔回家來了。

全家都衝到大廳去，看到靖萱這種樣子，大家更是心驚膽戰，以為她被欺負了。只有夢寒，暗暗的抽了一口冷氣，知道什麼都瞞不住了。奶奶、文秀、牧白，全圍著靖萱，七嘴八舌的在問她發生了什麼。她哭著對眾人跪了下去，一手抓著奶奶的衣襟，一手抓著文秀的衣襟，她哀哀欲

絶的説：

『奶奶！娘！爹！你們救救我！我不要嫁給顧家！我心裡已經有了人，這許許多多年以來，我和秋陽，青梅竹馬，如今已到了非卿不娶，非君不嫁的地步……我心裡再也容不下別的人了！』

靖萱這幾句話，如同對全家丟下了一個炸彈，炸得每個人都臉色慘變。奶奶拄著枴杖，顫巍巍的問：

『妳在説些什麼？妳再給我説一遍！』

『奶奶！』靖萱已經完全豁出去了：『我知道你們對卓家成見已深，可是我只有跟秋陽在一起，才有幸福可言，如果失去他，我寧願死掉！除了他，我什麼人都不嫁！當初不肯和雨杭成親，就爲了秋陽，連雨杭我都不肯了，我怎麼肯去嫁給顧正峰呢？奶奶！請妳成全我們吧！我們已經走投無路了！』

文秀一下子就跌坐在椅子裡了，嘴裡喃喃的自語：

『我不相信這種事！我絶對不能相信……』

牧白的眼睛睜得好大好大，臉色白得像紙。心臟一直往下沉，沉進了一個無底的深淵裡。這

曾家的風水一定出了問題，怎麼先有雨杭和夢寒，現在又有秋陽和靖萱？

「靖萱！」奶奶厲聲的一喊，高高的昂著頭，理智和威嚴迅速的回復到她的身上，壓住了她的震驚。「妳給我住口！這些個不知羞恥的話，是應該從一個名門閨秀的嘴裡說出來的嗎？」

「奶奶！」靖萱悲切的喊著：「我不是什麼名門閨秀，我只是個六神無主，痛不欲生的女子啊……」

靖萱話還沒說完，奶奶舉起枴杖，一枴杖打在靖萱的背上，靖萱痛叫一聲，跌落於地，奶奶尖銳的，憤怒的大喊：

「來人哪！給我把她關進祠堂裡去！讓她在裡面跪著，跪到腦筋清醒爲止！牧白！你給我帶人去抓卓秋陽，這批忘恩負義的東西，我們對他們太忍讓了，一再遷就，竟然養虎爲患！你快去！」

「不要！奶奶！不要……不要……」靖萱哭著喊，卻被應命而來的張嫂俞媽，給拖進祠堂裡，關了起來。

結果，靖萱的事，演變成了卓家和曾家的徹底決裂。奶奶把秋桐的牌位給扔了出去。把卓老爹和秋貴的工作全取消了，把秋陽叫來怒罵了一頓。因爲『家醜不可外揚』，才在牧白的力勸之

下，没把秋陽給送去坐牢。至於靖萱，關在祠堂裡三日三夜，等到從祠堂裡放出來以後，她就開始絕食了。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，她粒米不進，完全失去求生的意志，夢寒守在她的床邊，怎麼勸都没有用。奶奶鐵青著臉，聲色俱厲的說：

『我寧可有個死掉的孫女兒，不要一個不貞不潔的孫女兒！』

12



就在靖萱絕食，曾家人仰馬翻，亂成一團的時候，雨杭回來了。

當雨杭發現家裡發生了這樣的大事，實在是太意外，太震動了。牧白現在已顧不得去操心雨杭和夢寒的事，一心一意急著要救靖萱，因為靖萱已經整整五天，粒米不進了。文秀守在靖萱床前，哭得兩個眼睛像核桃一般。她不停的對靖萱哭著哀求：

『孩子啊，請妳不要這樣殘忍吧！妳不過是失去了秋陽，可妳還有我們這麼多家人在疼妳愛妳呀！為什麼如此看不開呢？妳今天什麼都不顧了，妳也要想想妳苦命的娘啊……我已經失去了靖亞，失去了靖南，現在妳是我僅有的一個女兒了！妳忍心讓我再失去妳嗎？』

這些話對靖萱都毫無意義，她已經下定決心，不要活了。

除了奶奶以外，家裡的人，是輪番上陣的苦勸，靖萱閉著眼睛，一概不聞不問。床前堆滿了各種湯湯水水，只要送到靖萱面前，她就伸手一揮，打落於地。連靖萱最疼愛的小書晴，都捧著一杯牛奶來哀求：

『靖萱姑姑，妳喝一口嘛，好不好？妳喝了我就唱歌給妳聽，好不好？』

沒有用，什麼招術都沒有用，靖萱一心求死。

雨杭大略的瞭解了一些狀況後，就被當成救星般給送進了靖萱的臥室。夢寒，文秀，慈媽，張嫂，綠珠都在房裡，雨杭只和夢寒匆匆的交換了一個視線，什麼話都沒說。雨杭立刻彎下身子去診視靖萱。當他看到那個已經因脫水而變得好瘦好小好憔悴的靖萱，心中不禁一怒，真想殺死奶奶！他撥開靖萱的眼皮，看了看她的瞳孔，再拍了拍靖萱的面頰，喊著說：

『靖萱！睜開眼睛來看看，是誰來了？是雨杭大哥啊！』

靖萱真的睜開眼睛來了，她用極度哀苦的眼神，求助的看了雨杭一眼，就又把眼睛閉上了。

雨杭俯身對她說：

『妳聽著！妳嚴重缺水，營養不良，這樣下去，妳會乾枯而死，餓死是很難看的，我既然趕

回來了，我就不會允許妳餓死！所以，我要給妳打針了！』

靖萱把頭往床裡面一轉，表示憤怒和不接受。

雨杭不管她的反應，立刻叫人燒水消毒針筒和工具，然後，他示意床邊的人全體讓開，只對夢寒說：

『妳壓住她的手腕，我要給她做靜脈注射！』

夢寒去壓靖萱的手腕，靖萱開始强烈的掙扎，嘴裡沙啞的低吼著：

『不要不要！請你們讓我死！請你們讓我死……』

雨杭拿著注射器，俯身在靖萱耳邊飛快的說：

『活下去！聽我的！』他聲音裡的那份『力量』，使靖萱又睜開眼睛來了，雨杭盯著她的眼睛，滿懷深意的說：『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！』

靖萱的眼光，死死的看著雨杭，然後，有兩滴淚，沿著眼角滾落，她不再掙扎，讓夢寒壓著她，讓雨杭為她注射。衆人見到注射完成，都不禁大大的鬆了口氣。雨杭注射完畢，轉頭去看夢寒，他的眼裡，閃耀著炙熱的火花，訴說著千言萬語。使她的心臟猛的就跳到了喉嚨口，她自己都可以感覺到，血液已經離開了她的面頰。她相信，她的臉色一定蒼白極了。

雨杭站起身來，轉身對文秀說：

『乾娘，妳快去廚房，讓他們給靖萱煮一些清淡的湯來，這些雞鴨魚肉全都不適合，太油膩了，她的腸胃空了太久，不能接受油膩，最好是煮一點鯽魚湯，再蒸一碗蛋來！』

『是！』文秀含著淚應著，看了床上的靖萱一眼。

『乾娘，妳儘管去做，』雨杭對文秀點了點頭：『我會好好的開導她！』他故意提高了聲音：『如果她還是不吃，有我在這兒，我會不停的給她打針，決不會讓她餓死的！與其打針，還不如吃東西來得好！』

靖萱心領神會，故意轉頭向床裡面，噘著嘴不說話。文秀看她的意思已經活絡了，心中一喜，飛快的奔出去弄吃的了。

雨杭搬了張椅子，坐在靖萱的床前，開始長篇大論的向她說『道理』，他足足的說了半個多小時，當文秀捧著熱騰騰的魚湯來的時候，靖萱顯然已經被說服了。也不知道她是真的餓了，還是這種痛苦已經挨不下去了，總之，她喝了那碗湯，使文秀和牧白，都高興得落下了眼淚。奶奶得到消息後什麼話都沒說，只是，帶著香燭，去佛堂裡燒香，燒完了，又帶著香燭，去祠堂裡燒香。

這天晚上，夢寒回到自己房裡沒有多久，就有人在外面敲門。慈媽走去開門，一見到門外站著的是雨杭，她就忙著要關門。

『雨杭少爺，你別進來，有什麼話明天當著大家的面說，現在已經晚了，你不要害咱們小姐了……』

雨杭的一隻腳已伸了進來，頂著那扇門，他向裡面張望，急急的說：

『夢寒！讓我進來！妳放心，全家都在靖萱房裡，奶奶去了祠堂，正在燒香呢！我們的時間不多，妳一定得讓我進來，因爲我有很重要的話要說！』

夢寒正猶豫著，慈媽太害怕了，乾脆把雨杭拉進房裡，說：

『別嚷嚷了，你們長話短說，快快的說，我來把風吧！』

慈媽立刻跨出門去，把房門緊緊的闔上了。

雨杭和夢寒兩個面面相對了，彼此都深深的凝視著對方，帶著靈魂深處的渴求與思慕。半晌，雨杭啞聲說：

『夢寒，妳瘦了！』

她瞅著他。

『你也是！』

短短的兩句對話，道盡了兩人的相思。四目糾纏，真情迸放，雨杭一張開手臂，夢寒就忘形的投進他的懷裡。雨杭緊緊的摟著她，低低的喊著：

『夢寒，好想妳，好想妳，想得不知道要把自己怎麼辦才好！』

她的淚立刻奪眶而出。但是，她的理智也同時湧現。她奮力的推開了他，掙扎的，痛苦的說：

『你瞧，你一回來，我所有的努力又都功虧一簣了！』

『謝謝妳的功虧一簣，讓我這麼感動，這麼感激！』他說，從懷裡掏出了兩張票來：『妳瞧，這就是我們的未來！我什麼都安排好了！』

『這是什麼？』

『兩張船票！』

『船票？』夢寒的眼睛睜得大大的。

『七月二十五日，從上海出發，一路開到英國利物浦港口，放心，我沒忘了書晴，小孩子不

用船票，所以只準備了兩張！至於慈媽，我也想好了，假如她願意跟我們一起走，我馬上打電報給江神父，再去買一張票，假若她不願意出國，咱們就給她一筆錢，讓她告老還鄉，這事妳得跟她馬上做個決定！』

夢寒頭都暈了，扶著桌子坐了下來，呼吸都急促了。

『夢寒，我時間不多，只能長話短說，江神父知道了我們所有的故事，他覺得不可思議，他說，歐美各國，早就有了婦女運動，根本不會像中國這樣，用道德的枷鎖來鎖住一個女人！而且，也沒聽說過寡婦就不能再婚的！所以，妳和我的戀愛，是正常的，並沒有犯罪，更沒有過失，妳不要再自責而畏縮不前！我馬上就會去安排交通工具，大約七月十五日出發，先到杭州，江神父會爲咱們主持一個婚禮，然後，連夜送我們去上海，當曾家發現我們跑了，一定會追到杭州去，可是，我們已經去了上海，江神父不說，他們怎麼也找不到我們。然後，我們就上船了！到了英國，是一片新天地，再也沒有七道牌坊來壓我們了！我們在那兒從頭開始，建立我們的家園！』

他說得又興奮又激動，她聽得又神往又心酸。

『可是，這個家裡，正在多事之秋，我們怎能丟下家裡的爹娘……還有靖萱，如果沒有我們

兩個來支持靖萱，她一定活不成的！』

『靖萱的事妳不要操心，我一定會解決！』

『怎麼解決？』

『我明天要和乾爹攤牌，問他到底是要一個死掉的女兒，還是要一對活著的金童玉女，我看不出來有任何的理由，要拆散靖萱和秋陽！』

『你怎麼這麼天真？你還看不出來嗎？爹這一生，都被奶奶卡得死死的！他做不了主！不管他心裡多麼柔軟，他注定就是個悲劇人物，因爲什麼都得聽奶奶的！而奶奶，她已經親口說了，她寧願要一個死掉的孫女兒，不要一個不貞不潔的孫女兒！』

『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！這是詩經裡都有的話，怎麼算是不貞不潔呢？』

『你要去對奶奶講道理嗎？』

『不管怎樣，先講講看，講不通再來想辦法！』

『想什麼辦法？』夢寒盯著他，兩眼亮晶晶的，呼吸非常急促，她一把握住了那兩張船票，激動的對雨杭說：『雨杭，你是上天派來救他們的人！這兩張船票，你就給了他們吧！一切都按照你的安排，只是，走的人不是你我，而是靖萱和秋陽！』

雨杭大吃一驚，身子往後猛然一退，退得那麼猛，以至於撞在一張小几上。他睜大眼睛看著她，完全不能相信的說：

『妳要我把這兩張船票給他們，那麼，妳和我呢？』

『我不能走，因為我離不開書晴……』

『我不是說得很清楚了嗎？我們帶書晴一起走！我早就知道妳離不開她了！我並沒有要拆散妳們母女呀！』

『我不能帶走書晴，』夢寒悲哀的說：『書晴是曾家最後的一條根了，我不能那麼殘忍，那麼自私！如果靖萱和秋陽的事沒有發生，說不定我會聽從你的安排，因為曾家好歹還有靖萱！但是，現在，靖萱的個性如此倔強，我看，她只有兩條路可走，一條是和秋陽逃跑，一條就是死路了！如果靖萱走了，我和你再帶走書晴，曾家就只剩下三個老人了！你要讓這三個老人如何活下去呢？雨杭，我愛你，因為你是個如此熱情，如此善良，如此有深度，有涵養的人，假若你今天只要我跟你走，把曾家一門老幼，全都置之不顧，我會輕視你的！在我的人生裡，除了愛情，還有道義和責任！我真的沒有辦法！』

他瞪著她，呼吸也急促了起來。

『夢寒，』他沙嗄的說：『妳要我救靖萱，妳卻要我去死嗎？』

『不！』她眼中充淚了：『你不會死，你是個好堅強的男子漢！』

『不要再拿這些冠冕堂皇的句子往我頭上亂叩了！』他生起氣來：『我沒涵養，沒深度，不偉大，不是什麼堅强的男子漢，我只是個被妳折磨得心力交瘁的病人，我脆弱，我受不了，我禁不起這樣的折騰了……如果妳不跟我走，我不知道自己會做出什麼瘋狂的事情來！』

『我……我……如果我跟你走了，靖萱怎麼辦？』夢寒顫抖的說：『她今天肯吃東西，是因爲那麼信任你呀！』

雨杭沈思了幾秒鐘，忽然眼睛一亮。

『算了！豁出去了！我打電報給江神父，再買三張票，靖萱，秋陽，慈媽書晴統統都去！』

『你說七月十五日就要走，今天已經七月初八了！一共只剩下六天了！』

雨杭心亂如麻，煩躁的看著夢寒。

『妳到底要我怎麼辦？夢寒，妳不能這樣待我，我要妳的心是如此强烈……妳不可以對全世界都仁慈，獨獨對我殘忍……』

雨杭的話没有說完，慈媽再也忍不住，推開門進來了：

『你們兩個不能再說了，祠堂的燈火已經滅了，只怕奶奶隨時會來……雨杭少爺，你快走吧！』

她急得奔過來，不由分說的就把雨杭往門外推去。

『好了，夢寒，』雨杭回頭，帶著滿臉憔悴的熱情說：『我不逼妳，還有幾天，妳好好的想個清楚！我懂了，不解決靖萱的問題，妳是沒辦法想清楚的！我先去解決靖萱的問題再說吧！或者，老天比妳仁慈，可憐我這樣疲如奔命的奔波，會給我一條生路的！』

說完，他倉卒的走了。

第二天，大家都聚在餐廳吃早餐，雨杭就選在這個全家在場的時機裡，提出了他的看法：

『奶奶，乾爹，乾娘，你們必須聽我幾句話，靖萱的身體已經受到很大的傷害，如果不好好調養，她會弄出大病來的！我想，大家就是觀念不同，看法不同，每個人都還是愛靖萱的！並沒有人希望她有任何不幸！那麼，爲什麼不成全她和秋陽呢？他們男未婚，女未嫁，彼此情投意合，不是一段人間佳話嗎？爲什麼一定要拆散他們，弄得這樣天崩地裂，愁雲慘霧的呢？』

全家都被他這篇話驚呆了，奶奶尤其震動，勃然變色。

『你這說的是什麼話？曾家的女孩子，在外面和男人鬼混，私定終身，是我們家的奇恥大辱，我恨不得把那卓家一家子人全都趕出白沙鎮，永遠不要見到他們，我這樣恨之入骨，你居然還要我成全他們！』奶奶氣得發抖。

『奶奶！退一步想，那秋陽年輕有為，一表人材，又是北大的高材生，並不辱沒靖萱啊！至於私定終身，更不是罪不可赦，自古以來，私定終身而終成眷屬的例子實在太多太多了！婚姻自主，已經是歐美行之多年的事，只有咱們中國還這樣僵化……』

奶奶的筷子『啪』的往桌上一拍。

『你的大道理我不想聽！原來你是用這種方式說服靖萱吃東西的！我就說呢，怎麼什麼人勸都沒用，你三兩句話她就屈服了！原來如此！我告訴你們，這事門都沒有！我決不允許靖萱嫁給卓秋陽，除非，你們讓我這個老奶奶先嚥了氣！我死了，你們要怎麼胡作非為，反正我看不見了！』她抬起頭來，眼光銳利的緊盯著雨杭，聲音冷峻如寒冰：『你不要以為在我家待久了，就可以為曾家做主！我看你渾身上下，就沒有一點兒曾家的影子，你非但完全不顧曾家的門風和清譽，你還要處心積慮的去破壞它！你真讓我痛心，讓我失望呀！』

牧白見奶奶如此生氣，急忙插進來阻止雨杭：

『好了好了，你就別說了！靖萱的婚事，奶奶已經做了決定，你就不要再節外生枝了！』

『可是，問題並沒有解決呀！』雨杭激動的說：『靖萱心裡，愛的是秋陽呀！這樣勉強靖萱嫁給顧正峰，就算她屈服了，以後的漫漫長日，你們要她怎麼過呢？』

『能過就過，不能過也要過，冰清玉潔的女子，就該有一顆冰清玉潔的心，和冰清玉潔的靈魂！中國多少的女人，就在這種潔身自愛的操守下過去了！相夫教子，勤奮持家，是一個女人的本分！談情說愛，那是下賤女人的行爲！咱們曾家的驕傲，難道要在這一代徹底毀滅嗎？你們這些孩子，到底心中還有沒有是非善惡的觀念？怎可以用「婚姻自由」幾個字，就把行爲不檢，放浪形骸都視爲理所當然呢？』奶奶說完，掉頭就走了。

雨杭氣得臉色都發青了，他看了夢寒一眼，夢寒慌忙把眼光轉開，臉色也蒼白得厲害，奶奶的一篇話，已經棒打了好幾個人。

雨杭又用了三天的時間，去向牧白和文秀做工夫，文秀的心早就軟了，但是，她絲毫都做不了主。牧白痛苦得簡直要死掉，又擔心靖萱，又擔心雨杭和夢寒，他根本六神無主，惶惶不可終日。對雨杭的話，他只是愛莫能助的聽著，一籌莫展。雨杭也去了卓家，看到被相思煎熬得不成人形的秋陽，就如同看到了自己。至於卓家一家子的悲憤，更讓人心中充滿了酸楚和無奈。

距離預定的出發日期，只剩下三天了，雨杭心急如焚，知道自己再也沒有時間來耽誤了。他只好先做了再說，一方面打電報給江神父，託他再多買三張船票，另一方面就是準備逃亡時的車子。車子很簡單，他放棄了熟悉的水路，改走公路，因爲曾家在水路上太多眼線了。他僱了一輛大貨車，足以裝下他們全體的人和簡單的行囊。至於行期，他把它延後到二十日出發，以免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説服夢寒。最後，萬事俱備，只剩下兩件事毫無把握，一件是不知道江神父能不能順利的買到三張船票，另一件是不知道夢寒肯不肯走。

這天晚上，夢寒和平常一樣，在靖萱房裡照料靖萱。靖萱的精神和體力都已恢復得差不多了，每日只是用焦灼的眼神，詢問的看著雨杭。雨杭見到靖萱房中，就剩下慈媽和綠珠在侍候，立刻給了靖萱一個暗示，靖萱馬上叫綠珠去休息了。慈媽也立刻機警的説：

『我還是去門外把風，我知道你們要商量大計！你們把握時間，有話快説！』她看了雨杭一眼：『我反正跟定咱們家小姐了，她怎麼決定，我就怎麼做！』説完，她就出房守衛去了。

房裡只有夢寒，靖萱，和雨杭了。雨杭走到桌子前面坐下，靖萱和夢寒都緊張的坐在他的對面。雨杭看著靖萱，低沈的説：

『靖萱，我無法説服奶奶接受秋陽，這個家庭，已經到了有理説不清的地步，所以，妳只有

一條路可走，離開這個家，和秋陽去另打天下！』

靖萱激動的點點頭。眼光熱烈的看著雨杭。

『車子我已經安排好了，路線我也安排好了，我們先到杭州，讓江神父爲我們主持婚禮，然後，我們直奔上海，坐船去英國。我們最晚的出發日期，是二十日，再晚，就趕不上船期了！』

『我們？』靖萱迷糊的問：『你陪我們一起去嗎？』

『不止我去，還有夢寒，慈媽，和書晴！』雨杭堅定的接口，眼光落在夢寒臉上。

夢寒臉色蒼白，眼神陰鬱，整個人神思恍惚，失魂落魄。靖萱看看雨杭，再看看夢寒，回頭又看看雨杭，又看看夢寒……雨杭的眼光，只是直勾勾的停在夢寒臉上，頭也不回的說：

『靖萱，妳想的沒錯！這個家庭裡，並不是只有妳在戀愛，我請求夢寒跟我走，已經請求過許多許多次了！直到目前爲止，我還沒有說動她，所以，妳要幫我！要走，咱們就一起走！』

靖萱的呼吸急促，這個大發現使她那麼激動，臉孔上竟浮現了紅暈。她的眼睛閃閃發光，興奮的看著夢寒和雨杭，恍然大悟的低喊：

『我真笨呀！居然到現在才明白了！雨杭，怪不得你不要我！』

『我才笨呀！』雨杭說：『怪不得妳不要我！』

靖萱撲了過去，一把就抓住了夢寒的手，熱切的說：

『妳爲什麼還要猶豫呢？有雨杭大哥這麼好的男人相愛相伴，妳不走還要怎樣？真要在這曾家大院裡活埋一輩子嗎？走吧走吧！跟我們一起走！我不管是到英國還是美國，想到可以和自己相愛的人相守，我就恨不得插翅飛去了！妳想想看，假如咱們一塊兒走了，有妳，有雨杭，有書晴，有慈媽，有秋陽，咱們可以組成一個多麼親密和快樂的家庭啊！咱們不會孤獨，不會寂寞……在那個陌生的地方，不會有人指指點點，說那一個大小姐跟家裡長工的兒子私奔了，說那個大伯和弟婦畸戀了，沒人知道貞節牌坊是什麼東西，咱們可以自由自在的活著，大大方方的愛著咱們所愛的人，妳知道那是怎樣的一種滋味嗎？我不知道，可我多麼多麼的嚮往啊，難道妳不嚮往嗎？妳不渴望去過一過那樣的日子？』

靖萱這樣熱烈的一大篇話，字字句句，說進夢寒的心坎裡。她不自覺的面泛潮紅，呼吸也急促了起來，那種嚮往跟渴盼，燃燒在她整個的臉龐上。雨杭重重的吸了口氣，也撲了過來，用掏自肺腑的聲音，懇求的說：

『聽著，妳不是什麼罪人，妳只是個需要愛，也有權利被愛的女人！給我機會來愛妳吧！我保證妳不會後悔！妳就自私一次，讓我們爲自己而活吧！我會用我整個的生命，來憐惜妳，呵護

妳，照顧妳！』

夢寒看看靖萱，靖萱含著眼淚，對她拚命點頭。她再看看雨杭，雨杭用雙手緊緊的握住她的雙手，握得她的骨頭都痛了，心都痛了，他的眼睛，渴求的盯著她，滿溢著澎湃的熱情。她投降了。猛的深呼吸了一下，她顫抖的，喘息的低喊出聲：

『我投降了！我被你弄得筋疲力盡，再也無法抗拒這樣的誘惑了！天涯海角，咱們一起去！』

雨杭握緊她的手，不由自主的將眼睛緊緊一閉，兩滴淚，竟奪眶而出，滴在她的手背上，燙痛了她的五臟六腑。

13

接下來的幾天，曾家非常平靜。

靖萱不再鬧脾氣了，安靜得出奇。當奶奶再向她提到顧家的時候，她也不反對了，只是要求把訂婚的時間延後，讓她的『傷口』有足夠的時間來癒合。奶奶對於她使用『傷口』兩個字，頗不以爲然，但，見她已經屈服了，也就不再逼她了。連日的操心和憂慮，使她精神大大不濟，這晚，又受了點涼，就感冒咳嗽起來。雨杭熱心的爲她開了藥，她就臥床休息了。

奶奶病懨懨的，牧白和文秀也好不到那裡去。總算靖萱想通了，兩老心情一鬆，這才覺得筋疲力盡。於是，也蜷伏在家裡『養傷』，對小一輩的行動，實在沒有精力來過問了。

於是，雨杭和秋陽安排好了所有的行程。兩人幾度密談，把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全都想好了，各種應變的方法也都想好了。最後，秋陽開始爲家人擔憂起來，這樣一走，對曾家來說，大概是一場驚天動地的大災難吧！面對這樣的災難，他們怎會放過卓家的人呢？現在，卓老爹和秋貴就已失業在家，以後還要面對兒子私逃，和曾家必然大舉而來的興師問罪，卓家兩老，怎能應付呢？曾家在狂怒之餘，會不會對卓家的人進行報復呢？雨杭承認，秋陽的顧慮確實有理。兩人思之再三，竟做了一個最大膽的決定。在動身前兩小時，把卓家三口全騙上車去，只說雨杭需要他們幫忙做點事。等到了杭州，再給卓老爹和秋貴找工作。有江神父在那兒，要找賣勞力的工作實在不難。

結果，這次的『私奔』，到了最後，竟演變成了一次大規模的『集體逃亡』。當夢寒知道整個計畫一變再變，居然變成這樣的結果時，心裡真是不安極了。她私下問靖萱：

『我們這樣做對嗎？不會太殘忍，太無情嗎？將來不會良心不安，後悔莫及嗎？我們全跑了，留下三個老人，會給他們多大的打擊呀！現在奶奶已經臥病，看起來那麼衰弱，爹娘又都是老好人，怎麼接受這個事實呢？』

靖萱緊張的握住她的手，激動的說：

『此時此刻，妳是不能再反悔了！一切都已箭在弦上，不能不發了！咱們並不是鐵石心腸，要毀這個家，而是無法在這個家裡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我們是逼不得已呀！如果我們不殘忍，就是他們殘忍！沒辦法了！我跟妳說，我們並不是拋棄他們三位老人家，而是要證明一些事情給他們看！等他們發現我們兩對，確實幸福美好的時候，他們就不會再反對我們了，到那時候，咱們還誰會想待在英國呢？只要他們肯接受我們的那一天，我們立刻回家，再來彌補今天帶給他們的傷害！』

夢寒看著靖萱，不能不佩服的說：

『靖萱，妳比我勇敢，比我堅强！但願我能有妳的信心就好了！』

『明晚就要動身了，妳可不能再舉棋不定，妳會讓雨杭大哥發瘋的！』靖萱著急的說：『如果妳不走，我也不走，待在這個家庭裡，妳的結果我還不能預卜，我自己，是只有死路一條了！』

『別急別急，』夢寒穩定了一下自己。『已經走到這一步，怎麼還能臨陣脫逃呢？妳說得對！將來，我們還有的是機會來彌補他們三位老人家！我，不再猶豫了！』

七月二十日，深夜十二點正。

一輛大貨車悄悄的駛到曾家大院的後門口，停在那兒靜靜的等候。卓家的人全等在車上，誰都不說話，氣氛十分緊張。卓家二老和秋貴，在最後一刻，終於明白雨杭和秋陽在做什麼了。心裡又是害怕又是震驚，但，想起這些年來，和曾家的恩恩怨怨，以及目前的走投無路，他們也就茫然的接受了這種安排。因爲他們早已方寸大亂了，不接受也不知道能怎麼辦了。

曾家大院裡，樓影重重，樹影幢幢，花影疊疊，人影約約……是個月黑風高的夜。四周寂寂，除了夜風穿過樹梢，發出簌簌瑟瑟的聲響以外，什麼聲音都沒有。白沙鎮的人習慣早睡，窗窗户户，都早已熄了燈火。

暗夜裡，慈媽背上背著熟睡的書晴，夢寒拿著小包袱，牽著靖萱的手，在雨杭的扶持下，一行人輕悄而迅速的移向了後門口。夢寒手顫腳顫，四肢發軟，心臟跳得自己都可以聽到。靖萱的手心全是冷汗，腳步顛躓。慈媽更是慌慌張張，不住的回頭張望。只有雨杭比較冷靜，卻被三個緊張的女人，也弄得神魂不定。

曾家的後花園實在很大，似乎永遠走不完。才穿過一道月洞門，樹上『唰』的一聲，竄出一隻貓兒來，把四個人全嚇得驚跳起來。這一嚇，書晴就突然醒了過來，眼睛一睜，但見樹影花

影，搖搖晃晃，她害怕起來，『哇』的一聲，就哭了起來：

『娘！娘！』她一面哭，一面叫著：『好黑！書晴怕黑！娘！娘……』

四個人全都驚慌失措，手忙腳亂。

『怎麼醒過來了？』慈媽急忙把她抱到身前，哄著：『書晴不哭！書晴不怕！慈媽和娘都在這兒！』

書晴這樣一哭，夢寒的心『咚』的一下，就直往地底沈去，心裡飛快的閃過一個念頭：『天意如此！老天不要我走，因爲這是件大錯特錯的事！』

夢寒急忙把自己手裡的包袱往靖萱懷裡一塞，用力把靖萱推向後門口。

『快走！』她低呼著：『走掉一個是一個！』

雨杭緊緊的拉住了夢寒的手。

『什麼走掉一個是一個，妳不走，誰也走不掉！』

『哇！哇！哇！』書晴哭得更大聲了：『娘！娘！奶奶！爺爺！太奶奶……奶娘……』她要起人來：『你們都在那兒啊……』

『書晴別怕！娘在這兒！』夢寒仆過去抱住書晴。

這樣一陣亂，已經驚動了曾家的更夫，只見好幾個燈籠都點著了，遠遠的已有老尤的聲音傳來：

『老楊，有動靜，怕是有賊……』

雨杭拉著夢寒，急忙往後門口奔去：

『咱們快跑！車子就等在後門口！孩子給我，我們衝過去！』他嘴裡說著，就不由分說的搶過書晴，抱著書晴就向後門跑。

『不行不行！』夢寒死命拉著他，硬把書晴奪了下來，書晴被兩人這樣一陣搶奪，更是哇哇大哭。夢寒摟緊了書晴，掙開了雨杭的掌握。急促的說：『命中注定，我走不了！雨杭，你快把握時間，把靖萱送走！再耽誤下去，全體都會被抓住！你瞧，人都過來了，下人房的燈全都亮了……我和慈媽在這兒擋著大家，你們快走！』

『妳省下說話和拖拖拉拉的時間，咱們已經奔到車上了！』雨杭生氣的說：『最後關頭，妳還不快走！』

『來不及了！』慈媽低喊著：『老尤和老楊都來了！雨杭少爺！你快送靖萱小姐走吧！否則，全體都被逮個正著了！』

雨杭看看四面燃起的點點燈火，知道大勢已去，恨得想把夢寒殺掉！重重的跺了跺腳，他拉起靖萱的手，就往後門口衝去，嘴裡說：

『没辦法了！只得走一個算一個了！』

『嫂嫂！』靖萱兀自回頭驚喊：『那我也不走了，改天再大家一起走……』

『妳别再耽誤了！』雨杭恨恨的說，拖著她直奔而去。『再不走，所有的心血全都白費了！』他打開後門，和靖萱消失在夜色裡。

慈媽機警的奔過去，趕緊把開著的後門，迅速的關了起來，剛剛把門閂閂好，老尤和老楊已經提著燈籠，搖搖擺擺的走過來了。

『啊？是少奶奶！』老尤驚愕的看著夢寒。

其他的下人也紛紛趕到，詫異的問著：

『什麼事？什麼事？發生什麼了？』

『没事没事！』夢寒竭力維持著鎮定，心臟『怦怦怦』的跳著。『書晴不知道怎麼搞的，一直睡不著，大概房裡太熱了，鬧得不得了，我就和慈媽帶她出來透透氣，誰知道一隻貓黑不溜丢的竄出來，就把書晴給嚇哭了……驚動了大家，真是不好意思！』

『原來是這樣啊，』老尤鬆了口氣：『我還以爲鬧小偷呢！沒事就好了！』他回頭對家丁們說：『去吧去吧！沒事沒事！』

眾家丁聽了夢寒的解釋，都不疑有他，就紛紛的散去了。老尤還殷勤的提著燈籠，把夢寒送回了房裡。

房門一關上，夢寒就蒼白著臉，急急的問慈媽：

『他們有沒有懷疑什麼？我露出破綻了嗎？』

『今晚是搪塞過去了，只怕明天大家發現靖萱跑了，再來追究，咱們就不知道該怎麼說了？』慈媽看著夢寒，不禁長長一嘆。『真是人算不如天算……居然會沒走成……我……我帶書晴睡覺去！』

書晴很快的就睡著了。夢寒在房間裡走來走去，手腳依然發軟，心裡七上八下，不知道靖萱和秋陽，是不是平安起程了？會不會再碰到意外？不知道雨杭對自己的臨陣脫逃有多麼生氣？不知道明天東窗事發以後，曾家會亂成什麼樣子？不知道奶奶會不會派大批的人去追捕靖萱……就在她坐立不安，神魂不定的時候，忽然門上有輕輕的叩門聲，夢寒整個人都驚跳了起來，慈媽已一個箭步過去把門拉開，雨杭緊繃著臉跨了進來。慈媽一句話都沒有問，就照老樣子溜到門外去

把風。

『他們上車了嗎？走了嗎？』夢寒急迫的問。『沒再發生意外吧！』

『走了！』雨杭簡短的說。猛的就伸手一把抓住了夢寒，激動的，憤怒的低吼：『妳爲什麼要這樣子對我？妳不是說天涯海角都跟我走嗎？妳不是說對我的愛是無怨無悔的嗎？』

夢寒張口結舌，熱淚盈眶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『如果妳真的心口如一，妳不會突然停下來，絕對不會！那怕書晴的哭叫聲可以驚天動地，妳腳下也不會停，妳會跑得更急，更拚命，爲了挽救一個希望，一個咱們夢寐以求的一個希望啊！』

夢寒在他這巨大的憤怒和絕望下，無路可退，無處可逃，只能被動的看著他，心裡已然翻江倒海般的湧起了後悔。

『妳停下來，妳整個退縮了，即使我就在妳身邊，也無法讓妳勇敢，妳究竟在懷疑什麼？我對妳不夠誠？愛妳愛得不夠深？到底還要我怎樣做，怎樣證明呢？把心肝都挖出來嗎？』

夢寒受不了了，她崩潰的撲進雨杭懷裡，用盡自己渾身的力氣，緊緊的擁著他，哭著低喊：

『不要不要，我知道我辜負了你，對不起你，讓你又傷心又失望，你計畫了好幾個月，我在剎那

間就全給破壞了!可是……我真的不是蓄意要這麼做的，求求你不要誤會我，不要這麼生氣!』

夢寒説得泣不成聲，雨杭的心絞痛了起來，他一把緊擁著她，閉著眼睛不住的噓氣，痛楚至極的説：

『我不止生氣，我還恨得要命，我真恨我自己不夠好，所以不能讓妳義無反顧，勇往直前!』

『不是的!不是的!』她悽苦的喊著：『是我自己太矛盾……我有太强烈的犯罪感，因爲我和靖萱不同，他們兩個，畢竟男未婚，女未嫁，我相信長輩們終有一天會原諒她!可我不是，我這樣一走，是不守婦道，紅杏出牆，不但辱没門風，還毀掉了你和這個家庭的情深義重，至於帶走書晴，更是摧毀了長輩們最後的希望和慰藉……你瞧，我一想到我會給曾家留下這麼多的慘痛，幾乎是徹底的毀滅，你叫我怎麼義無反顧，勇往直前呢?坦白説，今天我是鐵了心，要跟你走的!我拚命壓抑著自己，不讓自己退縮，不讓自己反悔，可是……當書晴突然醒來，放聲大哭的時候，我的直覺竟是，天意如此!老天不讓我走，因爲那是錯誤的……所以我……臨陣退縮了!』

雨杭不再激動，整個人陷進一種絕望的情緒裡離去。

『如果我再安排一次，妳也會這樣是不是？妳也會臨陣退縮？是不是？』

『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……』

『妳怎麼可以不知道？那妳要我怎麼辦？我們要怎麼辦？就在曾家這重重的鎖，重重的門，重重的牌坊下掙扎一輩子嗎？』

夢寒答不出來，淚水已爬了滿臉。

慈媽不知何時，已悄悄進來了，這時忍不住插嘴說：

『我說……現在不是你們該怎麼辦的問題，該傷腦筋的，是明天要怎麼辦？當大夥兒發現靖萱跑了，咱們要怎麼說？』

兩個人抬起頭來望著慈媽，被慈媽的一句話拉回到現實。

『你們的事，來日方長，可以慢慢的再來計畫，但是，明天轉眼即到，我心裡直發慌，難道你們不慌嗎？』

雨杭用力一摔頭，長嘆一聲：

『我這麼失望，這麼痛心，我幾乎已經沒有力氣，來想明天的事！總之，咬緊牙關，三緘其口，不管他們問什麼，就說不知道！』

『可我……還是怕呀！』慈媽說：『咱們已經被老尤他們撞見，不知道老尤會怎麼說？奶奶不起疑才怪！』

『你們對老尤怎麼說的呢？』雨杭開始擔心了。

『說是書晴睡不著，帶她出去透透氣，結果又被野貓給嚇哭了！』

『就這麼說，明天一早，要和書晴說好，如果奶奶問起來，她的說法要一致！反正咱們要絕口否認，一個字也不可以洩露！只要我們死不承認，奶奶他們即使懷疑，也無可奈何！熬過了二十五號那一天，他們就上了船，誰都沒辦法了！』

『對！也只能這樣了！』慈媽點點頭。

雨杭再看看兩眼紅腫，神情憔悴的夢寒，心中驀然一抽，抽得好痛好痛。除了嘆氣，他實在不知道還能拿她怎麼辦？他就又嘆了口長氣，說：

『好了，咱們都該去睡一睡，才有精神應付明天！』

他轉身走了，腳步和身影，都無比的沈重。

曾家直到第二天的中午，才發現靖萱失蹤了。早上，因爲奶奶沒有起床吃早餐，牧白和文秀

就貪睡，大家就在自己房裡，各吃各的。所以，直到吃午餐時，綠珠才氣極敗壞的跑來說，整個早上都沒見著靖萱，問其他的人看見了沒有？奶奶一聽，疑雲頓起，跳起來就說：

『我去她房裡看看去！』

於是，所有的人，都跟著奶奶去了靖萱房。房裡乾乾淨淨，整整齊齊，奶奶四面一看，心臟就往地底沈去。

『張嫂，俞媽，綠珠，妳們給我打開她所有的櫃子抽屜，看看有沒有少什麼東西？有沒有留下信箋紙條什麼的！』

下人們立刻動手，只一會兒工夫，綠珠已白著臉說：

『她的貼身衣物，少了好多，還有她的釵環首飾，也都不見了！』

奶奶的枴杖，『咚』的一聲，往地上重重的一跺。

『立刻給我到卓家去！把他們每一個人都給我抓來！雨杭，趕快組織一個搜尋隊伍，他們跑不遠的，不管他們去了那兒，我非把他們捉回來不可！』

全家這一亂，真非同小可，當大家確定靖萱是跑掉了之後，文秀就不顧奶奶的暴怒，放聲痛哭起來了。她不相信靖萱能這麼狠心，不相信她不要爹娘，更不相信她會拋棄了這個家……哭著

哭著，難免又想起死去的幾個孩子，更是哭得慘烈。奶奶一滴眼淚也沒掉，只是氣得臉色發青。

當牧白和雨杭回來説，卓家全家都不見了的時候，奶奶才崩潰的倒進了椅子裡。

這樣強大的一記悶棍，打得曾家三個長輩完全失去了招架之力，平日精明能幹的奶奶，此時躺在椅子裡，不住的猛咳，本來就在感冒，似乎突然嚴重了好多倍。雨杭趕快幫她量體溫，果然，發燒到三十九度。雨杭立刻給她開藥，她『唰』的一聲，把藥瓶揮打到地上，藥片滾得一地都是。奶奶高高的昂起頭來，大睜著她佈滿血絲的眼睛，她一面喘著氣，一面沙啞的吼著：

『給我去找！發動所有的工人，家丁，店員……能發動多少人，就發動多少人，發動不了，就去給我僱人，多少錢我都不在乎！他們這樣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的，目標顯著，不可能找不到！』奶奶的枴杖，重重的跺著地，發出急促的『篤篤』聲響。『可惡極了！居然敢這樣明目張膽的，全家出動來拐走靖萱，簡直是喪心病狂！我不找回他們，誓不甘休！去！牧白，雨杭，別給我站在這兒發楞！去！去碼頭問所有的船，去每條公路打聽，去給我翻遍安徽的每一寸土地，不把他們逮回來，我這個老太婆也不要活了！』

奶奶如此激烈，使夢寒膽戰心驚，情不自禁的，她看了雨杭一眼，雨杭飛快的遞給她一個安撫的眼神，就和牧白匆匆的出門去了。

到了晚上，各路人馬紛紛回來，所有的搜尋都是白費，一無所獲。奶奶不可置信的說：

『怎麼可能找不到？難道他們幾個會飛天遁地不成？』

『奶奶！』雨杭强作鎮定的說：『這白沙鎮四通八達，水路有水路，旱路有旱路，最麻煩的是，還有山路！如果他們存心躲在人煙罕至的地方，上了那座山的話，那就怎樣都找不到的！咱們安徽山又特別多，不說別的，那著名的黃山，就不知道有多大！』

『上山？』奶奶一怔。『不會吧！那秋陽唸了一肚子的書，跑到山裡去幹什麼？他不是很有才氣嗎？不是想揚眉吐氣給我看嗎？他這種人，才不會把自己埋沒在深山裡！我不信！他們會去大地方，大城市……對了！馬上派人去北京！一定在北京！那卓秋陽不是在北大唸書嗎？他一定處心積慮了好多年，今天的行動，大概早就有預謀了！明兒一早，就給我派人去北京！』

雨杭暗暗的抽了口冷氣，這曾家的老奶奶，實在不是等閒人物！幸好他們沒去北京。

夜深了，怎樣都無法再找了。大家筋疲力盡的回房休息，奶奶也吼不動了，叫不動了。吃了退燒藥，昏昏沉沉的睡去了。

第二天，又是一天疲如奔命的搜尋。牧白也派了幾個得力的夥計，立刻動身去了北京。但是，大家都知道，找尋得到的希望十分渺茫。即使知道他們藏在北京，可北京地方那麼大，那兒

去找這幾個人？何況，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，這兩個人想必生米已煮成熟飯，就算找到了，又要把他們怎麼辦？牧白見雨杭找得十分不起勁，心裡也明白他寧可找不到。不禁後悔當初沒有聽雨杭的，乾脆讓他們成了親，不是免得今日的傷心和奔波嗎？人的悲哀，就在於永遠不能預知未來。他忽然就覺得自己老了十歲。看著雨杭的眼光，竟總是帶著點哀求的意味；千萬千萬，不能再逃掉一對呀！他心裡的沈沈重擔，幾乎壓得他透不過氣來了。

第二天晚上，老尤再也熬不住，去了奶奶的房間，稟告了靖萱失蹤那晚的大事，夢寒和慈媽帶著書晴都在花園裡！

奶奶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思前想後，不禁暴怒如狂。她直接就衝進了夢寒的房裡，枴杖一跺，厲聲的問：

『妳說！靖萱是不是妳給放走的？啊？』

夢寒臉色大變，脫口驚呼著：

『沒有！沒有啊！我……我怎麼會放走靖萱？這話從何說起？』

『慈媽！』奶奶大喊著：『妳給我滾過來！』

慈媽面無人色，渾身簌簌發抖。

『說！』奶奶怒瞪著慈媽：『前天晚上，妳和夢寒帶著書晴在花園裡做什麼？掩護靖萱逃走？是嗎？給她開門關門，是嗎？別說不是！妳們已經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！』

『老太太……不……不是啊……』慈媽抖得言語都不清了：『咱們是……是出去散步……散步……』

『散步！』奶奶吼得好大聲：『妳把我當三歲小孩嗎？』她用枴杖一指夢寒：『妳給我從實招來，他們去了什麼地方？我現在都明白了，她會停止絕食，就是妳在給她出主意，妳放走了她！妳這個吃裡扒外的下賤女人！咱們家就敗在妳手上，毀在妳手上！當初若不是妳冷若冰霜，靖南不會死於非命，今天若不是妳穿針引線，靖萱不會和人私奔！妳這個心術不正的妖孽！』

夢寒聽著這樣的指責，真是又驚又痛又委屈，她激動的叫了起來：

『不……您怎能把我說得如此不堪啊！』

『別在我面前喊冤，妳的心術正不正，咱們彼此心裡都有數！』

『就算我再怎麼心術不正，我也沒有出賣這個家，沒有對不起任何人！』夢寒悽楚至極的喊著：『我寧可自己受凌遲之苦，被千刀萬剜也認了，天知道我是怎樣的一片心！』

奶奶衝了過來，抓著她的肩膀一陣亂搖。

『妳少裝模作樣了！我現在沒有時間來跟妳細細的算，什麼叫凌遲之苦，千刀萬剮！這個家讓妳衣食無缺的做少奶奶，給妳的感覺竟是這樣八個字！妳這女人有一顆怎樣的心，天知地知，不言而喻了！我慢慢再跟妳算這個，現在，妳先給我說！妳把靖萱弄到什麼地方去了！說！』

『我不知道啊！』夢寒咬緊牙關喊：『我真的真的不知道啊！不是我放走的，不是不是啊……』

『妳故意不招，妳故意要氣死我！』

奶奶用力一推，夢寒站立不穩，跌了出去，腳下一絆，絆倒了椅子，她就連人帶椅子一齊摔落於地。此時，雨杭，牧白，文秀，連書晴和奶媽都奔了過來。慈媽已經發瘋般的在狂叫著：

『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奶奶要打我們小姐啊……』

奶奶本無意對夢寒動手，卻被慈媽這一喊，喊得心頭火起，當下就高高的舉起枴杖，用枴杖頭對著夢寒的背，狠狠的砸了下去。頓時間，有個聲音瘋狂般的大吼著：

『不可以！』

這聲『不可以』叫得真是肝膽俱裂，同時，聲到人到，雨杭已飛撲過來，合身撲在夢寒身上。龍頭枴就重重的砸在他的背脊上，發出『砰』的一聲巨響，這一枴杖正好打在脊椎骨的下

方，尾椎骨上面。雨杭頓時痛徹心肺，不禁脫口大叫：

『哎啊……』

奶奶駭然退步，枴杖掉落在地上，她驚怔的看著地上的雨杭和夢寒，如此的捨身相護，忘形一撲，使奶奶在剎那間有所知覺。但，更讓她驚懼的，是這一棍如此沈重，不知道有沒有傷到雨杭？打在夢寒身上她不會心痛，打在雨杭身上，她卻驚慌失措了。顫巍巍的走上前去，她本能的就向雨杭伸出手，想要去扶他，嘴裡喃喃的說著：

『雨杭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』

她的手才剛碰到他的頭，他就佛然的一把撥開奶奶的手，憤憤的嚷：

『別碰我！』

奶奶一震，接觸到雨杭憤怒如狂的眼神，這眼神像兩支利箭，直刺向奶奶的心坎。奶奶竟身不由主的退了一步。雨杭死死的盯著奶奶，顫聲的問：

『妳知不知道這枴杖是可以打死人的？妳知不知道它有多重？今天是我擋住了，如果打在夢寒身上，她瘦骨伶仃的一個女子，怎麼承受得住？這是脊椎骨，打斷脊椎骨會造成終身殘廢，妳知道嗎？爲什麼要下這樣的重手？難道曾家不是仁義之家，而是暴力之家嗎？』

奶奶何曾受過這樣的搶白，氣得臉都綠了。老羞成怒的一瞪眼：

『你……你這樣子吼我，簡直是反了！我教訓我的孫媳婦，關你什麼事？我這也不是頭一回拿枴杖打人，誰又叫我給打殘廢了？夢寒行爲不端，放走靖萱，我就要打！打出她的實話來！不要你管！你給我讓開！』

『我就是管定了！』雨杭一邊吼著，一邊奪下枴杖，在衆人的驚呼聲中，迅速的衝到門口，把枴杖像擲長矛似的擲了出去。

奶奶驚得目瞪口呆，牧白已衝上前去，抓住雨杭的手，急急的喊：

『你瘋了嗎？怎麼可以這樣對奶奶？』

夢寒的眼淚滴滴答答的往下直掉，跪爬過去，急切的痛喊著：

『雨杭！求求你不要再冒犯奶奶了！奶奶生氣，讓她打兩下就是了！求求你別攪和進來吧……』

奶奶看著夢寒，再看看雨杭，又痛心又憤怒又懷疑的說：

『你這樣護著她？難道放走靖萱，也有你的份？』她的眼神凌厲，聲音尖銳：『我懂了！你們兩個，一個負責靖萱，一個負責秋陽，裡應外合，導了這樣一齣戲，對不對？是不是你們兩個

人聯合起來做的？說！好，不說是吧！來人呀！給我把夢寒關進祠堂裡去！』

『噗通』一聲，牧白對著奶奶直挺挺的跪下了：『娘！』他痛楚的喊著：『事情沒有弄得很清楚，千萬別屈打成招呀！現在，家裡已經亂成一團，孩子們走的走了，死的死了，請您千萬息怒，別把僅有的也逼走了！』

奶奶聽牧白這樣一說，心都絞痛了。此時，才四歲大的小書晴，也奔了過來，學著牧白的樣子，對奶奶『噗通』一跪，哭著喊：

『太奶奶！不要打我的娘！不要關我的娘！』

奶奶看著跪在自己面前的兩個人，憔悴的牧白，小小的書晴，心裡一酸，想到自己從二十歲守寡，守到今天，守得家破人亡！幾十年的悲痛都湧上心頭。淚水，竟也奪眶而出了。她吸了吸鼻子，沙嗄的說：

『罷了，罷了……』她回過身子，文秀早已拾回了她的枴杖，過去攙扶著她回房去。她握住枴杖，雙手簌簌的抖個不停。扶著文秀，拖著枴杖，她顫巍巍的，腳步顛躓的，蹣跚的走了。

這邊，奶奶和文秀的身影剛剛消失，牧白和夢寒就同時撲向了雨杭：

『你被打傷了嗎？要不要請大夫……』牧白問。

『你怎麼要這樣撲過來？萬一打到頭上怎麼辦？』夢寒問。

牧白和夢寒同時問了出來，立刻不由自主的彼此對看了一眼。夢寒爲自己的忘情一驚，牧白卻爲夢寒的忘情也是一驚。雨杭吃力的站了起來，深深的看了夢寒一眼，未能走成的沮喪依舊燒灼著他，他憋著氣說：

『背上不痛，痛在這裡！』他一拳搥在胸口上，掉頭就走了。

夢寒一震，心中緊緊的抽痛了。她走過去，把小書晴緊攬在懷裡，似乎唯有用這小小的身子，才能壓住自己那澎湃的感情。牧白再看了她一眼，忽然間，他感到無比的恐懼和無比的憂愁。那種隱憂，比靖萱的出走，更加撕痛了他的心。

14

一連好幾天，曾家就在忙忙亂亂中度過了。所有的家丁僕人，都依舊在各條大街小巷，碼頭車站，找尋靖萱和秋陽，也依舊是蹤影全無。奶奶到了這個時候，仍然要維持曾家的體面，不願鬧得人盡皆知。但是，下人們這樣大規模的找人，消息總有一些兒走漏，街頭巷尾，茶樓酒肆，已有人在竊竊私語，談著曾家的艷聞，七道牌坊竟鎖不住一顆躍動的春心！曾家當初逼死了一個卓秋桐，天理循環，一報還一報！畢竟賠上了自家的黃花大閨女！卓家和曾家的冤孽牽纏，讓人驚嘆！牧白聽到這些閒言閒語，心裡真是難過極了。又怕驚動了曾氏家族，那就會引起族長出來追究。在白沙鎮，『曾』是個大姓，仍然有自己的族長，和自己的法律。曾氏族長九太爺德高望

重，一言九鼎。對所有曾家的糾紛，審判嚴厲。所以，牧白一方面要塞攸攸之口，一方面還要瞞住奶奶，只得叫下人們閉緊嘴巴，心裡真是痛苦極了。但，奶奶是何等厲害的角色，早就從張嫂俞媽那兒，聽到了不少，奶奶忍著憋著，心裡的積怒是越來越深，越來越重。

這天，已經是七月二十八日了。雨杭皺緊的眉頭漸漸的鬆開了，夢寒似乎也擱下了心中重擔。餐桌上見到面時，兩人常會交換一個短暫的眼光，這眼光使牧白的隱憂加重，使奶奶的情緒繃得緊緊的，心頭的疑雲和怒火，都一觸即發。

這天下午，老尤拿著一封剛收到的電報要送到雨杭房裡去。這封電報被牧白截了下來，打開一看，上面像打啞謎似的寫著：

『二十二結二十五行均安』

牧白見了這幾個字，心中的懷疑，全都證實了，他握著電報，直衝進雨杭的房裡，把電報重重的往桌上一拍，他問：

『這是什麼意思？你告訴我！』

雨杭拿起電報看了看，整個神色立刻鬆弛了。他抬眼看著牧白，唇邊竟浮起了一個微笑。他吐出一口長長的氣，真摯而坦白的說了：

『這是江神父打來報平安的電報！乾爹，請原諒，我不忍心看到他們兩個爲情煎熬，又無法說服你們成全他們，所以，只好鋌而走險了！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我安排的，與夢寒毫無關係，你們別再冤枉夢寒了！這封電報是說，秋陽和靖萱已經在二十二日那天，行了婚禮，成了夫妻了！二十五日那天，他們上了一條船，如今船在海上已經走了三天了！他們離開中國，到英國去了！所以，大家也不要再徒勞無功的找尋了！好了！我現在心裡的一塊石頭，總算落了地，我這就去找奶奶坦白一切，任憑奶奶處置，以免夢寒背黑鍋！』

他說著，往門口就走，牧白伸手，一把抓住雨杭，大吼著：

『你給我回來！不許去！』他把雨杭摔進椅子裡，盯著他問：『你計畫這一切，夢寒也參加了，對不對？所以，夢寒那天夜裡，在花園裡面！你們確實像奶奶所分析的，是一個裡應，一個外合，是不是？』

『不是不是！』雨杭連忙說：『夢寒會在花園裡，完全是個巧合……』

『巧合？』牧白吼了起來：『到了這個時候，你還要唬弄我？咱們父子一場，你居然這樣欺

騙我？你不要再撒謊了，你給我實話實說，夢寒在這場戲裡，扮演的是什麼角色？』

雨杭豁出去了。

『乾爹，你別再吼我了！你問我夢寒在這場戲裡扮演什麼角色，簡直就是拿刀子在剜我的心！我對夢寒的心事，你最清楚，眼看著我們痛苦掙扎，你一點也不施以援手……你要實話，我告訴你實話，船票是我爲夢寒和我買的，婚禮也是爲我們兩個準備的，誰知我回到家裡，竟殺出一件靖萱的事來，逼到最後，大家決定集體逃亡……所以，二十日的晚間，要走的不止靖萱，還有我，夢寒，慈媽和書晴！如果不是書晴突然驚醒大哭，使夢寒在刹那間失去了勇氣，現在，我們已經全體在那條駛往英國的船上了！』

牧白腳下一個踉蹌，差點摔倒。他跌坐在一張椅子裡，嘴裡喃喃的叫著：

『天啊，天啊，天啊，天啊……』

就在此時，房門『豁啦』一聲被衝開了，奶奶臉色慘白的站在房門口。

『好極了，』奶奶重重的喘著氣，眼光死死的盯著雨杭，聲音冷如冰，利如刀：『總算讓我知道事實真相了！』

『娘！』牧白驚喊，從椅子裡又直跳了起來：『您……您都聽到了？』

『看到你拿著電報鬼鬼祟祟的進來，我就知道不簡單！幸好我過來聽一聽！原來，咱們家養了一個賊！』她的聲音陡的尖銳了起來，髮指眥裂的用手顫抖的指著雨杭，淒厲至極的怒罵著：『你……好一個乾兒子啊！罔顧倫常，勾引弟婦，還教唆妹妹同流合污，勾結外人來顛覆這個家，把歷代承傳的美德榮譽全毀於一旦，你的所作所爲，等於是鞭祖宗的屍，活生生的凌遲咱們！我……我……我找不出字眼來形容你，你不是人！你是魔鬼投的胎，你是魔鬼化的身！』她回頭急喊：『文秀！妳帶張嫂和俞媽，給我把夢寒抓到大廳裡去，我今天要清理門户！』

夢寒被押進了大廳，還沒站穩腳步，奶奶已對著她一耳光抽了過來。

『無恥賤人！妳水性楊花，吃裡扒外，下作到了極點！身爲曾家的寡婦，妳勾引男人，紅杏出牆！敗壞門風……叫靖南在地下怎麼嚥這口氣？』她『啪』的一聲，又是一耳光抽過去。

夢寒被打得摔落於地。雨杭又飛撲了過來，大吼著：

『別打她！別打她！』他怒瞪著奶奶：『妳要打人，儘管衝著我來，不要動不動就拿一個不敢反抗妳，也不能反抗妳的弱女子來出氣！』

『老尤，老楊，大昌，大盛……』奶奶怒喊：『給我抓牢了他，不許他過來！這樣忘形，成

何體統？』她抬眼怒看雨杭：『夢寒好歹是我們曾家的媳婦，你給我收斂一點，否則，我保證你會後悔！』

老尤，老楊等人，已經撲過去，抓住了雨杭，雨杭奮力掙扎，大昌大盛抱腰的抱腰，抱腿的抱腿，他根本動彈不得。於是，他大聲的，激動的喊著：

『夢寒會弄到今天的地步，在這兒受盡苛責辱罵，百口莫辯，就因爲她太善良太柔軟了！就因爲她有太强的責任心，太重的道德包袱，就因爲她捨不得你們，狠不下心腸，我們才沒有在二十日晚上，和靖萱一起遠去！否則，我們早就和靖萱一樣，遠走高飛了！如果那樣，你們還能找誰來算帳！所以，我求求你們，誠心誠意的求求你們，正視她的悲哀，她的苦楚，別讓道德禮教遮住你們的眼睛，封閉了你們的心靈！夢寒只是個可憐的女人，她沒有罪，她無法控制她生命中的每一件事！結婚，守寡……一切都身不由主，連她生命裡最大的災難，我的存在，也是她無法逃避的事！如果真要追究誰有錯，就是命運錯了，老天錯了！我和夢寒，真心相愛，我願意用我整個生命，來給她幸福和快樂……她是你們曾家的媳婦，總算和大家都有緣，爲什麼你們不願再給她一次機會？而要把她給活埋了呢？』

雨杭喊得聲嘶力竭，一屋子的人聽得目瞪口呆。奶奶聽了這樣的話，更加怒不可遏，厲聲的

喊：

『滿口胡言！夢寒生是曾家的人，死是曾家的鬼！沒有別的路子可走！不要以爲守寡是多麼不堪和殘忍的事，曾家歷代的祖宗，都把它視爲一種基本的操守，就是奶奶我，也是這樣活過來的！爲什麼獨獨到了妳這兒，就變成不人道，變成活埋了？因爲妳放蕩，妳下流！現在妳活著要玷辱曾家，那麼，妳只好死去，來保存名節！』

夢寒渾身一凜，雨杭大驚失色，牧白也臉色慘白了。

『娘！』牧白激烈的說：『不可以！絕對不可以！咱們家裡的悲劇已經夠多了，生離死別的痛楚，也經歷得太多了！再也不要去製造悲劇了！』

『這悲劇不是我製造的，是他們兩個製造的！』奶奶痛喊著：『夢寒拜過貞節牌坊才嫁進曾家，如今，卻讓曾家蒙羞！這樣的女人，即使我不要她死，她還有臉活下去嗎？』

夢寒再也聽不下去了，她從地上爬了起來，風一般的對門外衝去，嘴裡大叫著：

『你們一定要我去死，我這就去自行了斷！』

『夢寒……』雨杭狂喊，勢同拚命的用力一掙，竟把家丁們都掙開了，他沒命的衝了過去，一把抓住了夢寒，搖著她的胳臂，聲淚俱下的說：『妳要去自行了斷？妳怎麼可以對我這麼狠

心，這麼殘忍？妳已經做了一次大錯特錯的決定，就是沒有跟我走，現在妳還不爲我堅强，不爲自己爭到最後一口氣？妳居然被幾句話就打倒了？就要去了結自己？那妳要我怎麼辦？妳明知道，妳的生命和我的生命已融爲一體！妳要了斷的，不是妳一個人！而是我們兩個！』

夢寒瞅著他，真是肝腸寸斷，淚落如雨。

牧白『噗通』一聲，又在奶奶面前跪下了：

『娘！虎毒不食子呀！妳逼死夢寒，只怕也逼死了雨杭！咱們曾家，只剩下他這一個兒子了！您千萬不能鑄成大錯，把自己的嫡親孫子，逼上死路！』

此話一出，滿屋子的人都震驚不已，文秀尤其震撼，整個人都呆住了。

奶奶瞪著牧白，氣得渾身發抖，終於爆炸般的吼了出來：

『你又要搬出那套來混亂我！我就是被你那個荒謬絕頂的故事給害了，否則我早在發現他們有曖昧之嫌的時候，我已經當機立斷的攆走了雨杭，不會給他們任何苟延殘喘的機會，那也不至於養虎爲患，弄到今天這種地步！今天咱們家要是家破人亡，全都是你給害的，因爲你那個該死的故事，抓住了我的弱點，叫我信以爲真，什麼雨杭是你的私生子！見鬼的私生子！他是魔鬼之子！我再也不會相信這套謊言了！』

『不不！』牧白急切的喊著：『他真的是我的兒子，是我嫡嫡親的兒子啊！是我的親骨肉啊！』

『乾爹！』雨杭痛苦的叫著：『你那個時候爲了替我解入贅之圍，瞎編胡謅一頓的，我也不計較那麼多，可你現在不必爲了救我而故技重施，我不想爲了保命而喪失人格，何況私生子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！今天我已經看透了這個家的真面目，管他什麼真兒子，私生子，乾兒子我都不屑爲之！』

『你聽聽看！你聽聽看！』奶奶氣極的看了一眼雨杭，再掉頭看著牧白：『這樣一身反骨的壞胚子，你……你還要說他是你的親骨肉，打死我我也不信！』

『你們究竟在說些什麼？』文秀聽得糊裡糊塗，再也忍不住的插進嘴來：『什麼私生子？什麼親骨肉？什麼真的假的？爲什麼沒有人告訴過我？』

『因爲它是一個天大的假話！』奶奶怒氣沖沖的說：『沒有人會去相信的鬼話！永遠沒有證據的瞎扯……根本不值得去告訴妳！』

『它是真的，是真的啊！』牧白一急，眼中充淚了。他抓住奶奶的手搖了搖，又去抓雨杭的手：『我有證據！我有證據！雨杭，請你原諒我，你實在是我嫡嫡親的親生骨肉啊……』他回頭

對著驚愕的眾人喊：『你們等我，我去把證據拿來，那是我心中藏了三十幾年的秘密，我這就去拿……馬上就拿來了，你們等著，等著啊……』他掉頭踉踉蹌蹌的，跌跌衝衝的跑走了。

一屋子的人全傻住了。

夢寒也被這樣的變化驚呆了，楞楞的看著雨杭，她終於明白了。怪不得牧白對雨杭，是如此重視，如此疼愛，原來如此！

奶奶直覺的感到，有一個大的秘密要拆穿了，即使是在激動與紛亂之中，她仍然摒退了所有的閒雜人等。大廳裡留下了奶奶，雨杭，文秀和夢寒。

牧白手捧著兩本陳舊的册子，匆匆的跑進來了。他打開其中一本，送到奶奶面前，又打開另一本，送到雨杭面前。他就站在雨杭身邊，急切的翻著那本册子，口中不停的說著：

『雨杭！這是你娘的親筆日記，從我們如何認識到如何定情，到你的出世，她都寫得清清楚楚。她是個好有才氣的奇女子，是我負了她，使她心碎而死！這段往事，是我心中最深刻的痛！使我三十二年來，全在悔恨中度著日子！現在你明白了嗎？你的娘名叫柳吟翠！個性剛烈，當你出生滿月的時候，你娘要我爲了你，正式娶她，我因家世懸殊，且已和文秀訂親，所以不曾答

應，你娘一怒之下，在一個大風雨之夜，抱著你飛奔而去，從此和我天人永隔！原來，她把你放在聖母院門口，自己就去投湖自盡……我後來用了十五年的工夫，才在聖母院把你重新尋獲。因爲江神父再三警告，說如果我說出了真相，你會恨我，會遠離我而去，使我沒有勇氣相認……現在，事情已逼到最後關頭，我不得不說了。你瞧……你瞧……』他抖著手去翻找著：『你看這一頁！』他找到了那關鍵性的一頁：『在這兒！』

奶奶，文秀，夢寒，都情不自禁的伸頭來看。只見那一頁上面，有非常娟秀的字跡，寫著八個隸書字：

『情定雨杭，地久天長！』

『你娘的字，寫得非常好，尤其是隸書，寫得最漂亮。我和你娘認識的時候，正是杭州的雨季，所以，她寫了這八個字，我後來用她的字，去打造了一塊金牌，雨杭，就是你脖子上戴的那一塊！你拿出來對對筆跡，你就知道，我今天所說，沒有一句虛言了！』

雨杭瞪著那本册子，瞪著那八個字，他拉出了自己的金牌，匆匆的看了一眼，不用再核對

了，他什麼都明白了！這個突發的狀況，和突然揭露的事實，使他完全混亂了，使他所有的思緒都被攪得亂七八糟。他把那本册子，緊緊的擁在胸口，不知是悲切還是安慰，只覺得整個人都變得好空洞，好虛無。怎麼會這樣呢？他抬頭昏亂的看了牧白一眼，喉嚨緊促的說：『不不不！我不能接受這個事實，我不要相信這件事！』

『不要排斥我！雨杭，雨杭……』牧白迫切的抓著他的手：『這一回，我不讓你再逃避，我自己也不再逃避了！我要大聲的說出來，喊出來，你是我的兒子，是我最寵愛的，最引以爲傲的孩子呀！』

文秀機伶伶的打了個冷戰，猛的一抬頭，目光幽冷的盯著牧白。牧白全心都在雨杭身上，對這樣的眼光，是完全沒有感覺的。

『雨杭……』奶奶走了過來，她的手中，捧著另一本册子。此時此刻，她是真正的，完全的相信了。從來沒有一個時刻，她對雨杭的聲音充滿了這麼深切的感情，剛剛才把他罵成『魔鬼』的事，奶奶已不想記憶，只想趕快抓住這風雨飄搖的一條根：『原來你是咱們曾家的骨肉，這些年來，是奶奶委屈你了，如今真相大白，讓咱們重新來過……』

『不！』雨杭大喊出聲了：『我不要這樣！這太不公平了！我永遠不要承認這件事！』他目

光狂亂的盯著牧白：『早在當初你找到我的時候，你就該做今天的事！把真相一五一十的告訴我，讓我知道自己從何而來？爲什麼淪爲孤兒？然後讓我自己決定怎樣看待你！可你卻隱瞞一切，以恩人的姿態，騙取我的信任跟尊敬，然後一路操縱我，使我掙扎在恩深義重的情緒下，動輒得咎……使我在孤兒的自卑和義子的感恩之間混淆不清，在寄人籬下的委屈，和飲水思源的衝突中不斷的掙扎，週而復始的在維持自尊與放棄自尊之間矛盾不堪……我在曾家這許多年，你彌補了什麼？你給了我更多更多的折磨和傷痛啊……』

『我知道，我知道……』牧白急促的接口：『我也一樣啊！每天在告訴你真相或不告訴你之間掙扎，我也掙扎得遍體鱗傷，頭破血流啊！雨杭，你不要生氣，你想想看，這些年來，我試探過你多少次，明示暗示，旁敲側擊，可你那一次給過我和平的答覆？你對你的生父生母，總是充滿怨恨，聽得我膽戰心驚，七上八下，你說？我怎麼敢冒險認你呀！我最怕最怕的事，就是失去你啊……』

『可是你現在就能保住我嗎？你怎麼有把握能保住我？你居然敢告訴我，你把我那可憐的母親逼上絕路！你害我做了這麼多年的孤兒！你和我娘，有「情定雨杭，地久天長」的誓言，畢竟敵不過你的門第觀念，這種無情，原來是你們曾家的祖傳……』

『孩子啊！』牧白傷痛已極的打斷了他：『你的怨，你的恨，我都瞭解，我不苛望你一下子就能諒解我，走到這一步，我已經無所保留了！我對不起你娘，也對不起你，虧欠你之深，更是無從彌補……如果我能付出什麼，來讓你心裡好過一點，來終止這個家庭的悲劇，那怕是要我付出性命，我也在所不惜啊……』

雨杭遽然抬頭，眼光灼灼然緊盯著牧白，激動的衝口而出：

『成全我和夢寒！』

這句話一說出口，夢寒一凜，奶奶一凜，牧白一凜，文秀也一凜。室內有片刻死樣的沈寂，然後，牧白一下子就衝到奶奶面前，不顧一切的喊了出來：

『娘！咱們就成全他們吧！咱們放他們走，讓他們連夜離開白沙鎮，讓江神父去給他們行婚禮……婚禮一旦完成，就什麼人都不能講話了！』

『不！』忽然間，一個慘烈的聲音，悽厲的響了起來，竟是文秀，她聽到此時，再也忍不住，整個人都崩潰了，她哭著衝向牧白，痛不欲生的喊著：『我現在才明白了，你是這樣一個僞君子！這麼多年來，你把你所有的父愛，都給了雨杭！你使靖南鬱鬱不得志，這才死於非命！爲了你這個私生子，你犧牲了你的親生子，現在，你還要奪走靖南的妻子，去成全你的雨杭？你讓

靖南在地下如何瞑目？你讓我這個做娘的，如何自處……』

牧白睜大眼睛，似乎此時才發現房裡還有一個文秀，他煩躁的說：

『妳不要再攪和進來了，現在已經夠亂了，靖南我們已經抓不住了，留不住了，再多的悔恨，也沒有用了！但是，雨杭和夢寒，卻是活生生的，讓我們停止一天到晚都爲死者設想，改爲生者設想吧！』他再掉頭看奶奶：『娘！那七道牌坊的沈沈重擔，我們也一起掙脫了吧！』

奶奶眼睛看著遠方，整個人都失神了。她跌坐在椅子裡，不能思想，不能分析了。文秀看看奶奶，看看雨杭和夢寒，看看她愛了一生的那個丈夫，到此時才知道這個丈夫從未愛過她。在這個家庭裡，她生兒育女，再失去所有的子女，到老來，還要承受丈夫在外面有兒子的事實……她被這所有的事情給撕碎了，她不能忍受這個，她也不能接受這個……

她站起身來，轉身走出了房間，屋子的幾個人，都深陷在各自的紛亂和痛楚裡，根本沒有人發現她的離去。她輕飄飄的走著，覺得自己在這個家庭中，好像她是個隱形人似的。她就這樣走出了曾家大院，一直走向曾氏族長，九太爺的家裡。

於是，曾家的家務事，變成了整個白沙鎮的事。

15



第二天一早，由九太爺帶頭的曾氏八大長老，全體到了曾家。

他們進了曾家的祠堂，在裡面和奶奶，牧白，文秀做了長達兩個小時的諮商。沒有人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麼，然後，雨杭和夢寒被帶進了祠堂裡。兩人抬頭一看，只見八大長老威嚴的在祠堂前方，坐了一排，奶奶，牧白，文秀坐在兩邊，人人都面色凝重，表情嚴肅。

夢寒這才明白，她是上了『法庭』，等待『審判』和『處決』。

『夢寒！』九太爺嚴厲的開了口，他白髮飄飄，白鬚冉冉，自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氣勢。『妳的婆婆已經向我們揭發了妳的罪行，現在我親自問妳一句，妳承不承認？』

夢寒低垂著頭，被這樣『公開審問』，她實在羞慚得無地自容。

『我承認！』她低低的說。

『大聲說！』九太爺命令著。

夢寒驚跳了一下，臉色蒼白如紙。

『我承認！』她不得不抬高了音量。

『妳承認和江雨杭發生不軌之戀情，罔顧婦道，傷風敗俗，逾禮越法，紊亂倫常，是也不是？』

夢寒被這樣的措辭給擊倒了，額上冷汗涔涔，身子搖搖欲墜，還來不及說話，雨杭已不顧一切的衝上前去，喊著說：

『都是我勾引她的，誘惑她的！你們數落她的罪狀，應該都是我的錯！你們別審她，審我吧！何必去和一個弱女子爲難，要怎麼辦，就都衝著我來吧！這件事無論如何都是我在主動呀……』

『放肆！』一個長老大聲說：『這是咱們曾氏宗族的家務事，自有九太爺定奪，你沒有資格說話！』

雨杭著急的看著這八個道貌岸然的長者，忽然覺得，他們和曾家門外那七道牌坊長得很像，只是，七道牌坊不會說話，而這八大長老會說話。如果自己要去和這八大長老說道理，就好像要去對石頭牌坊說道理一樣，笨的不是牌坊，是對牌坊說道理的那個『人』！他一肚子的話，此時一句也說不出來了。

『夢寒！』九太爺再說：『關於妳的情形，我們八大長老已經做了一個決定！因為妳的公公再三陳情，咱們才網開一面，給妳兩條路，讓妳自己選擇一條路走！』

夢寒一語不發，被動的，忍辱的聽著。

『一條路，剃度出家，一生不得還俗，不得與江雨杭見面，從此青燈古佛，心無雜念，了此殘生！』

夢寒咬緊了嘴唇，臉色更加慘白了。

『第二條路，』九太爺繼續說：『以「七出」中，淫蕩之罪名被休，自曾氏族譜中除名，要出曾家門，得從七道牌坊底下過去，向每一道牌坊磕三個頭，說一句：「夢寒罪孽深重，對不起曾家的列祖列宗！」一過完七道牌坊，從此與曾家就了無瓜葛，再嫁他人，咱們也不聞不問！』

夢寒睜大眼睛，雨杭也睜大了眼睛，兩人都像是在黑暗中見到了一線光明。夢寒這才抬頭看

了看九太爺，怯怯的問：

『此話當真？只要通過牌坊，磕頭告罪，那……就可以還我自由之身？』

衆長老冷然的點頭。奶奶盯著夢寒，激動的說：

『夢寒！爲了維持我家清譽，選第一條路！即使是青燈古佛，妳還是書晴的娘，如果妳選擇了第二條，妳和書晴就永無再見之日！』

夢寒驚痛的抬頭，哀懇的看著奶奶，悽楚的喊：

『不！妳不能這樣待我，請妳不要剝奪我做母親的權利！你們都有過失去孩子的痛楚，爲什麼不能體諒一顆母親的心？』

『如果妳真的愛書晴，妳就會爲她的未來，爲她的榮譽著想，那麼，妳怎麼忍心去選擇過牌坊？那是會被萬人唾罵，遺臭萬年的一條路！』奶奶嚴肅的說：『選第一條路吧！』

『夢寒！』雨杭急切的喊：『妳什麼路都不用選！現在是什麼時代了？怎麼可以私審私判？』他抬頭怒視著八大長老和奶奶：『夢寒目前沒有丈夫，她有權利愛人和被人愛！你們停止去膜拜那些石頭牌坊吧！停止用人來活祭那些石頭牌坊吧！你們看不出來這是很愚蠢很無知的事嗎？……』

『雨杭！』牧白急喊：『不得對族長無理！』

『我有第三條路，』雨杭叫著：『我帶夢寒走，走得遠遠的，再也不跨進白沙鎮一步！行嗎？』

『那有那麼便宜的事？要斷，就要斷得乾乾淨淨，不管你的看法怎樣，夢寒是曾家的媳婦，就要聽曾家的安排，沒有任何道理可講！』九太爺威嚴的說，語氣和態度都充滿了權威：『你就是去告訴省裡縣裡，官府中也要順應民情！』

雨杭瞪視著九太爺，知道他的話並無虛言，不禁著急大叫：

『夢寒，妳什麼都不要選，看他們能把妳怎樣？』

『夢寒！』奶奶也喊：『快選第一條路，爲妳自己的尊嚴，爲妳女兒的未來，妳別無選擇，只有這一條路！』

『夢寒！』文秀也喊了：『妳給靖南留一點面子吧！如果妳選了第二條路，靖南在九泉下都不會瞑目的！』

大家你一言，我一語的，各喊各的，就是要夢寒選擇第一條路。只有牧白神情憂鬱，一語不發，似乎對這兩條路都憂心忡忡。就在大家此起彼落的喊聲中，夢寒猛然把頭一抬，兩眼中射出

了清亮而堅定的光芒，她決定了，直直的挺直了背脊，高高的昂起了頭，她語氣鏗然的說：

『我決定了！我選第二條路！我過牌坊，我給曾家祖宗磕頭謝罪，因爲那是我欠曾家的！債還完了，我和曾家的恩怨情仇就一筆勾消了，我再也不受良心的譴責，再也不爲了這份愛而偷偷摸摸了！我嚮往這份自由，已經賽過了人世的一切！何況，這條路是通向我情之所鍾，心之所至的一條路，我別無選擇，無怨無悔！至於書晴，』她抬眼正視著奶奶：『她有一天會長大，當她長大的那個時代，我們誰都無法預測是怎樣一個時代，但我可以肯定，她不會以我這個母親爲恥，她會以我爲驕傲的！因爲我沒有讓你們的牌坊壓倒，因爲我在這種惡劣的環境底下，仍然有勇氣追求人間的至愛！』

她說完了，全屋子的人都有些震懾，連那八大長老，也不禁對她困惑的，深深的看著。雨杭的雙眸裡，幾乎迸發出了火花，他熱烈的注視著夢寒，用全心靈的震動，狂熱的喊著：

『我不會讓妳一個人過的！我會陪著妳！不管牌坊下有怎樣的刀山油鍋，我都和妳一起來面對！』

事情就這樣決定了。當天，夢寒在曾家的休書上蓋了手印，立即被八大長老帶到宗祠之中，去幽禁起來，等待明天過牌坊。行前，她甚至沒有見到書晴一面。

那一天終於來了，夢寒被八大長老帶到了曾家的七道牌坊之下。這七道牌坊，是夢寒今生的夢魘，還記得第一次從這牌坊下走過的種種情景，牌坊下萬頭鑽動，人山人海……她被花轎抬來，在這牌坊下，第一次見到雨杭。五年後的今天，她又來到這牌坊下，放眼看去，不禁觸目驚心。原來，白沙鎮的居民又都傾巢而出了。牌坊下面，擠著密密麻麻的人群。而且，個個激動，人人興奮。他們帶著許多籮筐，裡面裝著菜葉爛果，還有許多鍋碗瓢盆，裡面裝著湯湯水水，還有很多的人，拿著掃帚畚箕，棍棒瓦片……簡直看得人心驚膽戰。不知道他們要做什麼。

曾家的人也都到了，除了書晴，被奶奶命令不得帶來之外，連丫頭，傭人，家丁……都來了。奶奶和文秀站在八大長老身邊，表情都十分嚴肅。牧白挨著雨杭，擠到了人群的最前方。雨杭一看這等陣仗，就臉色慘白了，他驚呼的說：

「天啊！爲什麼會驚動全村的人？爲什麼不是悄悄的磕頭就算了？怎麼會這樣？難道大家一定要處死夢寒才甘心嗎？」

「我老早就警告過你……」牧白顫慄的說：「你不相信我！我老早就跟你說，這不是你們兩個人的事，這會是整個白沙鎮的事，你就是不肯相信我……」

『不行不行……』雨杭喊著，想往夢寒的方向擠去：『不能過！夢寒！』他拉開喉嚨喊：

『算了算了，不要過了！』

夢寒聽不到他，她已經被一片人聲給吞噬掉了。慈媽沒命的衝到夢寒身邊，哭著大喊：

『小姐！妳不要傻了！妳看看有多少人？妳走不完的！他們沒有人要讓妳走完的！這是一個陷阱，妳不要傻……』

『現在後悔可來不及了，』九太爺冷冷的說：『這是妳自己的選擇，沒有回頭路了，這七道牌坊，不由妳不過！記住，每個牌坊下該說的詞，一句也別漏！去吧！』

此時，群衆已經等得不耐煩，開始鼓譟。拿著鍋碗瓢盆，敲敲打打，嘴裡大喊著：

『怎麼還不過？快過牌坊呀！』

不知是誰開始的，一下一下的敲著鍋盆，一聲聲的催促著：

『過！過！過！過！過！過……』

萬人響應，吼聲震天：

『過！過！過！過！過！過……』

夢寒的心一橫，迅速的往前一衝，站在第一道牌坊底下，群衆們尖聲大叫了起來：

『看呀！這就是夏夢寒，不要臉的女人，丈夫死了沒幾年就偷人啊……』
『滾啊！滾出我們白沙鎮！滾啊！滾啊……』
『淫婦！蕩婦！婊子！弄髒了咱們白沙鎮的七道牌坊……』
『下流卑鄙的女人！滾出去！滾出去！滾出去……』
伴著這些不堪入耳的咒罵，是那些蔬菜爛果，磚頭瓦片，湯湯水水……全都往夢寒身上拋洒過來。夢寒被潑洒了一頭一臉，身上中了好多石塊，她已不覺得疼痛，心裡只是模糊的想著，所謂的『地獄』，大概就是這種景象了！她在第一道牌坊下跪了下去，在一片磚頭瓦礫的打擊中，匆匆的磕頭，哭著說：
『夢寒罪孽深重，對不起曾家的列祖列宗！』
說完了，她爬起來，開始往第二道牌坊跑去。更多的垃圾拋向了她，其中還包括了一陣飛沙走石，迷糊了她的眼睛。她已髮絲零亂，滿臉都是污水，汗水，和淚水。曾家的人伸長了脖子在看，看得人人都變色了。奶奶臉色慘白，文秀也魂飛魄散了。雨杭死命想衝上前去，牧白和家丁們死命的攔著他，牧白對他狂吼著：
『你不要去！你幫不上忙，這段路必須由她一個人走完，否則，會給八大長老藉口，他們會

說不算數的！夢寒已經受了這麼多罪，你讓她走完吧！』

『夢寒！夢寒！夢寒！夢寒……』雨杭淒厲的喊著，發瘋發狂的掙扎，掙脫一邊，又被攔腰抱住，踢開一人，又被死命拽住。

夢寒在第二道牌坊下磕頭了。

『夢寒罪孽深重，對不起曾家的列祖列宗……啊……』一塊磚頭擊中了她的額角，她不禁痛喊出聲了，血，從髮根中滲了出來。

一個女人拿了一支掃帚跑過去，飛快的就給了夢寒一掃帚。夢寒跌倒在地。群衆高聲呼叫著：

『打得好！打得好！』

更多的人就拿了棍棒和掃帚來打夢寒，夢寒簡直站不起來了。菜葉和爛果對著夢寒飛砸而來，快要把她給埋葬了。

雨杭發出一聲撕裂般的狂叫：

『啊……這太殘忍了……』就又摔又蹦又掙又踹的掙脫了家丁，撥開群衆，勢如拚命的衝了過去。牧白急呼著：

「雨杭！你要幹什麼？雨杭！你快回來……」

牧白那兒喊得住雨杭，他已三步兩步的奔到夢寒身邊，仆下身子，他一把扶住了夢寒。

「夢寒！」他不顧一切的痛喊著：「我來了！這是我們兩個人的事，不是妳一個人的！我來陪妳一起跪，一起挨打，一起受辱，一起磕頭，一起走完它！」

群衆更加鼓譟起來：

「看啊！這一對狗男女！姦夫淫婦！」

「姦夫淫婦！姦夫淫婦！姦夫淫婦……」群衆吼聲震天。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都丟向了他們。

雨杭把夢寒的頭緊攬在懷中，用雙臂緊緊護著她。連拖帶拉的把她拖向了第三道牌坊。群衆的情緒已經不能控制了，看到雨杭現身，拚命保護夢寒，使大家更加怒發如狂，所有準備好的東西都砸向了兩人，這還不夠，連那些鍋碗瓢盆都扔過去了。這樣，雨杭頭上立刻被打破了，血流了下來。牧白看到兩人已無法招架，而群衆們還在失控的高叫：

「打死他們！打死他們！打死這對狗男女！打呀！打呀……」

牧白再也受不了了。他突然從人群中衝了出去，飛舞著雙手狂喊：

『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！』

他站到夢寒和雨杭的身邊了，群衆們怔了怔，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，牧白就忽然對著群衆跪了下去，哀聲大叫著：

『饒了他們吧！我才是罪魁禍首呀！所有的悲劇因我而起，我對不起曾家的列祖列宗！他們兩個，只是一對深深相愛的可憐人啊！如果相愛有罪，世間的人，你你我我，誰沒有罪呢？』他對群衆磕下頭去：『各位鄉親！高抬貴手啊……我給你們磕頭了！我求求你們……』他對左邊的人磕完了頭，又轉向右邊的人，繼續磕頭，邊磕邊說：『我罪孽深重，我罪該萬死！求求你們！饒了這一對苦命的孩子吧！』他這個舉動，使所有的村民都傻住了。夢寒和雨杭鼻青臉腫的坐在地上，也傻住了。八大長老個個瞪大了眼睛，也傻住了，奶奶張著嘴，也傻住了，文秀的震駭達於極點，也傻住了，全世界的人都傻住了。

沒有人再鼓譟了，所有的人，全都安靜了下來。剎那之間，四周變得死樣的沈靜。牧白就在這一片沈寂中，繼續給周圍的人磕頭，磕得額頭都破了皮，血，從額上沁了出來。

雨杭首先恢復了意識，他撲過去，扶起了牧白。淚，頓時間從雨杭眼裡滾滾而下，他哽咽的，沙啞的低喊：

『爹！你怎可爲我們這樣做？』

這一聲『爹』，叫得牧白也淚如雨下了。父子二人，相對注視，忘形的緊緊一抱，千言萬語，盡在不言中。

奶奶挺立在那兒，兩行老淚，也不由自主的滾下了面頰。文秀的淚，也撲簌滾落，對於自己去九太爺那兒告狀的行爲，此時，真是後悔莫及。

夢寒掙扎著站起身來，掙扎著說：

「讓我把它走完吧！」

「讓我陪妳把它走完吧！」雨杭攙扶著她。

「讓我陪你們把它走完吧！」牧白說。

於是，他們三個，就這樣彼此攙扶著，彼此關懷著，狼狽的，淒慘的，顛躓的，跌跌衝衝的走過了每一座牌坊，夢寒一一告罪，一一磕頭，牧白和雨杭也跟著她磕頭。八大長老看得出神，沒有任何一個提出異議。群衆已經完全被這種狀況給震懾住了，大家鴉雀無聲。

終於，七道牌坊都拜完了。

九太爺看著夢寒，聲音不自覺的放柔和了：

『好了！夏夢寒，從今以後，妳是自由之身了。』

夢寒和雨杭兩個對看了一眼，雙雙轉過身子，對著牧白再度跪倒，雨杭磕下頭去，用那麼熱情，真摯，感恩的聲音，低低的說：

『爹！孩兒叩別了！』

夢寒也和雨杭一起磕下頭去。

牧白帶著滿心靈的震動，伸手去扶起了他們兩個。淚眼模糊，嘴唇顫抖，對他們兩個看了好一刻，才抖抖索索的，哽咽的說：

『去吧！孩子們！但是，白沙鎮還有你們的根，斬不斷的根，當你們對白沙鎮的恨，慢慢的淡忘以後，別忘了，這兒還有老的老，小的小！』

這一句話，使夢寒的熱淚又滾滾而下了。她爬了起來，腳步踉蹌的走到奶奶面前，對奶奶又跪了下去：

『奶奶，我把書晴，交給妳了！正像爹說的，如果有一天，您對我的恨慢慢的淡忘了，請通知我！讓我能和書晴相聚，我會感激不盡！』

奶奶昂著頭，掉著淚，一句話都沒有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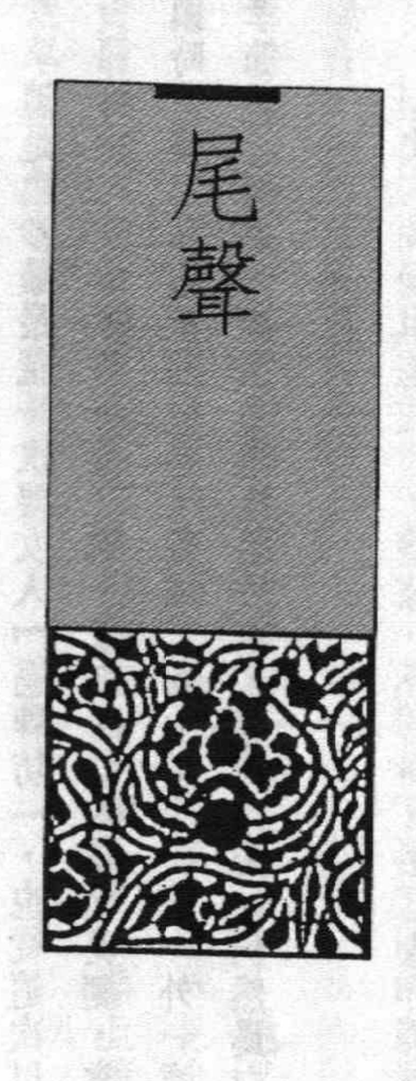
夢寒回過頭去，接觸到雨杭那灼熱而深邃的眸子。她把手伸給了他，挺直了背脊，堅定的，平靜的，義無反顧的說：

『我終於可以在太陽底下說一句，我是你的了！請帶我走吧！』

雨杭伸手緊緊的握著她的手，兩人穿過人群，腳步所到之處，群衆竟都紛紛的讓出一條路來。他們慢慢的走著，穩穩的走著，順著牌坊前方那條大路，他們一直向前，不再回首，很快的，就把那巍峨的七道牌坊抛在身後了。慈媽帶著一份虔誠的恭敬，追隨在後面。

他們越走越遠，越走越遠，越走越遠……終於消失了蹤影。

這是白沙鎮最後一次要女人『過牌坊』，也從這次以後，所有的曾姓家族娶媳婦，不再叩拜貞節牌坊。正像夢寒所預言的，未來的世界變化莫測，當自由戀愛的風氣如火如荼的蔓燒到白沙鎮時，夢寒和雨杭的故事，竟成了那七道牌坊的『外一章』。大家很快就忘掉了牌坊所象徵的忠孝節義，但是，夢寒和雨杭的故事，直到今天，仍然爲白沙鎮的居民們，津津樂道。



故事寫到這兒，就已經結束了。但是，關於故事中的各個人物，我覺得仍有必要，爲讀者們補叙一下：

雨杭和夢寒，在杭州成立了『愛人小學』，把所有的精力，都投注在兒童教育上。江神父那兒收容的孤兒，都轉到了『愛人小學』來，雨杭人手不夠，卓家的一大家子人都來幫忙，卓老爹是園丁兼校工，卓老媽是保姆兼廚子，卓秋貴什麼都幹，從修補校舍到當司機。慈媽更不用說了，忙得暈頭轉向，專門照顧學齡前的那些孩子。三年後，靖萱和秋陽帶著他們一歲大的兒子飛回杭州，也參加了這個事業，在學校裡當老師。學校辦得有聲有色，只是資金常常匱乏，終於把

牧白拖下了水，他賣掉了他的泰豐號，把資金都給了這座不會賺錢的學校。他自己，就在杭州和白沙鎮兩個地方跑來跑去，逐漸的，他在杭州停留的時間越來越長。等靖萱歸來後，連文秀都偶爾會住到杭州來了。他們兩老，早就原諒了靖萱，也接納了卓家的人。只有奶奶，始終不曾離開過曾家大院，也始終不曾原諒過靖萱和夢寒。

夢寒在每年書晴的生日那一天，都會回到白沙鎮，請求奶奶讓她見書晴一面。奶奶雖然沒有嚴辭拒絕，但是，母女兩人談不了幾句話，奶奶就會把書晴匆匆的帶開。書晴，她一直是夢寒心中的『最痛』，雨杭也深深明白，卻無法讓這對母女重圓。奶奶早已失去了她的威嚴，失去了她的王國，失去了她每一個兒孫……她只剩下了書晴，因而，她把這僅有的財產，抓得牢牢的。

這天，夢寒和雨杭又回到了曾家大院。夢寒手中，竟抱著一個才滿月的嬰兒。這驚動了整個曾家大院。牧白和文秀，那麼震動而興奮的奔過去，圍著夢寒，搶著要抱那個小傢伙。正在忙亂中，書晴牽著奶奶的手，從屋內走出來，書晴一看到夢寒和嬰兒，就興奮得不得了，她對夢寒飛奔過去，嘴裡嚷著：

『娘！娘！是弟弟還是妹妹？』

『是個小弟弟呢！』夢寒說，蹲下身子，把孩子抱給書晴看。

『哦！』書晴睜大眼睛看著那個小東西，激動的伸出手去：『娘！我可不可以抱一抱他？我會很小心很小心的！』

夢寒把嬰兒放進書晴的懷裡。她的眼光，熱烈的看著她面前的一兒一女。如果書晴能回到她的身邊，她的人生，就再無遺憾了！看著看著，她的眼中滿是淚水，她伸出手去，把書晴和嬰兒都圈在她的臂彎裡。

『啊！娘！』書晴一瞬也不瞬的盯著那嬰兒，驚呼著說：『他好漂亮啊！他的頭髮好黑啊……他睜開眼睛了……他笑了……啊！娘！他長得好像爺爺啊！』她抬眼看牧白：『爺爺，你說是不是？』

牧白看著孩子，簡直是目不轉睛的。不停的點著頭，真是越看越愛。

奶奶伸長了脖子，對那嬰兒看去，真的！那孩子和牧白小時候像極了。原來隔代遺傳還可以這麼强！她對那嬰兒探頭探腦，真想伸手去抱，又拉不下這個臉。當初那樣激烈的把夢寒趕出門去，從來不曾承認過夢寒與雨杭的婚姻關係，如果對這孩子一伸手，豈不是全面投降了？但是，那孩子的誘惑力實在太强了。書晴瘦瘦小小的胳臂抱著他，不停的搖著，抱得危危險險的。奶奶只怕書晴抱不牢，摔著了孩子，雙手就不由自主的伸過去，下意識的要護著嬰兒。夢寒看到奶奶

這個樣子，就把孩子從書晴手中抱起來，輕輕的放進奶奶的懷抱中：

『咱們還沒給他取名字，』夢寒溫柔的說：『算起來是書字輩，奶奶以前給書晴取名字的時候，取了好多個男孩的名字，不知道那一個好？是曾書倫好？還是曾書群好？』

此話一說出來，牧白和文秀的臉孔都發光了，各有各的震動。而奶奶，她緊擁著懷裡的嬰兒，一股熱浪，驀然從心中升起，直衝入眼眶中，淚，就完全無法控制的滾了出來，落在孩子的襁褓上了。她喉嚨中哽咽著，淚眼看夢寒，到了此時此刻，才不得不承認，夢寒，她真有一顆寬厚仁慈的心！

『我比較喜歡書倫，』奶奶拭著淚說：『你們說呢？』

『那就書倫吧！我們也喜歡！』雨杭歡聲說：『真巧！咱們私下討論的時候，也都覺得書倫唸起來挺順耳的！』

『書倫！』奶奶低喃著：『書倫！我的小書倫！』她吻著嬰兒的小臉，淚，繼續滴在孩子的耳邊。她用耳語似的聲音，低低的說：『太奶奶真的沒有想到，可以有這麼一天！我，還能活著看到你，小書倫……還能這樣親近的抱著你，小書倫……』

這樣柔弱的低訴，使所有的人，眼睛裡都漲滿了淚。

室內靜了好一會兒，然後，牧白小心翼翼的說：

『娘！書晴已經滿七歲了，是學齡兒童了，讓她去杭州，到「愛人」接受學校教育吧！好嗎？以後，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，都會進學校唸書了，咱們別讓書晴跟不上時代，好嗎？』

聽到牧白這樣說，夢寒整個臉孔，都被期望所燃燒起來了，她的眼睛，哀求的，渴望的，熱烈的看著奶奶。而書晴，已忍不住激動的喊出來了：

『太奶奶！讓我去！求求您！讓我去！我好想好想去杭州啊！我好想好想和娘，大伯，還有小弟弟住在一起啊！』

『奶奶，我保證，您不會失去書晴，每當寒暑假，我都會帶她回來的！』夢寒祈求的說：『不止帶她回來，也會帶書倫回來！您不會失去任何一個孩子，只會得到更多的孩子……因爲，靖萱也好希望帶孩子回來看奶奶呀！』

『奶奶！』雨杭十分感性的接了口：『不要再拒絕我們了，只要您肯張大您的手臂，會有一大家子的人等著要投進您的懷抱啊！』

奶奶看著雨杭和夢寒，看了好久好久。然後，她吸了吸鼻子，遲疑的說：

『不知道杭州那個地方，天氣好不好？如果我偶爾去住上兩三天，不知道住不住得慣？』

夢寒大大的震動了，她看著奶奶，一個激動之下，竟忘形的撲上前去，一把就把奶奶那白髮蒼蒼的頭，和小書倫那小小的身子，一起擁進了她的懷中，她熱情奔放的大喊出聲：

『奶奶！妳一定要去！那兒或者沒有妳引以爲傲的七道牌坊，沒有曾家的重重深院，但是，那裡有山有水有西湖……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那兒有妳的子孫，他們已經把曾家的榮光，拓展到了另一個地方，那兒，永遠充滿了孩子的笑聲吵聲鬧聲……妳會發現，這些聲音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樂！何況，這些音樂裡，還有妳的曾孫們所製造的！啊，奶奶，妳會愛上那個地方的！』

奶奶不安的蠕動了一下身子，對夢寒這種表現情感的方式有些不習慣。但是，幾十年都不曾被人這樣擁抱過，竟在不安中，感到某種令人心酸的溫柔。覺得自己整個人都變得那麼柔軟，那麼脆弱，居然對這樣的擁抱，有些歡喜起來。

於是，奶奶終於走出了她的重樓深院，在牧白和文秀的陪同下，去參加了書晴的『開學典禮』。在那兒，她見到了久別重逢的靖萱，見到了秋陽，見到了他們那個結實的胖小子，見到了她從不肯承認，卻實在與曾家太『有緣』的卓家人，見到了從未謀面的江神父……她真是見到了

許許多多的人物，每一次的見面，都帶給她太深太深的震撼和感動。最讓她難忘的一幕，是看到雨杭吹著他的薩克斯風，江神父豎著他白髮蕭蕭的頭，帶著一院子的孩子，在那兒高唱著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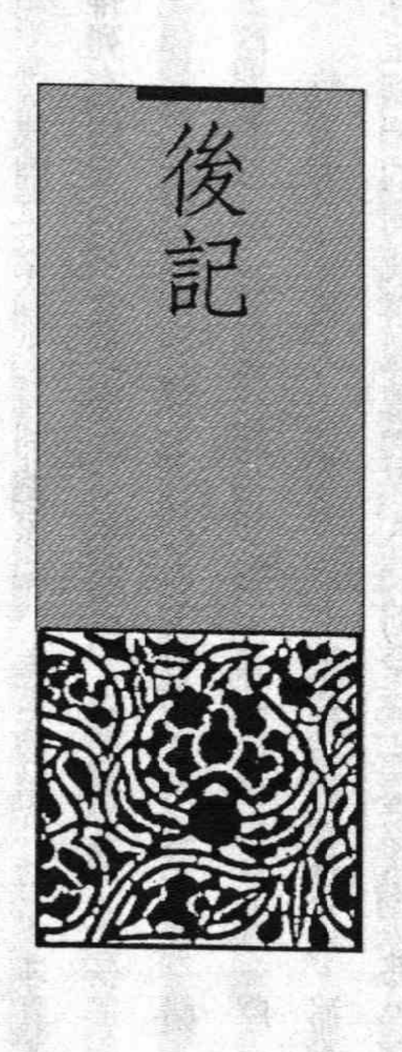
『當我們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

當我們同在一起，其快樂無比！』

她看到小書晴，她站在一群孩子中，唱得比誰都大聲。小小的臉龐上，綻放著滿臉的陽光。她終於不得不承認，這，才是一個孩子應該成長的好地方！

——全書完——

一九九四年八月十日完稿於台北可園



後記

《煙鎖重樓》這個故事的靈感是來自於安徽省的棠樾牌坊群。

一九九二年，我到安徽去旅行，非常震懾於整個徽州地區的牌坊。我從沒有看過一個地方有這麼多的牌坊，每個牌坊都建造得十分堅固，精雕細琢，高聳入雲。走在歙縣的街道上，常常走著走著，就遇到一座牌坊，巨大巍峨，古色古香。每一個牌坊都有一個高風亮節的故事，使人驚佩。但是，這些牌坊中，讓我最難忘的，是那些貞節牌坊。據說，在歙縣一地，現存牌坊八十座，其中，貞節牌坊就佔了三十五座。這個數字，實在很驚人。陪同我的安徽朋友，不斷向我訴

說這些『節婦』的故事。正像《煙鎖重樓》中，雨杭說出的一句話：『不是苦苦的守，就是慘慘的死！』聽起來真是『驚心動魄』。我簡直想像不出來，這些『節婦』們當初所度過的，是怎樣一種歲月！尤其讓我震驚的，是這些牌坊中，有一座『孝貞節烈坊』，是建在清朝光緒三十一年的（公元一九〇五年）。那時，距離民國已經沒有幾年了，他們還在建牌坊！而這座牌坊，是用來集中表揚徽州地區的節婦烈女六萬五千零七十八人！可見當年的徽州，守節已經是一種『理所當然』，建牌坊也成爲了一種風氣。聽說，有父親逼死女兒，只爲了要博一個『貞節牌坊』，其『走火入魔』的程度，就可想而知了。

當我到了棠樾，見到鮑家的『七道牌坊』時，才真正的嘆爲觀止。這七道牌坊一座連一座，排列在鮑家的祠堂外面，佔地頗廣。中間還有一座亭子，據說是下馬休息之處。七道牌坊聳立在一望無際的平原上，像七道巨大的石門。兩旁十分空闊，全是一方方的水田。水田裡，牌坊投下了巨大的陰影。煞是壯觀。當然，其中也少不了有一座貞節牌坊。

鮑家的一位後人，如今是這七道牌坊的管理員。那天，當我在細細參觀著七道牌坊的時候，他也細細的向我解說他的先人們的榮耀。每座牌坊都得來非易，每座牌坊都有著動人的故事。我

不禁想著，這些牌坊並不僅僅是由石頭砌成，而是用血與淚砌成的。

於是，我構思了《煙鎖重樓》的故事。

這個故事的靈感雖然來自鮑家的七道牌坊，但是，整個故事，與鮑家完全沒有關係。爲了避免不必要的臆測，我甚至杜撰出『白沙鎮』這個地名，而沒有用『棠樾』爲故事背景。書成之日，才知道就在歙縣不遠的浙江省境內，真的有一個『白沙鎮』，實在是太巧了。

故事就是故事，希望讀者們不要去找尋故事中的人物，他們說不定曾經存在，也說不定從未存在。但是，這份壓抑的感情，我相信，在那些牌坊的底下，曾經掙扎過。

謝謝棠樾的鮑先生，是他的解說，給了我這份靈感。謝謝安徽的朋友們，是他們帶我參觀這些牌坊，使我印象深刻。這本書，也是先有電視劇本，再寫成小說的。當我在寫書的時候，我們電視劇的外景隊，已經在安徽的棠樾，拍攝下鮑家牌坊，作爲本劇的背景。我認爲，只有看到徽州的牌坊群，才更能體會到這本書中，那種掙扎而無奈的愛情。

在本書的最後，我要謝謝我的編劇阿久。是她和我兩個，在許許多多不眠不休的深夜，一次又一次討論這個故事，才能創造出每個細節，鮮活了每一個人物。

瓊瑤

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九日於台北可園







<註冊商標第173155號>

香港皇冠叢書第二六三種
《瓊瑤全集50》

煙鎖重樓

作　者—瓊瑤
發行人—平雲
總經理—麥成輝
出版發行—皇冠出版社(香港)有限公司
香港灣仔駱克道九三—一○七號
利臨大廈六○一室
電話◉五二九一七七八
傳眞◉五二七○九○四
責任編輯—方麗婉
美術編輯—曾繁淵
校　對—鮑秀珍·謝慧珍·洪正鳳
印刷所—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香港柴灣利衆街二七號
德景工業大厦十字樓
聯絡郵箱—香港軒尼詩道郵政局郵政信箱二○二九九號

香港初版一刷—一九九四年十二月

PRINTED IN HONG KONG
國際書碼◉ISBN 962-451-262-0
本書定價◉港幣四十八元

煙鎖重樓

瓊瑤全集 50

曾家巍峨的七道牌坊遠近馳名，不止是整個白沙鎮的光榮，也是整個徽州地區的光榮。

夢寒嫁入曾家的第一天，其中最戲劇性、最花俏也最壯觀的一項禮儀，就是——新娘拜牌坊。

大喜之日，全鎮老少婦孺呼朋引伴、萬頭鑽動的來看熱鬧，忽然間，喜慶人群陣伍中硬被插入喪葬隊伍，頓時衆人嘩然。

新娘子夢寒也震懾不已，她心中暗忖，自己究竟是嫁入譽滿白沙鎮的禮教世家；還是自此被鎖入籠罩神秘詭譎氣氛的重重深樓中？

ISBN 962-451-262-0
9 789573 311386
定價四十八元